武侠与歷史

259

by

封面説明

碧雲寺羅漢堂

碧雲寺位于北京西山山麓，始建於元至正廿六年（公元一三六六），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擴建，於西院仿杭州淨慈寺建五百羅漢堂，堂內共有五百〇八尊塑像，每尊塑象狀態不同，爲藝術傑作。堂的樑上復有一尊濟公小塑像，頗爲別致。四十年前，孫中山先生病歿北京，靈柩曾暫寄放於碧雲寺，故寺內有中山紀念堂。

美國

積家

香烟

濾咀潔白高貴

烟味特別香醇

總代理：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俠与歷史

第二五九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勾命符……………………端木玲 4

秦少游與朝華……………疑史樓主 18

俠盜白金龍………………羅天 24

丹心一劍…………………琴心 31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陵 38

弒師者……………………上官厚 44

玉女銀鳳…………………冰鴻 53

劍底柔情…………………文采風 70

天龍八部…………………金庸 78

狂波俠影…………………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端木玲

心意歹毒 稚子被愚弄

這是一個月白風淸的夜晚，巫山飛鳳峯、落星谷中，一排古松下面這時正安放着一張織錦軟床，軟床上半倚半躺，斜斜的靠着一名面泛青色，冷氣森森，厲目中滿蘊煞氣的馬臉中年文士。兩根帶鈎的寒鐵拐杖斜斜的靠在床柱上，繞床環立着四名綺年玉貌的素衫少女。四女手中分捧着琴、劍、書、爐，爐中香霧氤氳，從排場看，不難想像這位文士是位相當風雅的高人。

四女美麗的面容上流露着肅穆神色，沒有一個人出聲，一種關懷之情，躍然眉宇，凝望着中年文士冷漠的面容，不時低頭看看文士深埋在錦被中空蕩蕩的下肢，她們的面上，不由自己地泛起幾縷悽然之色。

從空蕩的錦被，不難想像中年文士的雙腿早已殘廢

，而且，是被人自雙膝以下整整齊齊的砍斷了的。文士那種冷漠的表情，大約就是在傷懷他斷去的雙腿。

那雙滿含怨毒的厲目，本是凝望着迷茫縹緲的雲霧，良久，忽的陰冷地猛咬咬牙，視線略抬，仰望松頂的浮雲，嘿嘿呢喃道：「二十年了！二十年！多長的二十年啊！嘿！嘿！嘿……！」最後，發出一串淒凉的冷笑，那笑聲，比哭還難聽。終於他在笑聲中，潸然淌下兩行英雄虎淚，正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二十年了，二十年，是不短的日子啊，想來是二十年前，這中年文士曾有過一段畢生難忘的傷心往事。那名捧劍的少女見文士淒然落淚，蹙着蛾眉上前半步，柔聲溫慰道：「師父，您老人家又傷心哪！」

中年文士突然止息笑聲，指指深烘錦被中的斷腿反問少女，道：「素霞，二十年前削足之恨，能致我忘懷得了嗎？」

「師父……！」那名叫素霞的素衫少女臉一低，爲之默然，中年文士伸出蒼白無血色的手撫着少女的秀髮，又說：「孩子，師父含辛茹苦的撫育你們師姐妹十七八年，將一身武功傳給你們，我等待的就是今天啊！」

四女齊跪了下去，叩頭道：「師恩高與天齊，恩師但有所命，徒兒們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中年文士抖顫着枯瘦的手指，淒然說道：「好！好！好！乖孩子們，這樣方不負爲師一番苦心，起來，你們都快給我站起來。」四名少女相繼站將起來，文士輕輕一拍，爆出一聲響脆的掌聲，音韻飛揚四散，綏悠悠的飄震向羣山間。

掌音方停，峯下傳來一聲朗應：「遵命！」移時，人影幢幢，飛湧上來十六名虬筋栗肉的精壯青衣大漢，垂手躬身一站，其中一名說：「不知主人有何差遣。」

那個名叫素霞的少女春葱纖指一比，將十六名青衣漢子分成二撥，輕柔地發令道：「八名在此侍候，八名回宮去！」右面八名漢子肅身不動，左面八名漢子應諾一聲，行禮退去。

中年文士望着少女惋嘆一聲，說：「素霞，你眞是朶心竅玲瓏的解語花，師父的心事，只有你明白，唉！可惜！你師娘如果有你一半的才慧，爲師也就心滿意足了。」

「師父！」少女玉面緋紅，將文士的話阻住，文士似感失言，連忙輕輕的將話帶開，發令道：「走！上皖南飛龍堡！」

× × × ×

飛龍堡在皖南九華山麓的飛龍嶺下，依山傍水，景色清幽。遠望之下，那並非是座建築宏偉，屋宇連雲的古堡，只不過是一座修竹掩映的三合精院，正廳加上廂房，也不過七八間，說不上什麼「堡」。偏生這飛龍堡在武林中頗有名氣，能說不是怪事？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其實，說穿了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原因是二十年來，這座三合院子中，隱居着一位當年手挽狂瀾，拯救天下武林蒼生的奇俠。爲了對這位奇俠的崇仰，武林中人，遂將他住的這座三合院呼之爲「堡」，以示尊崇，並高舉他爲武林中的一代宗師。

正因爲這座「堡」地處飛龍嶺下，因之很自然的將他的隱居小院冠上「飛龍」二字。也將這位奇俠呼爲飛龍堡主。

飛龍堡聲譽，在武林中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正所謂威名赫赫震炫四海。這晚，一樣的明月高懸，飛龍堡外面來了一夥人，正是那位擁被斜躺在軟床上的馬臉文士，同他座下的三名素衫女弟子，還有隨屬的八名青衣大漢。惟獨不見那名叫做「素霞」的素衫少女。

一行人眼看已來到距飛龍堡前一箭之地，突然間，綠竹掩映的飛龍堡圍牆內素影一閃，捷若靈狸的彈起一道人影，素影淡若輕煙，閃了閃，已然來至一行人身前。原來此名少女正是素霞姑娘。

中年文士面有得色，心中自語忖念道：「這孩子眞沒有辜負我十多年的苦心。」他不由自己地伸手撫摸着有幾根疏落鬍子的下顎，含笑問素衫少女道：「霞兒，情況如何？」

素衫女子倏地緊蹙蛾眉，輕喚了聲「師父」，說：「飛龍堡中上上下下，共是八口人，現在只有七口……」

不等素霞說完，中年文士週身微震，促聲疾問：「少了誰？」

素霞嘆口氣，道：「少了飛龍堡主楊維英。」

「少他？」中年文士牙巴磨得「咯咯」暴響，雙拳捏得每根指節「

格格」脆响，憤然地說：「二十年血仇宿恨，眼見得償，偏生少了他，這麼說，我龔飛雲二十年的希望豈不是落空了嗎？」他憤怒到了極點，怒得仰天搗出一拳。

「師父，來日方長，咱們何不先通知他家裏一聲，先同他訂個約晤的時間？」素霞勸慰着。

「不！」中年文士斬訂截鐵的說：「父債子還，夫債妻償，他楊維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殺了他的妻兒子女，還怕他不出面嗎？」目光中閃動着兩道殺機。只看的那素霞週身打了個寒顫。

龔飛雲一揮手，四名青衣大漢一提軟床四隻角，如飛向莊門走去。四女默然跟隨。那素霞芳心如焚，她說不出爲什麼，總覺得師父行事乖張了些。在她的記憶中，十餘年來，師父一向是慈祥、和藹，從未像今晚這樣凶色畢露過。她暗暗的爲院中七名無辜的老弱婦孺揑了一把冷汗，她明白今晚七人的命運，會有什麼下場。

驟然間，她感到血液逆流，想起剛才院中所見的七人，其中那名老態龍鍾，鬚髮俱白，策杖佝僂的老人，面上隨泛憂戚，似有預感，知道大禍將臨；還有那名中年美婦人懷中所抱，一名白白胖胖，牙牙學語，生得粉粧玉琢，可愛已極的童子，如果這老幼二人脖子上各挨一刀，那豈不造孽？還有，那位燈下托腮，懷抱童子的中年美婦人，面上憂戚蹙眉，一種楚楚堪憐的模樣，的確使人心動，底事煩心？那種華貴儀容，我見猶憐，如果也挨上一刀，那麼，上蒼眞是太不公平了。

時間那容她想下去，「崩崩」兩聲，一名青衣大漢走了上去，飛起兩脚，兩扇七尺高的大門碎裂成了八塊。院中人影飛幌，起了兩聲吆喝，門口竄奔來兩名家丁模樣的人大喝道：「什麼人？」那兩名踢飛大門的青衣大漢冷覆地笑道：「勾命使者。快叫楊維英出來領死，就說是巫山飛鳳峯下，落星谷落星宮的勾命教主找他算賬來啦！」

兩名家丁聞言吶吶半晌，不知所對，正於此時，內堂油燈突然熄滅，跟着一個嬌叱喝道：「楊壽，什麼事？」

上房台階上出現了一位中年美婦人，身旁立着位白髮蒼蒼的扶拐老人。一名家丁抖着唇皮反手指向大門口擁進來的人羣，結結巴巴的說：「夫人，那是巫山落星宮的勾命教主。」

「知道了！請他進來！」是個蒼老的聲音喝着。緊跟着「刷」的一聲，火光一亮，大廳上又恢復燈明燭亮。

扶杖的白髮老人顫巍巍將手一擺，向步入天井的軟床上斜倚着的勾命書生龔飛雲一擺手，道：「教主請裏邊待茶。」

「哼！不用！」勾命書生哼了一聲，軟床在哼聲中四脚落地，穩穩當當的往天井當中一放，八名青衣大漢退立床後，四名素衫少女繞床拱立。

「教主貪夜下訪，有什麼賜教？」老人有些氣喘，顯然是內心激動至極。

勾命書生冷嘿一聲，說：「你是當眞不懂，還是明知故問？」

老人怒瞪他一眼，一傾拐杖，乾咳了兩聲，上氣不接下氣，喉骨滑動，似想說什麼，但又氣結塞喉，說不出來。

中年婦人走上一步，伸手在老人背心上輕拍了幾下，一面挑眉天井中叱喝道：「姓龔的，你如果還有點人性，就不應該對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家這般放肆？我告訴你，拙夫二十年前與你在岳陽樓的那一場過節，家翁當時因一身功力散盡，是以拙夫未禀告他老人家。」

「呃！不知者不罪。」龔飛雲故作輕鬆的長吁了一聲，隨即馬臉益長，冷冷地說：「本教主一向行事，不願罪及無辜，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那麼你知道我今天爲何而來？」

美婦人點點頭，說：「知道，爲了二十年前，你肆虐無度，一意孤行的約鬥天下武林七位掌門人於岳陽樓，當場傷了五位掌門同七派中的二十四名高手，拙夫激於義憤，出手搶救天下武林蒼生，一劍削了你的雙腿………」

勾命書生一咬牙，不等美婦人說完，截口道：「够了！快叫楊維英出來領死。」

美婦人悽然搖搖頭，道：「拙夫一月前出門訪友，音訊杳然，你有什麼事只管衝着我來好了。」

勾命書生鷹目一轉，略微一頓，道：「也好，找你算也是一樣，你們一家八口，如今少了你那沒出息的丈夫，應該還有七人，你給我七人都找

齊。」

美婦人見龔飛雲辱及丈夫，悄面一寒，一錯銀牙，本待發作，猛聽對方要找齊七人，芳心猛然震顫了一下，強壓住憤怒的情緒，吸一口氣道：「會下七人你已經看見了四人，還有三人……」她有些沉吟起來。

龔飛雲嗓子一冷，道：「那三人呢？」美婦人說：「一名僕婦早已睡了，另外就是犬子同奶娘……」她說到此處時，不由自己的牙巴戰抖了起出。

「怎麼樣了？」勾命書生大叫着。

「也睡了！」美婦人答。

「素霞，給我搜！」龔飛雲怒叫着。

「是！師父。」素影一閃，素霞搶身進屋。舉目一看，房中空空如也，那有三人的影子，倒是後窗變敞，分明三人自後窗中逃了出去。她心中方自一動，天井中的龔飛雲似乎早知人已逃出了後窗，哈哈一笑，道：「好一着『金蟬脫殼』！霞兒，給我追！」

素霞心一動，將頭猛點了幾點，貝齒一咬香唇，暗中有了主意，素影一閃，身形穿窗而出。

窗外丹竹蕭蕭，月華自枝葉中洒滿滿了一地，觸眼一片清幽，心神頓時爲之一暢，靈台澄澈，那個粉粧玉琢的影子浮現眼簾，活潑可愛，少女不由得油然升起一股先天的原始母性，她說不出爲什麼自己竟然會特別關心那孩子起來？她眞有些想它不開，突然一副憎惡的嘴臉猙獰地出現眼前，說不出的味道，爲什麼突然會對那張十七八年來一向認爲是慈祥的臉孔厭惡了起來！她猛咬咬牙，堅毅地想：「不能！我不能毀了這小生命，師父太殘酷了！我要救他。」

「他！」是指那無辜的小生命。此念一萌，立將脚步停了下來，側耳靜聽，遠處，枝葉沙沙，宛如有人在竹林中奔逃。素霞心中大喜，雙足猛登，身似怒箭，穿林而入，往聲響處飛撲疾奔。

彈指之間，眼前出現了兩個驚慌失措的影子，一人年歲稍大，懷中摟着個熟睡的童子，想來此人就是美婦人所說的奶媽；另一人是名垂髫女童，一手扶着奶娘，兩人高一脚低一脚的拚命狂奔。素霞低嘆半聲，俏步一湧，早已飛到二人身後，雙手齊出，一手搶奪奶娘懷中的童子；一手伸點二人的「昏」「啞」雙穴。

「咕咚」兩聲，兩人中指栽倒，素霞劈手奪過那名童子，抬頭看看慈龍夜幕下的飛龍嶺，將童子緊了一把，猛長身，穿繞過竹林，直奔嶺脊。

飛龍嶺雖然不高，可是因爲峭拔奇陡，行來頗爲費力，加上她懷中抱着個孩子，是以爬升得頗覺吃力。她此刻只有一個念頭，全心全力的只想越早爬上飛龍嶺，越早離開九華山越好，她只想跑得遠遠的，離開師父那張兇殘憎惡的面孔越遠越好。從楊維英夫人的口中，素霞已知師父正是二十年前岳陽樓上搏殺五大掌門及二十四位高手的魔頭，幸好當時楊維英仗義出面，截阻了師父的凶焰，挽救了武林一場浩劫。如今，師父來到飛龍堡，正是爲尋楊維英的晦氣，洗雪二十年前削腿之仇而來，不巧的是楊大俠不在堡內，師父要血洗飛龍堡。像這樣一位視天下安危爲己任的大俠，如果眞讓師父的魔掌血屠了他滿門，那眞是上蒼無眼了。

自己懷中的幼兒？正是楊大俠的骨肉，說什麼自己也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死在師父的魔掌下，因爲，孩子是無辜的啊！她心裏在想着，足下一點不慢，終於攀上了飛龍嶺。

一步踏上飛龍嶺，頓形鬆了口氣，長長的吁了一聲，蛾眉方展又蹙，回頭一望嶺脚竹林中的小院，靜蕩蕩的，生似連風吹草動的聲音都沒有一般，根本像沒發生過事一樣。她實在想不透爲什麼會那麼靜？靜得異乎尋常，沒有半聲人語。難道說，師父突然改變了主意，已經離去，放過飛龍堡不成！

她搖搖頭，猛想到一件事，懷中抱着的孩子，還在危險地帶，不將他帶得遠遠的，此子的生命堪慮。念動身隨，猛轉身，正想抱着孩子速速的離去，冷不防一轉身，身後不知何時站了個人，將她嚇了一大跳。那人面色陰沉沉的，長了張馬臉，似笑非笑的望着她，笑意中滿蘊着多少陰狡詭詐，此人非他，正是她避之猶恐不及的師父勾命書生。

一時之間，她不知應該如何解說，方不會引起師父的疑竇，但是，事實俱在，再解說也是多餘的，饒她聰慧解語，處此情景之下，眞是連半句話都急得說不出來，望着師父陰沉的面孔嚥了半口唾沫，叫聲「師父」，就

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勾命書生手拄着兩隻寒鐵沉拐，下肢空蕩蕩的，身軀虛懸着，身後站着另三名素衫少女。素霞從三位師妹冰冷而微露驚駭的面色中已多少看出來一點，那就是師父十分震怒。

她乃是冰雪聰明之人，從師父變幻莫測的眼色中，或多或少的看出些來了，師父，正是爲她的叛離而發怒。

勾命書生冷笑一聲，既不怒，也不笑，只是面色陰沉沉的，指指素霞懷中抱着的孩子，問道：「你喜歡他？」

素霞十分驚恐，她不慣做違心之事，在她有生的記憶中，從沒說過一句騙師父的話。勾命書生話方落，她不由自已地將熟睡懷中的孩子摟了摟，點點頭。

出乎她的意料，勾命書生陰沉的面孔上破例地露了個得意的微笑，將頭微點了兩下，淡淡地說：「你既然喜歡他，你就抱着他吧！好！這個孩子我交給你了，讓他一生都跟着你。」

這話似乎很難令人相信勾命書生話中的眞實程度，素霞不由一怔。

她眞是做夢都沒有想到，勾命書生會放過孩子？一名涉世未深的少女，對喜怒哀樂往往比較直覺些，她喜得歡然大叫「師父」，興冲冲地說：「師父，你太好了！」

她說不出有多高興，她希望自已的喜悅有人分沾，可是，當她的目光落在三位師妹面上時，不禁失望了。因爲，三位師妹的面色更見驚恐，她們並沒有分沾她的喜悅。她的心，在一剎那間，有如高樓失足，往下沉，沉得像落入無底的深淵，永無止境地往下沉……

她驟然明白過來，什麼都完了。龔飛雲猛將面色一整。鄭重其事的說：「這是師父忽然想到一個主意。」

素霞不由一愣，楞然望着師父，靜等龔飛雲說出他的好主意來。此刻，她方想到，師父可能有什麼陰毒的謀算。

龔飛雲猙獰地笑着，掃望身後的三女一眼，三女各長身飛出去十丈，四面搜望，他接着說出他的詭謀。「我將這孩子交給，你爲我將他撫養長大。」

素霞問：「孩子長大之後，師父怎麼處置他？」勾命書生得意地說道：「師父敢於在二十年後找楊維英算賬，當然有所倚恃，最重要的是，師父已在這二十年中練成一種絕門功夫，我要將這種功夫傳給這孩子，等他功夫習成之後，再告訴他，師父雙脚是誰削斷的，嘿！嘿！無毒不丈夫，我要楊維英將來慘死在他兒子的劍下。」

素霞週身一震，手足微顫，嬌軀有些冷顫了起來，剎那間，她明白了師父的爲人，原來師父是如此的惡毒。簡直毒如蛇蝎。

她小嘴翕合了幾下，想說什麼？龔飛雲猛作手勢，制止她往下說，詭笑一笑，欵欵而談道：「爲師一生行事，不但計劃週密，而且絕無疏漏之處。」

他冷嘿一聲，往下又說：「第一，我將這孩子當成是你生的，將來，我告訴他，你是生身母親，並且，我眞收你作小星。」

「師父……！」素霞腦中頓時「轟」然一聲暴響，有若五雷轟頂，她眞不相信自已的耳朵，師父會是這種人面獸心，禽獸不如的人。一剎那，她精神崩潰得撐持不住，搖搖欲墜的身子，一屁股跌坐了下去。

她想到，此刻活着不如死去，猛地一長身掙了起來，一頭向絕嶺下撞去。她眞希望與這孩子雙雙死去，在孩子來說，免得他將來親手弑自已的父親，蒙上個大逆不道的罪名；就自已而言，也免却將來受師父凌辱。

豈知，有些時候，人想死都不行，當她湧身一躍之時，腰間突然一麻，自已一個軟綿綿的身子被龔飛雲攔腰一把摟住，他那隻魔掌，巧妙的在自已纖腰上捏了幾下，同時之間，龔飛雲也接住了孩子。跟着，身不由已，一個軟綿綿的身子倒入龔飛雲懷內，素霞既羞且恨，剎那間，她恨死了這位曾經撫養了她十七八年的師父，她恨不得能咬他兩口。

龔飛雲將素霞摟入懷內，在素霞粉臉上甜甜的吻了一下，得意地笑說道：「下面飛龍堡內的六個人，我已經收拾掉了，停會，只須放上一把火，將他們燒掉，待楊維英回來，反正是舉家葬身火窟，誰會注意到火窟內燒死的是六人還是七人？而且，我將姓楊的孩子當成我自己的孩子，還事雖然明白底蘊的人，不只你我二人，可是，其餘三人，他們是永遠不會說出來的，因爲，他們想也沒有機會了。」

素霞聽得週身血脈賁張，因爲，她想到了另一件可怕的事將要發。不出預料，另一件可怕的事發生！

韋飛雲撮唇一聲輕嘯，飛出去警戒的三名素衫女子齊轉了回來，看到素霞倒在師父懷內，三人全都大奇。

素霞羞憤難當，羞得將頭埋沉下去抬不起來。勾命書生望着三女狡笑，說：「你畢師姐比你們三人稍幸運一點，本來，你們之中可能會有一人被選中，可是，因爲她喜歡這孩子，所以我選中了她。」說到此處後，一抬寒鐵沉拐，向三女比了比，三女頓時面現死色。

畢素霞知道她師父要做什麼，她穴道被制住，口不能言，但是她心中十分明白，由不得的在心底大叫了一聲。幾乎是在她底大叫的同時，拐影連閃，三道疾如電閃的拐風驟然襲向三女，三名素衫少女別說閃避，簡直連哼都沒哼半聲，一個個七竅流血，慘死在地。

畢素霞看得目眥欲裂，銀牙猛咬，但他轉念一想，又覺得她們死得多麼幸福，總比自己活着受辱好得多了。

勾命書生對殺死三名門人滿不當回事，探手懷中摸出隻磁瓶，拔開塞子，用指甲挑了些粉末，往三名少女的屍體上輕輕一彈，三女立時化成一灘血水。韋飛雲有如做完一樁大事那麼輕鬆，收起瓶子，一手挾着畢素霞，一手將雙拐一合，猛一點地，身形疾起，往絕嶺下縱去。但聞耳際風聲呼呼，也起了幾聲沉拐敲壁的叮叮聲，剎時落下絕嶺。

嶺下，八名青衣大漢早已抬着軟床侍候，韋飛雲飛上軟床，將畢素霞同那名孩子也放在床上，然後，向肅立侍命的八名大漢發令道：「去四人將那座院子燒掉，燒得片瓦不留，注意那六具屍首一併火化掉。」話完，用沉拐敲敲軟床，說：「走！」餘下的四名青衣大漢抬起軟床，如飛的穿出竹林，走向一條傍溪的小徑。

他望望四名青衣漢子，面上升起一絲詭笑，心中冷笑着說：「你們八人也一樣的要死，只不過你們要比那三個丫頭要多活上幾天吧了！」

× × × ×

時光流轉，四年像流水一樣的逝去。這年中秋，巫山飛鳳峯南面的落星谷中，有一座紅牆小院，修院精深，院中的一座水亭上，坐着老少二人，老的生了一張青慘慘的馬臉，面上透着陰森冷氣，下肢虛飄飄的，身旁靠放着一對寒鐵沉拐。此人正是勾命書生韋飛雲；小的年約五歲，長的齒白唇紅，活潑可愛。

這童子，正是勾命書生自飛龍堡擄回來，一代大俠楊維英的愛子。

老少二人的身後，一排站着八名青衣漢，雖然這八名青衣大漢的裝束跟四年前隨從勾命書生上飛龍堡那八名衣着相同，但是，兩相比較之下，嘴臉大有區別，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八名漢子。

以前那八名漢子，早在四年前被勾命書生滅口，在返回落星谷前，處死在巫山脚下了。

這時，老少二人面前擺滿了瓜菓月餅，賞月談心。

「賞月」本來是椿賞心悅目的樂事，可是，今晚的情形有些不對，那名童子一臉的愁容，面上像蒙上一層緬霧。難道說，他幼小的心靈中會有傷感？勾命書生遞了塊孝感蔴糖給童子，陰陰的一笑，說：「嗯！孩子，快吃吧！這是湖北的特產，到口就酥。」

「唉！」童子突然搖搖頭，水葡萄般大的眼珠滾落兩滴熱淚，捏着勾命書生遞給他的蔴糖，悽然地說：「爹、我吃不下！」

勾命書生嘴角一牽，問：「爲什麼不吃！」孩子說：「娘不在，所以我吃不下。」

「唉！」勾命書生也嘆口氣，撫撫孩子的頭髮，點點頭：「是啊！可惜你娘兩年前得了瘋癇病，神智時清時昏，清醒時說話條理分明，糊塗的時候，亂說一通，呃！對了！你娘近來對你說了些什麼？」

童子搖搖頭。勾命書生一蹙眉頭，微作沉吟，說：「比仿說，她可會同你提說過爹以前的事。」

童子又搖搖頭。「奇怪！」勾命書生陷入沉思。

勾命書生猛捏住他的小手，自指已虛蕩蕩的雙腿，問：「你娘連爹這雙腿怎麼斷的都沒有告訴過你？」

童子又是搖搖頭，但他猛將視線下移，望向勾命書生的雙腿，憂傷地問：「爹！您老人家的脚……」

「唉！」勾命書生咬齗了兩下利齒，恨恨地說：「孩子，你記住，爹

這雙脚是被一個仇人用劍削斷的，可惜，我已殘廢，此生恐怕都不能向那人報仇了。」

孩子牙巴一咬，一把抓住勾命書生，雙目中閃動着憤火，果敢地說：「爹！您告訴孩兒，將來孩兒長大了給您老人家報仇。」勾命書生撫着孩子的頂門，柔聲說：「孩子，難得你有這份心，好！你記住，爹這雙腿是

畢素霞抱着楊維英獨子，要想逃出師父勾命書生的魔掌，可是當她爬上飛龍嶺時，却遇上了勾命書生。

個名叫『楊維英』的人砍斷的。」

「楊維英？」孩子週身震了一下，低低的念着，他終於咬着怒牙說出了下面的話：「爹，孩兒長大了，將來爲您老人家報仇，一報還一報，我將來也將他的雙腿斬斷！」

勾命書生十分滿意，大讚一聲「好」，一把扯起孩子，陰笑着說：「你既然有這樣的志氣要爲爹報仇，那麼你先做一樣事。」

「什麼事？」孩子仰頭問。

「學武功。」勾命書生說。

提到武功，凡是孩子，沒一個不嚮往的，這孩子是天生的練武胚子，勾命書生提出來要

他練武，立時喜得手舞蹈要。

「走！現在就走！」勾命書生緩緩的拄拐站了起，說：「從明天起我教你武功，今晚我們就回落星宮去。」他向站在身後的兩名大漢呶呶嘴，登時走過來一名青衣大漢將孩子往背上一搭，提步就要走出亭子。

孩子小拳在大漢背上擂打了幾拳，大聲嚷道：「先放我下來，我還沒跟娘說呢？」勾命書生說：「孩子，你乖乖的先去，你娘這兩天正犯了老毛病，爺送她到一處地方去醫病，等你武功學好，你娘的病也好了，還怕沒有見面的一天嗎？」不由分說，勾命書生一揮手，大漢立即揹着孩子離去。

勾命書生目送大漢背走孩子，陰晴不定的面上閃過一個猙獰的狡笑，向身後環侍的六名大漢揮揮手，說：「你們退到外面去。」六名青衣漢子躬身告退，勾命書生大踏步穿過一座花圃，走過花廳，跨進一座精院，輕嗽一聲，上房中立時響起個清脆的聲音，說：「夫人，老爺駕到！」

「嗯！」上房中响起個愛理不理的哼聲，那哼聲慵懶無力，接着問道：「少爺跟着回來了嗎？」那個清脆的聲答：「沒有回來。」

「沒有！」慵懶的聲音頗感意外，驚奇地問。跟着花窗後面的燈影中，霍地長身站起來一個纖細人影。

勾命書生一步跨進上房，厲目管掃了那名剛自椅圈中站立起來，神態嬌慵，雲髮蓬鬆的少婦一眼，哼了一聲。向垂手立在少婦身後的垂髫小婢揮揮手，說：「小翠，退下去！」小翠恭諾一聲，欠身退了出去。

勾命書生往一張太師椅上一靠，向少婦獰笑兩聲，說：「素霞，我待你不薄啊！你爲什麼老是怒氣冲冲的對待我？」

「哼！」少婦沉哼一聲，俏臉一繃，說：「少廢話！孩子呢？」

「孩子嗎？嘿！嘿！送去落星宮了。」少婦原來是畢素霞，她挑眉怒道：「老鬼！你說話算不算數？」

「什麼不算數？」

「你說過我如果喜歡那孩子，就讓他永遠跟着我，現在，爲什麼要變卦？」

「嘿！嘿！此一時，彼一時，早晚市價不同，這孩子大有用處，我要好好的培植他，造就他將來成爲武林中一把好手。」

畢素霞怒道：「你眞的喪心病狂，要他去殺他自己的父親？」

「哈！哈！少見多怪，他現在姓韓，是我勾命書生的兒子，子報父仇，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過份的地方？即使他殺不了姓楊的，讓姓楊的親手宰他的骨肉，也是件大快恩仇之事。」

畢素霞說：「你做得這樣毒辣，將來早晚要遭天譴的，我好恨！」

「你恨什麼？」

「恨上了你的當，以前，我眞怕將孩子的身世告訴了孩子，你會殺了他。」

勾命書生得意地的咯咯大笑，道：「你現在就是想說，不但是晚了一步，而且，他已不相信了。」

畢素霞恨聲咬牙道：「當然，你點廢了我的武功，還有時故意將我弄成瘋癲，說話顚三倒四，那孩子自然不會相信我說的話了。」

勾命書生得意地狂笑道：「我沒有殺你滅口，還讓你好好的活下去，對你已算是另眼看待了，現在，我告訴你，從現在起，你再也不會見到那孩子了，你如果不自量，那三個丫頭就是你的榜樣。」

畢素霞聽得眼角一濕，滾下兩粒豆大的淚珠。勾命書生返身走出上房，畢素霞追出三步，手扶門框，愴然叫道：「我有話說。」

小院中恢復了沉寂，依稀有低泣的悲聲傳出戶外。勾命書生終住飛出去的勢子，變拐落地，扭頭回問：「還有什麼話，快說！」

畢素霞含淚悲泣道：「什麼事我都能忍受，那孩子，我有點要求！」

「什麼要求！」

「別叫他將來向他自己的父親尋仇，也別讓他去找楊維英送死，讓他用他自己的意志做事，別勉强他。」

勾命書生嘿然大笑兩聲，笑到最後，用憤恨的語聲說：「刖足之恨！我不在他兒子頭上找回來，使他們父子相殘，讓他楊維英也嚐嚐斷腿的滋味，我死不瞑目，我不但要這孩子去找楊維英爲我報仇，同時，也要將這孩子造成武林中的第一名狠人，使他父子火拼。」猛扭頭，沉拐一頓，飛身出院。

中原武林，自二十五年前岳陽樓那一役，勾命書生約鬪天下七門，當場傷了五位掌門並二十四位高手後，楊維英大俠隻手挽狂瀾，救了武林一次浩刼，可是，自那一役之後，勾命書生在武林中失了踪。

楊大俠也退隱飛龍嶺，韜光養晦，再未重出江湖一步，中原武林很是過了一段太平日子。突然之間，霹靂一聲，五年前飛龍堡在一夜之間付之一炬，燒得片瓦不存，楊家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五年來，武林各門的高人，有不少人時常到那片瓦礫場中去憑吊，他們在追悼着一代大俠的殞落。

誰都會那麼想：楊大俠死了，死於那場大火。也有人那麼想：那場火是仇家放的，而這仇家，八成是勾命書生。可是，五年過去，武林中仍是風平浪靜，勾命書生自始至終沒露過面，時間一久，這種推想又被人否定了。

茫茫塵世之中，知道楊維英未曾葬身火窟的人，就只有勾命書生同畢素馥，餘下，恐怕就只有楊維英本人自己了。

楊維英去了那裏？他是本書中重要角色之一，自然不可能沒沒無聞的失了踪，後文自有交代。

天下武林一片昇平，又有誰知道暗中有人在製造另一場風波？眼見不久的將來，另一場血雨腥風將使平靜了數十年的武林再度陷入混亂。

暴風雨來的前夕，往往平靜得像一湖秋水，明艷動人。又是十年過去，在這十年中，勾命書生將全副精力耗費在楊維英的兒子身上，他替他起了個惡毒的名字，叫龔煞，暗示這孩子將來，要爲武林一代煞星。

十年來，勾命書生苦心孤詣的培植龔煞，除開將他二十年來參悟的那套絕門功夫來傳給龔煞外，其餘一身所學，悉數傳了龔煞。

十年後的龔煞，武功雖然沒有三十五年前的勾命書生在岳陽樓獨鬪武林七掌門那麼高，其餘，在性情爲人方面，十餘年耳濡目染，加上勾命書生貫輸了他不少惡毒思想，使一個天性善良的人，一變而成一個陰險詭猾，惡毒辛辣不輸龔飛雲的小煞星。

所謂近朱者赤，龔煞已澈澈底底的承受了勾命書生的衣砵。勾命書生並賜給他一個「落星勾命」的誇張綽號。

這天，龔煞正好滿十五歲，跨進十六歲，勾命書生帶着他在院中練了一趟劍，龔飛雲看得暗自點頭，心想：「這小子一身所學，看來江湖中應該去得了，我該給他出個點子，讓他去做幾樁壞事，也好將楊維英引出來，好使他們父子火拚。」他眉頭一轉，計上心來，哈哈一笑，道：「煞兒，過來。」

龔煞收劍走了攏來，抱劍行禮，問：「爹，什麼事？」勾命書生一翹大姆指，說：「你的劍法，放眼武林，恐怕沒有人及得上你了。」

龔煞終是小孩心性，聞言不禁喜得跳了起來問：「眞的嗎？」勾命書生哈哈一笑道：「爹難道會騙你不成。」

龔煞喜得發狂的說：「我那天可以下山找楊老賊爲您老人家報仇呢？」勾命書生故意兜頭澆他冷水說：「那還早得很呢。」龔煞不服氣，反問：「爲什麼還早？」勾命書生說：「你現在的劍術，比我當年還差上一大截，比起楊老賊來，那就更差遠了。」

龔煞頗感失望，說：「這麼說，孩兒此生都不能去找楊老賊了。」

「這也未必。」勾命書生說：「如果你能再下幾年功夫，爹傳你另一套武功，那就比楊老賊高明得多了。」

「什麼武功？」龔煞雀躍的問。

勾命書生說：「勾命指。」但見他輕輕的一揚手，一指虛空點去，五丈高處，橫空而過的一隻孤雁翻翻滾滾的跌墮而下，「叭」的一聲，死雁跌落龔煞脚前，一動也不動。

龔煞驚喜若狂，一仰頭，望着一臉得色的勾命書生說：「爹，什麼時候傳我，『勾命指』？」

勾命書生說：「現在還不是時候，這是門失傳百年的絕學，現在傳了你，對你一無好處，更可能還會招來殺身之禍，等你下山替我辦完兩件事返山，我再傳你。」

「什麼時候下山？」龔煞雀躍地問。

勾命書生說：「立刻就去。」

一聽卽刻下山，龔煞有如一隻能够自由飛翔的小鳥，說不出他心中有多高興，想着卽將能翱翔於藍天白雲間，不由喜得狂跳了起來，一把牽扯住勾命書生的衣袖，問：「要孩兒去辦什麼事？」

勾命書生聳地肅容，說：「第一件，上武當山找乾元眞人要鐵劍令符。」

乾元眞人乃是當年岳陽樓一役中倖存的兩位掌門之一，龍然聽得有些震驚，但他初生之犢不畏虎，面上豪氣一動，點點頭。另一方面，他心中明白這件任務太重了。微作思索，想到醜媳婦總得要見公婆，管他是好是歹，反正要上趟武當山。他抱定逆來順受的宗旨，把心一橫，問勾命書生道：「爹！第二件呢？」

勾命書生輕鬆地說：「第二件，上嵩山少林寺，將天痴大師的玉佛令要來。」

一個乾元眞人已經惹不起了，如今，再加上個天痴大師，那眞要吃不完兜着走，龍然慨然豪應一聲，問勾命書生士說：「孩兒什麼時候去？」

勾命書生說：「現在就去！」龍然一皺眉，說：「孩兒自來到宮中，還未離過宮一步，也未到下院去看過娘，孩兒想先去看看娘。」

勾命書生搖搖頭說：「很不巧，你娘……」

「娘怎麼樣了！」

「你娘在去年……」龍然眼圈一紅，流下兩滴虎淚，以袖擦擦眼角。

勾命書生嘆口氣說：「你娘是去年死的，當時，你正在用功練劍，我怕你荒廢學業，所以沒有告訴你」。

「爹！……」龍然欲哭無淚，淚光中滿是怨懣，他有些抱怨勾命書生當時沒有告訴他。「他揉揉淚眼，終於用感傷的字眼，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要到娘墳上去拜祭一下。」

勾命書生又將頭連搖了幾下，嘆口氣，說：「你娘得的是癲癇病，去年，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她趁人不備，偷偷的跑了出去，結果，唉！一頭栽下巫山峽。落在激流中，連人影子都沒看到半個。」

「娘！」龍然悽然悲哭一聲，語梗喉嚨，仰面一交暈了過去。勾命書生攔腰一把抱住，冷笑着暗忖道：「看不出這小子還是至情至性之人。哼！小子你認錯人了，那賤人不是你的娘。」他飛快的一指點向龍然的仁中，猛吸一口眞氣，舒掌向龍然背上一掌拍下，龍然頓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悽然叫聲：「娘——。」

勾命書生故意嘆口氣，說：「痴兒！人死不能復生，想開些，去！爹送你下山去。」他反手向身後一招，一名青衣大漢早已飛身入內，少時提了隻包袱出來。

青衣漢子雙手將包袱呈上，龍然接了過去，在肩上一搭，擦擦淚，悶聲不響的跟着勾命書生走出落星宮。

到峯脚，勾命書生指指遠處一條官道說：「孩子，那條路通江陵，你得保重了，飲食起居，寒暖自理，一切要多照顧自己，現在，爹在臨別的時候未有三句話告訴你：第一，碰上什麼事要『穩』得住；第二，在行事的時候有把握要『忍』得住，尋找機會。第三，一旦機會來了，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狠』下心腸的採取斷然的行動。好了，為父言盡於此，盼你好自為之，不要辜負我我一番苦心，去吧！呃，還有一點，包袱中有兩面令符，那是你準備上武當少林用的。」勾命書生揮揮手，龍然拜了一拜，默默無言的轉頭往遠處的官道走去。

的確，龍然是至情至性人，他眞那麼死心眼，認定畢素霞是他的生身母親，人子親情，生不能奉養，死不能送終，世間，還有比這罪大惡極之事嗎？龍然此時的悲哀，眞是難以言喻，他含着滿腔的悲憤離開巫山，說不出為什麼原因，他有些恨起認為是父親的勾命書生龍飛雲起來，連頭都沒有回的埋首往前走去。

本來，他的脚程十分輕快，距官道只不過有三里多路，按理，不消半盞茶就可以趕到，豈知，他走了將近半個時辰，方才走上大路。一面走，一面沒精打彩的嘆息着，他也不管往東是去江陵？還是往西才對，只管信步向脚走，走着走着，身後響起了一陣得得的蹄聲。

蹄聲越來越近，漸漸清淅叩耳，耳際，突聞絲鞭掄拍聲，一道鞭影，斜斜的往龍然耳邊劃了過去，一個驕橫的聲音喝道：「讓路！」那聲音清脆嬌憨，龍然正沒好氣，輕舒二指，往鞭梢上搭去。

可是，那鞭宛似長了眼睛的靈蛇，在他堪堪要抓住鞭頭的一剎那，「颼」的劃動一道驚風，一式「寒江垂釣」，猛往上鑽，在龍然頭上五尺盤繞了個半圓，呼的一聲飛回那車把式手內。

龍然這一下，眞是氣破了肚皮，偏臉一望，嘿！了得，車轅上坐着的

車把式，竟然是個年歲與他一般模樣，身裁勳人的少女，可是儘管少女的身形長得如何美，但她那副尊容可就使人不敢領教。吊角眼，塌鼻樑，虎牙外露，歪嘴巴，吊客眉，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儘管龍煞不滿意這名生像奇醜的女孩子作弄他，但是，當他看清對方生得如此醜惡時，一種同情心油然而生，他輕輕的惋嘆了一聲，忍住滿肚子的不快，沒有發作。相反的，那名奇醜的少女反而十分得意，好像做了椿賞心樂事，裂開歪斜的嘴巴得意地大笑了起來。

驀地，車帘一掀，車窗內探出一顆蒼蒼白頭，一名銀髮如絲的老婆婆瞪眼大聲叱喝：「丫頭，你又惡作劇了！」

那名醜女嚇得伸伸舌頭，但也朝龍煞扮了一個鬼臉。龍煞一肚子氣，被她作弄得啼笑皆非。

「停車！」老婆婆一頓足，怒喝一聲，醜女頓時收韁，車子「咿呀」一聲停了下來。車門開處，老婆子扶拐步下車來，慈面藹笑，將龍煞自頭至脚看了一遍，笑着招招手。

龍煞走了過去，恭聲問：「婆婆有什麼教誨？」老婆婆笑說道：「哥兒上那兒去？」

「江陵。」龍煞答。

「江陵？」老婆子有些吃驚，搖搖蒼蒼皓首，說：「你可知道江陵距此尙有一千里出頭？」

「一千里？」龍煞也有點吃驚，他這是第一次出遠門，未想到勾命書生隨便一句話就是一千里。本來，千里路程在一個練武的人來說算不了什麼？可是，他畢竟是個只有十五六歲的孩子，別人聽來能不吃驚。

老婆婆指指車門說：「上來吧！哥兒，咱們同路，你就搭個便車吧—」龍煞見老婆婆態度十分誠懇，只好謝了一聲，隨老婆婆上車。

車上，再沒有別人，除開銀髮老婆婆外，只有一口楠木箱子。老婆婆問龍煞的名字，龍煞隨便編個名字搪塞過去。

老婆婆見他落落寡歡，自管失魂落魄的凝目窗外，望着遠處出神，也就未打攪他，有一點老婆婆是知道的，這孩子有着一肚子的心事。

車子在黃泥官道上急馳，那名醜女對幹車把式這一行，好似個中能手，十分老練。車行的方向是往東，可是車子越往東走，老婆子的面色越發凝重了，龍煞一肚皮的傷感，加上他涉世未深，所以對老婆婆面色有異，他一點也未留上心。

一路上，連夜晚停下來，老婆婆都未離開過那口箱子一步，換句話說，幾天以來，老婆婆食宿都在車上，飲食由那名醜女一手包辦。

龍煞呢，也跟着老婆婆一塊食宿，晚間陪着老婆婆宿在車廂內，老婆婆也不表示什麼。

一連三天過去，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第四天晚上，當車子停在一座小鎮內，三更時分，就出了件奇事了。龍煞睡夢中被一陣爭吵的聲音鬧醒。他睜眼一看，車窗外月色清暈，亮如白晝，一棵白楊樹下，黑影幢幢的站了一大堆人。

他些人約莫有七八名之多，遠望之下，看不清年貌，但是，七八人圍着的那名銀髮蕭蕭的老人，正是與他同車的老婆婆。老婆婆此刻手中拏着沉拐，怒髮指天，看樣子她已是怒到了極點。那些圍着她的人七嘴八舌的說：「你要識相的話，快將那事物交出來，否則，別怪大爺們不客氣？」

老婆婆冷笑一聲，說：「哼！要東西還不簡單！先勝了我老婆子手中的傢伙再說。」

龍煞一怔，不明白他們在爭論什麼，但有一點，他對老婆婆的印象十分好，心中自作了決定，必要時，出手助老婆婆一臂。

他正想長身推門出去，突然間，車門外響起了醜女磨牙的恨聲，道：「小沒良心的，奶奶那樣疼你，看你孤苦零丁的將你收容在車上，這些天吃的喝的，那一樣要你操過心，分明我看得十分真切，你還小沒良心的有一手，嘿！現在，強敵壓境，奶奶人單勢孤，你倒睡得像死人一樣。」

龍煞念頭一轉，一聲暗哼，二指一挑，剪開後窗帘，身形一弓，竄射而出，筆直的直射落向一叢矮林後面。姿勢之美，身形之妙，當眞是一代高手的氣度，連半點振袂的風聲都沒有帶起來。身後，候在車門外的那名醜女，猶自手中挺着劍，銼着牙巴，左一聲「沒良心」，右一聲「沒良心」的低聲在罵。顯然，那名醜女的任務是在守護那隻箱子。

此時。那七八名漢子同老婆婆兩下已自說僵，各人一拉傢伙，就要羣

殷。龔然猛咬牙，一聲嘿，順手地上一抓，一把抓起八粒豆大碎石，在手中掂了掂，較好準頭，撒手打了出去。

碎石出手仍是不帶半絲驚風，龔然也未出聲招呼，八名漢子做夢也未想到有人會暗中偷襲，正當趾高氣揚之際，一個個慘叫一聲，「咕嚓！咕嚓！」幾响，八人相繼栽倒地上。

八名漢子一個個相繼栽倒，反把龔然嚇了一大跳，他做夢都沒有想到，八名漢子竟會如此濃包！

「無影勾命沙！」老婆婆一聲驚叫，龔然暗叫一聲「不好」，慌忙一縮身，身形貼着草尖倒射，穿帘進入車內，摸摸胸口，一顆心跳得像吊桶打水。

老婆婆像着魔似的奔了回來，醜女迎着她叫道：「奶奶！什麼事啊？」敢情這名醜女也爲老婆婆失常的神情駭住。

老婆婆氣急敗壞的衝到車門口，二話不說，先看車門車窗，見醜女仗劍候在車門外面，而且，車門未被啓動過，長長的吁了口氣，將吊提胸口的沉石放了下去，問醜女道：「薇兒，沒有什麼不對吧？」

醜女搖搖頭，披嘴說：「我一直守着車門，沒敢離寸步。嘿！那小鬼活像個死了的木頭人一般，睡得昏沉沉的。」老婆婆仍有些不放心，輕輕伸手扯開車門，不敢貿然步進車廂，先將手中的沉拐往內一探，探出車內的確沒有什麼異狀，方探身進車內。

車內，一切依舊，箱子仍是原來的老樣子，老婆婆走近些一看，鎖上的髮絲仍纏着，證明箱子未被人開啓過。

除了箱子之外，龔然睡態香甜，斜斜的倚在車壁上，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車外發生過驚天動地的變故似的。

老婆婆擦擦額上的汗水，一挾拐，退出車子，飛身躍上車頂，手搭涼蓬環視。夜色凄迷，四野靜蕩蕩的，方圓百丈之內，不可能有人存在。要說有人的話，那只有東邊的小鎮有人。

老婆婆連聲道怪，躍下車蓬，醜女接着問：「奶奶，倒底是怎麼同事啊！」老婆婆沉沉的嘆口氣，道：「奶奶栽到家了！」

「爲什麼？」醜女有些不服氣。

「爲什麼？」老婆婆搖頭苦笑說：「丫頭，你聽過『無影勾命沙』了沒有？」

醜女搖搖頭，老婆婆嘆口氣，說：「唉！丫頭，平素我太驕縱了你些，你啊！成了隻井底的青蛙，今天，讓你開開眼界，剛才那些都是時下有名的江洋大盜，論他們的身手，隨便站出一人去，談手腳，方圓百里雖不能說地動山搖，起碼也得引起場不大不小的騷動，可是，你猜他們剛才怎樣死的？唉！算是奶奶開了眼界啦！」

「是『無影勾命沙』打死的？」醜女接口問：

老婆婆點點頭，道：「丫頭，你猜的一點不錯，正是死於這種歹毒的暗器下。」醜女披披嘴道：「這有什麼希罕？」

老婆婆叱罵道：「丫頭，你懂得什麼，你可聽說過三十五年前，武林七門派在岳陽樓羣戰勾命書生，七門中的二十四名高手傷在什麼東西下？」

醜女一翻眼皮，道：「難道又是『無影勾命砂』？」

「對了！」老婆婆點點頭。

這下，醜女方一聲驚叫道：「奶奶，這麼說那勾命書生剛才來過？」老婆婆點點頭，用沉重的語氣，說：「可能是那魔頭，也可能是他的傳人。」

車中的龔然聽老婆婆罵勾命書生是魔頭，心中有些氣，但一想到武林中人是那麼畏懼於『無影勾命砂』時，他又不禁得意的暗笑了起來。其實，他剛才出手打八名劇盜的手法，的確是打勾命砂的手法。

車子沒有就到天亮，老婆婆怕再生變故，連夜駕着車，祖孫二人戰戰兢兢的重上征程，車中的龔然沉入夢鄉，任由車子顛沛，也一點不知，因爲，他是真的沉入睡鄉，他是自閉睡穴，依在車壁上沉沉睡去的。

當他一覺醒來時，日上三竿，已是第二天了，車子正飛馳在平坦的官道上。老婆婆斜倚在車廂中閉目養神，醜女正舞鞭催騎疾趕。

龔然有些歉然，想到醜女趕了大半夜的車未休息半刻，對她，不禁起了幾分同情之念，三天同車，再經過一場大風大浪的險難，他說不出爲什麼，對這祖孫二人已有了感情。此念一萌，立將頭伸出車外，向醜女先露個難得的笑容，說：「姑娘，你一夜沒睡，辛苦啦！可要小弟替換歇你一

會兒？」

醜女一扭頭，向他作了個鬼臉，披嘴，冷譏一聲：「廢料！」隨着狠狠的白他一眼。

他碰了個軟釘子，眞是啞子吃黃蓮，有苦難言，一縮脖子，悶聲不響的將頭縮了回來。經過這一次教訓，他對醜女眞不敢領教了，眞是敬鬼神而遠之，可是路上祖孫二人對他推衣及食，使他孤寂的心暫時獲得了溫慰，也忘掉旅途的寂寞。雖然，醜女有時故意刁難他，給他下不了台，可是，說不出爲什麼，他竟然逆來順受，心中沒有絲毫不快。

又過三天的辛勞旅程，車子終於來到江陵。老婆婆十分關切地問他：「哥兒，你到江陵投親？還是訪友？」

龔鯨悽然苦笑一聲，搖搖頭說：「小子既非投親，也非訪友，還不知何日方到地頭？」

老婆婆點點頭，沒有往深處問，只微笑着說：「世情奸險，哥兒你身在外，一切要多留點神。老身到此地不再往前走了。」

龔鯨與這祖孫二人告別，沒訂下重會之期，反而是那名醜女雖則貌像奇醜，偏偏醜人多情，路上給了龔鯨不少刁難，想不到此刻分手，醜女竟然對他有些依依不捨起來。當分手的那一瞬間，她竟會頻頻回眸，作出兒女情長的神態來。

× × ×

江陵古稱荊州，三國鼎立之初，視江陵爲兵家必爭的重地，是以蜀魏吳三國，兵連禍結數十年，全想奪取荊州。爲的是要控制此一重鎮，便於東下吳越，或西圖巴蜀。最後，一代武聖關雲長，作了江陵的祭品。爲江陵而死了。

江陵文物薈萃，臥虎藏龍，歷來多豪俠之士，龔鯨久慕江陵的風采，辭別了老婆婆祖孫二人，沒有立刻踏上征程，想在江陵遊玩兩天，排遣胸中抑鬱。

另一件事吸引了他，原來江陵滿街滿巷全是雄糾糾，氣昂昂，挺胸吸腹的武林人物。龔鯨有些驚奇，想不透江陵地面發生了什麼事？他希望能弄清楚一下。最是令他想不透的那老婆婆祖孫倆，她們到了江陵不走了，難道說，她們也像這些武林人物一樣，到江陵來爲了某種特殊緣故？

還有呢！老婆婆視車中那隻箱子如生命，那隻箱子內裝着什麼足以使那種心胸坦蕩的老婆婆那等謹愼將事？

最使他耿耿於懷的那名面貌甚醜，簡直是醜得比無鹽還令人噁心的女孩，刁鑽、任性，最後，偏又對自己依依不捨，天地間眞有那等長相的女孩嗎？

基於這些原因，他沒有立即離去，隨着人羣到處幌蕩，欣賞古荊州的名勝古蹟。

中午，他走上一座酒樓，點了幾樣菜，也要了一壺酒，學着那些豪客，淺斟低酌起來，酒樓上嘈雜的人聲哄鬧一片，這是座大酒樓，時當中午，酒客上百，熱鬧非凡。他心一片白紙，對眼前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但是，他記起了勾命書生的臨別贈言：什麼事在沒有弄清楚底細之前，先穩住。

他傾耳靜聽，想從雜鬧的人聲中聽出點端倪來，可是諦聽良久，喧鬧的人聲依舊，什麼也沒聽出來。他正感失望，想付賬離去之時，樓梯口一亮，百數十名食客立時靜的鴉鵲無聲，一個個緩緩自座上立了起來，以崇敬的眼色望向梯口。

梯口出現了老少二人；老的白髮蕭蕭，扶着龍頭拐杖：小的美如西子，年歲與龔鯨相偕，雖然是比他大的話，也大不了兩歲。少女之美，簡直美得使星月失色，像朵雨後的新荷，清新，脫俗。

龔鯨看見這兩人不由一怔，那名老婆婆，不正是剛分手一刻，一路對他來的老婆婆嗎？但那少女，身形婀娜，一舉一動，眼熟極了，呼之欲出，怎的，自己就沒見過，倒是少女一上樓俏眼四掃，猛然，面上頓露一抹驚喜之色。

少女一帶老婆婆的手肘，小嘴朝龔鯨這面呶了呶。老婆婆目光隨着少女的小嘴轉動，當他一眼望到怔立不安的龔鯨時，慈面上閃過一抹喜色，老少二人興沖沖的朝他桌子走來。

全體食客的目光露出詫色，也露出了驚色。龔鯨慌忙站了起來迎着老婆婆祖孫二人，先親親熱熱的叫了聲「婆婆」，又移目朝那名少女覷覞的

點點頭。

少女俏面一紅，連耳根子都紅透，羞怯怯的將頭低了下去。老婆婆！面拉着少女坐了下去，一面瞪少女一眼，低叱道：「怎麼！丫頭！一刻不見生疎起來啦！」

少女更是羞得將頭沉埋到胸前，埋得深深的抬不起來。老婆婆沒有再理會她，一把拉着龍煞，看了又看，終於暗嘆一聲！沒有說什麼。

龍煞對老婆婆的神情變化沒留上意，他心中在想另一個問題，剎那之間，他明白過來了，此名少女不正是那個刁鑽任性的醜女！

店夥計正此時上來添了杯筷，也送來幾樣菜，龍煞忙爲祖孫二人斟酒。老婆婆嘆口氣，說：「可惜啊！可惜！像你這種資質沒有遇上明師，眞是太可惜了！」

少女此刻斜乜龍煞一眼，報怨老婆婆說：「怎麼樣？奶奶，我說他是個獃子，奶奶偏說他是塊練武的好料子？！」龍煞聽得心中暗自發笑，慌忙分辯道：「小可對練武沒有興趣，否則，倒可也請婆婆爲小可介見位明師。」少女白他一眼，冷冷地道：「那還說什麼呢？不上進！」

「丫頭！」老婆婆一聲低叱，喝得少女縮住了嘴，龍煞被她搶白得面紅耳赤，差點火性怒發。

須知，他乃是自小受一代凶人煉陶出來的煞神，雖然本性善良，但是，因爲多年的感染，無形中變易了本性，他此刻心中的涵容量有限，要不是他對少女無惡感，換了別人，早已將滿腔的心火爆炸出來了。

他強忍下怒氣，喝口酒，淡淡的說：「一點不錯，小可太不長進了。，謝姑娘指教。」

這下，輪到老婆婆掛不住了，霍地站了起來，面色一寒，抖袖甩出錠銀子，一拉少女，輕喝道：「薇兒，咱們走！」

龍煞楞住了，站了起來不知道說什麼好！楞望着老婆婆的背影發怔。老婆婆奔到樓梯口，猛扭身，向龍煞氣冲冲的說：「哥兒，老身是來告訴你一聲，你走得匆忙，包袱遺落在車上，老身現寓興險客棧，你立刻來拿回去。」

一聽到自己的包袱遺落在老婆婆車內，心中驟然涼了半截，因爲，包莽中有兩樣東西十分重要，那是兩面小旗，三十五年前，武林中視若催魂符的「勾命符」。

這兩面勾魂符，是勾命書生的信物，勾命書生送他下山的時候，叮囑了又叮囑，一再囑咐他，叫他不是爲了向武當乾元眞人要鐵劍令符，或者是向少林的天痴大師要玉佛令，絕不可輕將勾命符展視於人。

而且，這兩面勾命符，也只能展視給兩派的掌門人看，足見勾命書生對這兩面令符何等重視，而今，自己竟然輕輕易易的將包袱遺忘車上，倘若有什麼失閃，那怎生就待得起呢？

這一急，簡直將魂兒急出了竅，慌忙厚着臉皮，急急忙忙的跟下樓。不過，這也難怪，一來是他太年輕，少不更事，二則是驟聞母喪，心情不好所致。

三人一下樓，酒樓上的酒客一陣譁然，將話題全轉移上了這老少三人。其中一名酒客問同桌的食客：「哥子！你可知道這名老婆子是誰？」

「嘿！誰不知她是橫行川西三十年，黑道人物看見她就週身打哆嗦的母大虫管三娘？」一名黃臉漢子答。

另一名紅面漢子口沫橫飛的岔了過來，接口問：「哥子，你再猜猜看，管三娘來江陵做什麼？」仍是那名黃臉漢子說：「跟咱們一樣，來給那老爺子上壽。」一名黑臉漢子接口說：「聽說她備了份特別重的壽禮，一粒『隋』珠。」

「嗯！」仍是黃臉漢子的聲音，他好像對天地間的事無所不知，說：「隋珠自古就無價，聽說好處很多，可避邪、避塵、避水、避火，眞可算得上是價值連城的寶珠。」

「這麼重的厚禮爲人上壽，其中可能有文章。」

「唉！管三娘的武功果然不俗，三天前，江南道上的八名悍匪被她隨便抓把石子打得半個不剩。」

「得！得！哥子？你這叫馬後砲。」那名口沫橫飛的紅臉漢子比比手勢，制止那人往下說，自己反而接駁，道：「這事三天前早已傳遍荆襄了！否則，剛才那老婆子一上酒樓，在座的諸位哥們怎會對她那麼崇敬！………」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歷代才子佳人傳

秦少游與朝華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 秦少游得蘇東坡之介，到汴京遊。元宵燈節，汴京特別熱鬧。是夜，少游帶着書僮，觀賞燈彩，由于人潮擠逼，主僕失散。秦少游在尋找書僮時，與朝華邂逅。原來朝華是宦家侍婢，陪主人六少爺出外看燈失散。她那位六少爺因調戲婦女被人羣追逐毆打，少游護着朝華，救了二人性命。朝華極美，少游一見傾心，苦於無法相見，竟思憶成病，矇矓中見朝華來，少游便張臂前去抱她。

少游這一抱沒有抱着她，只摟了滿懷的空氣，他只得爬了起來，帶着點羞愧，苦笑着，向朝華說道：「你幹什麼來？難道你也在思念我嗎？」

「鬼——誰在思念你喲！」朝華愛嬌地說。她現在退得更遠了，當少游站立起的時候。

「朝華，你站得老遠的，敎我怎樣向你說話？走攏些，我不會吃掉你的。」少游這樣向她說。

「怎麼你一個人睡着。」朝華且不回答少游的話，也沒有挪動脚步。「我在門前聽見你和人說話的聲音，這才進來的，誰知沒有人在屋子裏，只有你躺在床上說夢話。」

「我在睡夢中見你來的。」少游說：「朝華，你聽見我的夢話了麼？是不是我在睡夢中也叫着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朝華瞪了他一眼，「我沒聽到什麼。」

少游鑒貌辨色，已知道朝華是聽到了，她一定聽見的，因爲自己在夢中的確曾叫喚過她的名字。

彼此沉默了一會兒，誰也沒有說話。但一種心曲，正在默默中傳達給對方。

「你的書僮呢？」朝華說，「難道他眞是失蹤了嗎？」

「沒有。」秦少游說着，向朝華前進了兩步，朝華現在再沒地方後退了，她已經退到牆角。

「爲什麼你不叫你的書僮進來？」朝華向正在前進中的少游說。

「叫他進來幹什麼？」少游向朝華恨恨地看了一眼，「難道你不敢單獨和我相對，一定要書僮在旁麼？」

「不是這原因。」朝華撅着嘴笑了笑說：「如果我不敢和你單獨對時面。我便不會進來了，是嗎？」

「是呀！」少游眼珠子轉了一下，「不錯，你進來時書僮根本不在屋子裏，但你仍舊敢進來。」

「所以我並不怕與你單獨相對。」朝華含情地向着少游。

「那末，爲什麼你要找書僮呢？」秦少游再向她問。

Original from

秦少游握着朝華的雙手訴說相思之情。

「夫人教我送來兩埕酒，一盒餅餌和一大堆的下酒物，現却放在外面。難道你要我逐一搬進來麼？」胡華到這時候才說出她到此的原故。

「你家夫人為什麼要送酒食給我？」秦少游問。

「那是因為你曾救了我，也救了她不長進的兒子。」朝華說：「當我把昨天晚上那樣危險情形，對夫人說了之後，夫人便很感激你。馬上叫人準備禮物，並叫我送來。」

「原來如此。」少游說：「那麼，我倒要多謝你才是，如果你不說，夫人就不會送禮了，不是嗎？」

「當然，我不說她是不會知道的。」

「但我却不能要這些東西。」少游突然這樣拒絕。

「為什麼啊？」朝華不勝詫異地，向少游呆視着。

「我和你家夫人並不認識，不好收受她的禮物。還是請你帶回去吧。」秦少游說。

「你這個人哪！」朝華帶着點責備的口吻說：「為什麼這樣難攪，蹩扭得像個小孩子似的。」

少游搖頭道：「不是鬧蹩扭，只是不想亂取。」

「難道你要我把這些禮物仍舊拿回去麼？」朝華困惑地看着少游。「這樣，夫人一定要責備我，說我沒有本事，連送東西給人也不被人接納。」

「那為什麼你自己不可以把禮物收下來嗎？」少游說。

「我自己？」朝華顯得更加困惑了，「我要它幹什麼？」

「你可以拿它來轉送給你心中所敬愛的人，像我之類。」秦少游慢吞吞地向朝華逐個字說。

「唷！」朝華說：「你怎知道我心中所敬愛的人就是你？」

「我也沒說一定是我。」少游強辯着。「我只說像我之類罷了。」說罷他含着微笑向朝華凝視着。

「沒有，」朝華說：「連像你之類的人也沒

有。

「那末，你心中敬愛的是誰呢？」秦少游說：「一個人的心中，無論他如何愚蠢，也有他心中所敬愛的。」

「我只敬愛我的父親、母親、姊姊，還有我愛我的小弟弟。此外，不會敬愛過什麼人了。」

朝華盈盈斜看着少游說。

「哈哈！」秦少游仰天笑了，「你的父母早已把你賣給豪門作爲使女了，你連他們的消息也不知道，你的姊姊，你的弟弟，你會敬愛他們，騙那一個？」

朝華給少游說穿了心事，臉上不禁熱辣辣的，不錯，她好些年都沒有得過父母的音訊了，自從她父母立下了斷賣女兒的字據後，他們便去如黃鶴。現在，她縱然思念，也沒有可能見着了。至於姊姊弟弟，她根本就不會有過。

想起了父母，朝華一陣心酸。沒有不愛兒女的父母，可是在生活的壓迫下，他們不得不棄了自己的兒女，以免一同流轉溝壑，一同餓斃。她不忍埋怨自己的父母。事實上至今她還是敬愛他們的。

於是他向少游說道：「難道你不敬愛你自己的父母嗎？」

「但除了父母之外，你却還有敬愛的人。」少游這樣說着，同時用手向自己指着，「這個人，就是了。」

朝華顯然給秦少游這一句話所感動了。於是她點頭答應道：「我說不過你，也罷，這禮物就算我送給你的，你現在教人搬進來吧。」

「忙什麼呢？」少游說：「放在門外，自然有人搬進來的，朝華，趁現在房間裏沒有人，我們談談心事吧。」

「不，我沒有心事可以談的。」朝華說。

「可是我却有不少的心事。」少游向她進前一步。這次朝華却向旁邊一閃，離開了牆角。但她並沒有走到門口去，只向床邊放着的一張椅子走去。大概她站得累了。

「那末，你就說吧。」朝華坐在椅子上，輕輕嘆息着說。

「朝華，我爲你生病了，你知不知道？」秦少游轉過身子來，朝床上走去，坐在床沿上。現在，他們的距離是非常的接近了，彼此的呼吸可通。

「你病了嗎？」朝華說着向他的臉上看了一眼，很快的便低下頭來，「真的，你瘦損了呢！」

「相思是令人瘦損的。」少游說：「可是我自己沒法排除它，朝華，你忍見我這樣一直瘦下去麼？」

「這關我什麼事？」朝華紅着臉說：「又不是我叫你病的。」

「但我却的的確確爲你而病呀！」

「那只是閣下的事。」朝華閃電似的看了他一眼。

「朝華，老實說：我真是愛你，你使我瘋了，假使我得不到你的話，我即使不死也將會毫無樂趣。朝華，你嫁了給我吧，我們要終身作伴侶。」

朝華端然坐在那裏，低首沉思。她已是個懷春少女了，對於少游的話，當然不免有動於中。但她知道女孩子的貞操是高於一切的。她不能夠隨便聽了別人的花言巧語，而把女人的身體獻了出來。

秦少游鑑貌辨色，已知道朝華對她實在已經心許了，女孩子婚嫁的事情，向來是不肯爽快答應的。即使心裏非常願意，也一樣要羞怯一下。

於是他把朝華的手，搶了過來，握在掌中，懇切地說道：「朝華，你答應了麼？」

「我不知道。」朝華紅着臉掙脫他的手。「你去問我家夫人吧。」

「你至今還沒有告訴我，你家的夫人是誰？」秦少游說：「教我那兒去找她商量？」

「你在騙我。」朝華向他瞪着眼，「你不會不知道的。」

「我怎會知道？」少游詫異地說。

「你已經到過我家了，」朝華解釋着，「雖則沒有進去過，但你不會不認得那門口。」

「不錯我認得的。」少游說：「但那門上並沒有任何標誌揭着什麼人的府邸，不是嗎？」

「當然沒有。」朝華說：「但你可以向別人打聽一下，在京師裏，這家大宅子，幾乎無人不知的。難道你竟然沒有打聽過嗎？」

「沒有。」少游搖了搖頭。

「那末，你顯然並不是因我而害病的，假如你真正是這樣愛我的話，你自然會打聽。」

少游聽說：不禁失笑了。他忍着笑對朝華說道：「我本來是應該打聽的，可是，我病了連門也不能出，敎我向誰打聽呢？」

朝華聽說，想了一下，然後說道：「那末，這是我錯了。我應該告訴你的，我家是段諫議的府第，段諫議死了，府中現由夫人主持。夫人的五個兒子，都在外府做官，很少有囘家的時候，只有六少爺在家裏，陪伴着夫人。我是夫人的貼身侍婢。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少游說：「你家的六少爺，娶了妻子沒有？」

「如果他成了親那倒好了。」朝華說着面有憂色，「那倒要省了許多耽心。」

「你耽心他什麼？」秦少游困惑地向她問着。

「那天看燈的事情，就够使人耽心的了。」朝華說，「他就是喜歡胡鬧，一天到晚喜歡調戲婦女。想女人想得瘋了。」

「呀！」那就難怪你耽心，連我也不免耽心起來了。」少游說。

朝華朝少游瞟了一眼，問道：「可又來了，這又不關你什麼事，爲什麼你也耽心起來呢？」

「不關我的事，却關你的事。朝華，他既然是這樣的胡鬧，到外面調戲女人，他總不會放棄家中現成的女人吧？」

「唷！你怕他調戲我麼？」朝華滿面通紅的說：「他可沒有這胆量。他雖然不怕夫人，却要怕我。」

「怕你？」秦少游嚴笑着，「從來我沒有聽到過這種新聞，主人會畏懼一個婢子？」

「你不知道的。」朝華紅着臉說：「我自然有辦法敎他怕我。」

「那是什麼辦法？」秦少游緊緊追問着。

「我不告訴你，你的口疏舌快。」朝華仍舊忸怩着。

「不，我的好人，你告訴我，我保證不再向任何人說。」

「我們的六少爺最怕癢，他如果接近我時——」說着她伸起一着指頭，「我便用指觸他的肢窩，他便軟了。」

秦少游啞然失笑道：「原來你有這種法寶。可是，你的法寶如果對我，那就會失效的，我向來不怕癢。」

「我也不會搔你的肢窩的。」朝華說。

「爲什麼？」少游瞪視她，「難道只有你家的六少爺有這資格給你搔麼？」

「不是這意思。」朝華帶着笑意說：「六少爺侵犯我，所以我才要自衞。至於你，我相信是不會侵犯我的。」

「當然不會侵犯。」少游說着把手臂向她的身上環抱，「我們是相親相愛的神仙眷屬，誰也不侵犯誰。」

「你這樣便是侵犯了。」朝華推開少游的手，「我家少爺還不致像你這樣抱我呢，還說不侵犯麼？」

「這怎可以說是侵犯？」少游涎着臉說：「這只是一種親愛的表示罷了。」

「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便抱我，這就是侵犯。」朝華說。

「那麼，我現在徵求你的同意吧。我猜你一定不會拒絕的。」

「你猜錯了。」朝華向後畧移動身體，「我還是拒絕你。」

「這不是開玩笑麼，朝華？」少游苦着臉說：「我向你斯斯文文的徵求同意，你却拒絕，如果我不徵求你同意，你又說我侵犯了你。敎我如何才好？」說罷廢然嘆了一口氣。

「你應該向我家夫人請求要娶我。」朝華說：「如果夫人肯讓我嫁給你，我自然不會拒絕。」

「可是，我並不認識你家夫人呀。」少游皺了皺眉。

「你在京師裏當然有親友是做官的。」朝華說：「只要是做官的人，沒有那一個不認識我家，你可以托親友去對夫人說，要聘我作妻子。夫人必問我的意思，我不反對便是。」

「妻子？」少游暗吃一驚，「我已經有了一個妻子的了。」他這樣想着，「我怎能娶一個侍婢作妻子呢？」

可是，少游並沒有把家中有妻子的事，對朝華說出，他想，這件事還是日後慢慢再對她說的好。

少游對朝華說：「他準備托謀人向段夫人說親，可是，他恐怕段夫人不會答應。段夫人愛她的幼子，很可能把朝華留給她的兒子作姬妾，而不肯將她嫁給外人的。」

當他把這種考慮對朝華說了之後，朝華苦笑

道：「不錯，夫人早已有這意思，但我已經向她表示，無論如何，不會嫁給六少爺的。」

「為什麼你不喜歡她呢？」少游說。

「第一我不願意嫁給別人作妾，而夫人也不願娶一個妾婢為妻。第二，我不能忍受丈夫亂攪女人，不論美醜，都是喜歡的，這教我怎能夠忍受？」

少游聽了，又是一驚，朝華實在太不自諒了，她做着人家的婢女，卻一定要嫁人為妻，而且不許丈夫有姬妾，在這年頭，誰家沒有三妻四妾的，她有什麼辦法控制丈夫呢？」

使也更要考慮的是，娶了朝華同去，當她發現自己已有妻子之後，他會不會翻臉，出走或自殺。假如她真會如此，與其日後鬧出事來，不如趁早斷了念。

朝華見少游沉吟不語，便問道：「你想什麼呢？」

「沒有，我沒有，我沒有什麼？」少游瞿然地說。

「你也是個花花公子吧？」朝華說：「你不敢答應我以後不再愛別個女人？」

「不，不是的，朝華，我可以發誓，娶了你之後不再愛別個女人，可是，可是——」少游說不下去了。

「可是什麼？」朝華追問着，「可是你家裏已經有了妻妾麼？」

在朝華追問之下，秦少游不得不承認家裏已經有妻子了。朝華聽了，臉色馬上變得蒼白，她毅然向少游說道：「那末你爲什麼還要愛我呢？回家去愛你的妻子吧。」

朝華說罷翩然向房門走去。

「朝華，朝華，你聽我說——」秦少游提高嗓子叫着，一面追上去。可是，朝華沒有理睬他，連頭也不回，提起裙子來急匆匆的走遠了。

房門外面放着一些盒子，那是朝華送來的禮物。

秦少游茫然看着這些禮物，心裏十分難過。朝華的影子在他的腦裏印出來。一顰一笑，都是那樣美妙，美得同天上的神仙一樣，「這樣的一個美人，如今啊！」她慨嘆着，「她一去不復回的了！」

書僮回來了，他望着門前一堆禮物出神。「誰家送來的禮物，相公？」他向少游問着。

「搬進去吧。」少游沒好氣的說。「不許多問。」

書僮伸了伸舌頭，自把門外的盒子搬進房間裏。

少游追到大門外，四面張望，但朝華的影子也沒有了。他悵然的回到房裏來。

秦少游倍添惆悵的是，房間裏還充滿着朝華的衣香，他黯然嘆道：「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唉！」

書僮不知他的秦相公爲了什麼事情感慨，但他更不懂的是他的相公原本是臥病在床的，何以忽然又會起床，並且走到門外去。

少游又向床上躺下了。這一次他已不是相思，而是絕望的難過。朝華不肯作妾，自己又不便休妻再娶。看來這段情緣，只有變成一頁恨史，悠悠此恨，與天地終古了。

然而，當第二天少游睡醒時，意外地聽見書僮報道：「門外有一位娘子要見相公。」

「朝華，一定是朝華來了。」少游興奮地叫着書僮嚇了一跳，正要問時，少游已經飛也似的奔了出去。

朝華眼睛哭得紅腫，頰上淚痕瑩然，呆立在門外。少游見她的樣子，吃了一驚。

「朝華，你是怎麼啦？快進來啊！」少游拉着她的手，往裏一扯。朝華沒有表情，夢遊似的，向前跨了一步。

小書僮站在旁邊，瞪着眼瞧着他的主人。也瞧着朝華。

「滾出去，」少游向小僮說：「沒有我的呼喚，不許你進來，曉得麼？」

小書僮答應着，徑自走出去了。少游再對朝華說：「進來吧，朝華，你爲了什麼事，哭得眼睛也紅腫了？」

朝華走進屋子來，哇的一聲，伏在少游身上哭了，那眞是一場傷心的哭。直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少游不知道什麼原因，使她這樣傷心。可是，他知道現在是不能向她問的。即使問她也說不出來，唯一的辦法是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安慰着她，等她哭够了再說。

朝華的痛哭爲時並不太久，約莫過了片刻，她的哭聲逐漸停止了，替以一聲聲嗚咽。痛哭變成啜泣。

少游覺得她的情感比較平復了。於是他扶着她在椅子上坐下來，倒了一杯茶，遞給朝華道：「你喝杯茶吧，朝華，喝杯茶再告訴我，什麼人欺負你來？」

朝華向他投下感激的眼光，接過茶來，但她沒有喝，只放在桌子上。想了一想，待要說什麼，但才要開口時，又不免來了一陣抽咽。

「相公，我要死了。」朝華突然對少游說。

「夫人要把我給我們的六少爺作妾。」朝華哽咽着說：「當我向她試探她是否可以許我嫁你的時候，他便說不許我嫁給任何人，她準備把我留給她的小兒子。」

秦少游聽了，像一盆冷水照頭潑來，現在，他已無暇替朝華傷心了，他自己的失意，恐怕比朝華還要厲害。

淚眼相看，兩無語，凝咽着。

「秦相公，」朝華哽咽着說：「我是很有志氣的女人，我要立心不嫁人作妾的，無奈生來命苦，做過人家婢女的人，恐怕誰也不願娶我作妻子，這也罷了，但要作妾，也得嫁個出色一點的丈夫，像我家六少爺，根本不是人，只是個無賴紈袴子弟，到處調戲人家婦女，要我嫁他，那就不如死了還好過點。」說着不覺又流下淚來。

「可是，朝華，人死不能復生，你——你還是不要死吧，留得命在，我們仍有相見的機會。」

—未完—

打擂記

羅天

日本柔道國手

白金龍在上海不過兩年多的時間，大俠白爺爺的聲名傳遍上海城每個角落，尤其是窮苦的貧民區，那一家沒受過白金龍的好處，要感恩圖報，却又無從報答起，他們連白金龍的廬山眞面目也沒見過，年齡是老是少，身材是高是矮都不清楚，就算當面見到了，亦認不出來，所以他們竟想了一個絕妙的好主意，家家戶戶供起白金龍的長生祿位，朝晚一柱香，祝白爺爺長生不老，打遍天下無敵手，簡直將白金龍當成了是神。

然而這一來，却遭了地方上官府的大忌，非抓住白金龍不可，連租界當局，也疊次向上海道行文，要拘捕白金龍歸案。

清廷官員知道白金龍的厲害，自己萬萬惹不起，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于是跟租界當局會商，希望藉洋人之力捉住白金龍。

租界當局的權力本祗使用于租界以內，洋人正想找機會向外發展勢力，當下一說卽合，地方官府准許洋人越界捕捉白金龍。

租界當局也知道白金龍不是好惹的，單靠現有的捕房中人員，絕對不能成事。于是，他們要以抓住白金龍爲榮，又欲藉此向外發展勢力，不得不向自己的政府討救兵，也自行聘請有名英雄好漢，來跟白金龍較量上下。

那時候的租界有好幾處，誰也不甘示弱，日租界距離本國最近，聘請的好手最先到達，是一名柔道十段國手，名叫犬養藏二郞，還帶了四名

入室弟子，浩浩蕩蕩，來到上海。

柔道爲徒手搏擊之技，類似中國拳術，在明朝末年時武林名家陳元贇東渡日本，將拳術投于日人弟子，其後日人又變通損益，另立名目爲柔道，相互摸擊，以練身體，成爲中國武技之另一支流。那犬養藏二郎的年齡還祇在三十左右，兩年前已名列九段，那時候日本全國各地，能名列九段的亦不過四五人而已，然而這四五人都不是犬養藏二郎的對手，三招兩式之下，俱都落了下風，心悅誠服認輸，于是犬養藏二郎在全國一致公認之下，再晉級爲十段，取得柔道國手榮銜。在柔道界中能取名列十段，成爲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次。

犬養師徒一行五人，抵達上海之後，日租界當局立卽設下一個引魚上鈎之計，急不及待地先動手。計劃是在城隍廟擺下擂台，犬養藏二郎爲台主，聲明以武會友，發展中日兩國邦交，連絡人民感情，擂台四周埋伏下日籍軍警，場上又有日籍便衣武師，單等着白金龍到來，犬養藏二郎能贏固然好，萬一失敗，就着動用軍警，四面包圍，非當場捉住不可。

城隍廟是在南市，爲九流三教江湖中人物聚集之區，日本人選定這個地方，其中也有深意，可笑當時的地方官，顢頇胡塗，不學無術，連喪權辱國都不懂，眼睜睜地望着日人軍警開進華界來，還沾沾自喜，大表歡迎，擂台旁特地貼出一張告示，並派了一名守備，帶了五十名槍兵，坐在台前鎭壓。

從犬養師徒抵達上海的那一日，上海城裏就紛紛傳說開了，城隍廟前要擺擂台，然而那祇是傳說而已，直至城隍廟前動工開始造擂台，上海道衙門也正式貼出告示，定下日期，並且鼓勵武林好漢，江湖豪傑前去打擂台，保持國家榮譽云云。那簡直轟動了上海城，尤其是那些做小生意的，莫不希望賺點錢。

這準備時間足足化了一個月，大江南北的各家各派武館也都派出了高手，前往觀戰，有機會時亦欲上台一顯身手，藉此發揚本門光榮，一挫日人銳氣。

就在這一個月時間內，那英法等租界所聘請來的人物亦都先後抵達了。公共租界所請的是一位美國人，名叫佐治威廉士，是西部牧牛童出身，擅用雙槍，百發百中，有神槍手之稱。

從法國來的是一位擊劍手，得過歐洲擊劍賽冠軍，有小羅賓漢的外號，長得英俊挺拔，爲人亦風流不覊，他這一次受聘到上海來，亦是在報章上聞白金龍之名，又久仰東方古國繁華，借此機會來會一會白金龍，亦可以順道遊歷一次。

英國人的性格最保守，作事也最認眞，所以這一次英租界向國內請調來的竟是一位聲譽卓著的名探長，名叫積克湯姆生，在蘇格蘭場工作二十年，經手所破的巨案不知凡幾，年齡已在四十以外，身材修長，外表文質彬彬，就像是一位有教養的紳士。

互爭先後　各不相讓

這幾個人一來到，各國租界當局又秘密開了一次會議，那位神槍手佐治威廉士頻頻埋怨着，說是不等他趕到就擺擂台，要不然他的雙槍可以先跟白金龍較個上下，準能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那位小羅賓漢也搶着爭功，單憑他的一柄利劍，取白金龍易如反掌。

那位日本的柔道十段高手犬養藏二郎怎肯認錯，急的大叫道：「你們也不用怪我，誰讓你們不早點趕來，現在擂台已經擺下了，難道我還能臨陣退縮麼？你們要跟那姓白的較量你們自己去想辦法好了。」

佐治威廉士用鼻孔哼了一哼，右手悠閒地拔出左輪槍，食指穿進護圈內，拇指一撥槍管，滴溜溜打了幾個圓圈，才冷笑道：「我當然有辦法，你擺你的擂台，我自己會去找他，我找他決鬥，就憑這一根槍在他身上穿一個洞，不就什麽問題都解決了。」

有小羅賓漢之稱的羅蘭斯先生撫掌笑道：「好主意，好主意，威廉士先生，你這個主意不錯，不過我有一個請求，希望決鬥場上的是我，而不是你。」他一面說，一面站起身，左手向上一抬，右手一幌，向前一伸，比了一個擊劍的招式，又呵呵大笑道：「我這一劍迅如雷電，快若追風，不知多少有名的英雄好漢傷在這一劍之下，諒那白金龍也難逃這一招。」

佐治威廉微帶慫意道：「羅蘭斯先生，雖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敢，然而你不能搶在我的前面，理由很簡單，因爲這是我想出來的主意。」

羅蘭斯帶着不屑的笑容道：「然而，那是不

公平的，威廉士先生，你仔細考慮過沒有？」

威廉士勃然大怒道：「你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以爲我是用不公平的方法去求取勝利麼？那你簡直對我是侮辱。羅蘭斯先生，請你留意你自己的言辭。」

羅蘭斯却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分辯道：「威廉士先生，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說，你慣于用左輪手槍，然而這種武器在東方却是罕見之物，或許連如何使用都不懂哩！威廉士先生，我這樣說你不會反對吧！」

威廉士的確沒考慮到這一點，不覺呆了一呆，然而他嘴上仍然不肯認輸，期期艾艾分辯道：「或許……那個叫什麼白金龍的也是一名槍手……。」

羅蘭斯呵呵大笑，說道：「那是你的想法，希望如此，然而我可以告訴你，我不需要你那種想法，我跟他用最古老的武器决鬥，那是一柄劍，僅僅一柄劍而已，威廉士先生，你該懂了吧……。」

威廉士啞口無言了，只好氣忿忿的將手槍插回腰際，嘴上依然咕嚕道：「他不會用槍，責任不在我，誰要他不會呢？反正他不敢接受我的挑戰，他就是懦夫，我要叫他滾，永遠不能進上海城。」

羅蘭斯更得意了，右手劃了一道圓弧，又做了一個姿態優美的擊劍招式，才右臂向回一收，含笑四顧道：「各位先生，看樣子該由我先出手了。」

話聲落處，那位日本柔道國手犬養藏二郎早已一躍起身，右掌一拍胸膛，大聲笑道：「羅蘭斯先生，你的劍招雖然厲害，却還輪不到你，你的武器古老，我的武器比你更古老，是人都有，可稱之爲原始武器。」一面說，一面拉開馬檔，雙掌幌了一幌，比了一個招式。

羅蘭斯又呵呵大笑道：「犬養先生，你又錯了，按照西方規矩，决鬥只有用劍，或者用槍，却沒有使用拳頭的，你當是婦人女子打架麼？」

犬養藏二郎一聽這一句語帶譏刺的話，立即怒不可遏，雙拳一挺，一個箭步衝至羅蘭斯前面，暴聲道：「這擂台是我擺下的，我就是當然的台主，誰要越過我的前面，須要問問我的拳頭。」

羅蘭斯昂然一點頭道：「也好，咱們先來一場挑戰賽，决定誰任台主。」

那神槍手威廉士正苦插不上嘴去，這時乘機跟着叫道：「好主意，好主意，挑戰賽中當然少不了我的份兒，來來來，咱們先抽簽决定次序。」

你的主意行不通

這三個人自命不凡，毫不相讓，所謂雞籠裏造反，自己先亂了起來，那坐在一邊的湯姆遜探長微微含笑，不作一辭，這時才插嘴道：「你們都不用到爭，讓我來作公正的分配吧！」他轉過頭去，又道：「威廉士先生，你外號神槍手，就先派你上陣如何？」

威廉士大喜道：「我早知道湯姆遜探長是最公正的，謝謝你的委派。」

犬養同羅蘭斯面色一變，正欲出口責問，却又見湯姆遜眼色示意，繼續道：「威廉先生，恕我再問一句，你如何找到白金龍，又如何向他挑戰呢？」

威廉士不假思索道：「那還不容易，我去酒吧等候，用酒潑到他臉上，以最汚穢的言語激怒他，使他不得不向我挑戰……。」

湯姆遜探長忍俊不禁，噗哧一笑道：「酒吧裏，你怎樣能認出誰是白金龍？」

威廉士又不假思索道：「那更容易了，凡是出頭露臉稍有名聲的人物，酒吧的侍者沒有不認識的，我問一問不就行了。」

湯姆遜大笑道：「主意倒是不錯，然而上海城不在貴國的西部，要不然倒大可以按你的計劃使行。」

威廉士微微一怔，脫口問道：「難道上海城中沒有酒吧麼？」

湯姆遜笑容一斂道：「酒吧倒是有，不過只有幾家，都開設在租界上，而且中國人沒有進酒吧的習慣，進去的酒客都是像你我之流，酒店的侍者也絕對不會認識白金龍。」

威廉士不覺又是一怔，方訕訕笑道：「原來還有這麼多麻煩，我得另外想辦法了。」

旁坐的羅蘭斯大笑接口道：「威廉士先生，看情形還得由我先動手。」

湯姆遜一轉頭道：「羅蘭斯先生，你又有什麼好主意？」

羅蘭斯毫不遲疑道：「我會出高價，雇一個

認識白金龍的人，再慢慢找機會設法……。」

湯姆遜不等他說完，已插口說道：「不是我掃你的興，你這個主意也一樣行不通。」

羅蘭斯有些氣惱了，冷笑了一聲道：「湯姆遜先生，在蘇格蘭場你是探長，然而此地是上海城，你無權指揮我，你知道麼？」

湯姆遜探長笑道：「我不是指揮你，只是要提醒你，全上海城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認識白金龍，要不然上海道出的一千両銀子的賞格，早就有人去認領了。羅蘭斯先生，我不知道你準備出多少錢？」

羅蘭斯不也覺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眼睛直瞪着威廉士，相對苦笑。

更改了幾個字

那犬養藏二郎得意笑道：「湯姆遜探長說的對，倘使那姓白的如此容易找到的話，租界當局也用不到請我們來了，大日本皇軍早可以將他拘捕。」

湯姆遜探長又轉向犬養道：「現在，我再談談你的計劃，恐怕也未必行得通。不錯，你在城隍廟前擺下擂台，挑戰江湖各路英雄，然而你沒有指明是白金龍，白金龍也就未必會來，你有把握他能一定上台麼？」

犬養藏二郎吃這一句話問住了，搖了一搖頭道：「這當然沒把握，不過這是上面的意思，並不是我不敢向白金龍挑戰，而是不能公開，要做得不貼人口實才好，這裏面的苦衷，當然你也明白。」

湯姆遜探長點頭道：「我當然明白，不過你這樣做，白金龍即使上台了，你也不會認得。」

犬養藏二郎脫口道：「上台比武的人，都要留下姓名的，我怎會不知道？」

湯姆遜笑道：「白金龍的臉上也沒有刻出姓名，他不會隨便用個假名麼？」

犬養藏二郎又搖着腦袋道：「那就沒辦法了，我只有走着瞧。」

湯姆遜探長大笑道：「你沒有辦法，我却有辦法，非逼得白金龍上台來不可。」

犬養大喜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威廉士跟羅蘭斯也都望着湯姆遜探長，臉上更現出不信的神色。

湯姆遜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道：「我雖然初次到中國來，然而一路上我都在研讀東方人的書籍，到達上海以後，我和更多跟中國人接近，藉以獲得知識，聽說中國人的擂台，左右的台柱子上少不了一副對聯。」

犬養藏二郎不迭點頭道：「探長，看不出你還是一位中國通，你說的對，擂台上當然少不了一副對聯。」

湯姆遜又道：「對聯上是不是寫的：『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龍』這一副？」

犬養藏二郎又點頭道：「當然是了，反有正一副就行，管他寫什麼哩！這一副最常見，就用這一副，難道你對中國文字還有研究，想自己寫一副。」

湯姆遜探長大笑道：「我對中國文字一竅不通，你別取笑了，不過我的職業是偵探，對任何學問都有興趣，所以我便在這一副對聯上動腦筋。當然了，我也向中國的讀書人請教，你知道『紹興師爺』這個名稱麼？」

那威廉士與羅蘭斯二人瞪目相對，根本聽不懂湯姆遜所說的內容。犬養藏二郎雖然是日本人，所謂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的民族，却也不知道「紹興師爺」是怎麼一回事，當下搖着頭道：「探長，我的見識不及你，請你解釋一下吧！」

湯姆遜道：「按照西方的制度來說，『紹興師爺』就是官府中的幕僚，等于政府中的文官，處理一切公文，上行下達……」

羅蘭斯搶着插口道：「湯姆遜先生，敝國總領事曾經對我說過，發生任何難解決的事情，都可以直接去上海道衙門，找徐道台理論，你想想，徐道台是上海城最高的行政官員，有了他又何必去找他的幕僚。」

湯姆遜呵呵笑道：「你只其一，不知其二，『紹興師爺』刁鑽古怪，狡計百出，他在對聯上輕易改了幾個字，意思就不大相同。」

犬養藏二郎急于要知道內容，忙道：「湯姆遜探長，請你快說個清楚吧！後天就是開擂之期，要改動還來得及。」

湯姆遜微微一笑，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片來，說道，「我也不認識中國字，不過我懂得這上面的意思。」

威廉士與羅蘭斯當然也不認識中國字，只好望着那張紙片眼光光，那犬養藏二郎是日本人，對漢字多少有些程度，一眼之下，已指着那張紙片

的最後三個字，說道：「這不是那白金龍的姓名麼？」

湯姆遜大笑道，「對了，對了，我對這一副對聯用中國音唸一唸。」他停止笑聲，又調正了一下喉嚨，才一個字一個字操着洋腔道：「拳打南山黃斑虎，脚踢北海白金龍。」接着又將意思解釋了一遍。犬養藏二郎首先拍掌道：「妙極，妙極，中國文字實在妙用無窮，這分明是向白金龍挑戰，那怕他不來。」

威廉士與羅蘭斯更沒有什麼說的了，除了連聲稱好以外，心中更暗暗欽佩不已。

湯姆遜只說了一番話，已使座上三位高手傾倒，無形中成了首領，當下又笑了一笑道：「犬養先生，你快去準備吧！這擂台是你設下的，當然你是台主，我跟他們兩位暗中協助你，隨機應變，務使那姓白的束手就擒不可。」

犬養藏二郎接過那張紙片 趕緊回去準備．那威廉士羅蘭斯也不敢爭論，服服帖帖的接受分配。

介紹正副台主

兩日時間已過，到了第三日的中午，正是擂台開場之期，那城隍廟前早就人頭洶湧，一片熱鬧，尤其那做小生意的，各自佔了位置，有的還搭上棚架，佈置桌椅，眞比平日廟會不知要鬧了若干倍。

那擂台是建在廟前的大曠地上，台高一丈八尺，橫闊各約三丈許，面積寬大，足够幾對兒厮殺。台頂正中又掛着一塊橫匾，上面寫的是「以武會友」，左右的圓柱子上更懸着一副對聯，正是湯姆遜探長所說的那一副，上聯是「拳打南山黃斑虎」下聯是「脚踢北海白金龍」。

主台的左右兩側，又各有一個小台，是準備給彈壓的官兵，以及台主等休息用的。

台前更張貼着一張上海道出的告示，說明台主犬養藏二郎擺擂目的，僅是以武會友，發揚中日固有武技，連繫中日邦交，一片官樣文章。告示後面又有比賽章程，什麼能擊敗合主者獎銀一千兩，能擊敗副主者獎銀三百兩之類，最後又規定生死存亡，各安天命，事後不得有任何異議，或討索賠償。此時台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台上却還是空空蕩蕩，除了左翼的小台坐着一名官兒之外，其它還不見人影。直至午末時分，才聽得遠處一陣皮鼓「咚咚」聲，軍樂悠揚悅耳，一隊人馬，徐徐而來。

台前瞧熱鬧的人羣俱都回轉頭去，雜亂聲道：「來了，來了，那擺擂台的日本人來了。」

是的，犬養藏二郎率領四名徒弟來了，前面是一隊軍樂隊，他騎着一騎高頭大馬，腦袋上紮着黃色絲帶，身穿緞質和服，閃閃發亮，腰上又繫着一條黃絲帶，身材不高，却長的粗壯結實，

那四名徒弟也騎着大馬，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一字兒橫排開，跟隨乃師馬後，挺胸凸肚，氣焰萬丈。最後又是一小隊大日本皇軍壓陣，人數總有四五十名，一律黃泥制服，紅皮長靴，槍尖上更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步伐一致，動作整齊，有一股銳不可擋的氣勢，令人不由自主的暗中叫一聲好。左翼小台坐着的清廷官員趕不及的下台去迎接，將犬養師徒接上擂台，這時又來了五六輛馬車，車廂裏坐的是外國人，穿着清一色的燕尾禮服，也都走上擂台去，站立台口。

台前的那羣老百姓看得莫名其妙，最初以爲那些洋人是來打擂的，可是看他們的外表，又是文質彬彬，斯文一派，穿的更整整齊齊，那像是打擂的樣子，心中正自猜疑不定，却又聽得一陣軍樂響，接着台口出來一名穿和服的日本人，哦哩咕嚕，說了一通，誰也沒有聽懂，好在他還帶來一名日語通譯，將他的話又傳譯了一遍，無非是和睦邦交，發揚東方傳統武技，那些陳腔濫調。台下的老百姓只懂得瞧熱鬧，誰有耐心去聽這長篇大論的演說，正自覺得不耐煩，好在台上的日本人也知趣，草草結束，接着是宣佈打擂開始。那位日語通譯又將担任正副台主犬養師徒逐一介紹，台上的那十幾名洋人也退到右側的小台去，台上完全空出來了，只等有人上去打擂。

三招兩式　輕易取勝

台底下到達的江湖各門各派的英雄不少，已自聚集一起，然而他們在沒看清楚犬養師徒的實力以前，誰也不敢貿然上台動手。

那犬養藏二郎等的不耐煩了，昂然站在台上，手舞足蹈，大聲叫罵了一番。

台下的人都懂得是在挑戰，然而候了半晌，依然不見有人去應戰。

連那四個徒弟也等的不耐煩了，躍躍欲試，各自走了一路拳脚，慢吞吞的，毫不起眼，而且

他們都光着脚板子，不穿鞋，很少見到飛腿起脚的招式。

台下又紛紛談論開了，都覺得那四名徒弟的本事不過如此，那師父當然也好不了許多，這樣的功夫，也敢來出道闖萬，而且還敢打到中國來，胆子可真不小。那犬養藏二郎又高叫了一陣，氣焰不可一世，這時才見人羣中起了一陣騷動，一個身材粗壯的漢子擠向台前的木梯去。

那日語通譯趕緊迎在台口，問道：「你掛號了沒有？」那漢子搖幌着摸袋，詫異聲道：「我又不來看病，為什麼要掛號？」

那通譯蹙了一蹙眉尖，又道：「你叫什麼名字？準備找那位師父較量。」

那漢子的口齒有些不清楚，磕磕巴巴的答道：「我叫王阿四。我先問問你，打倒一個日本人，是不是可以得三百兩銀子？」

通譯點頭道：「四位副台主，只要你擊敗任何一個就有三百兩銀子，少不了一絲一毫，倘使能擊敗正台主還更多，一千兩銀子………」

王阿四不等他說完，已眉笑眼開接口道：「夠了，夠了，三百兩銀子足夠我娶媳婦了，我也不想多要。」說完話，又向那四名徒弟看了一遍，指着一個比較瘦的道，「我就跟他較量一下好了。」

台底的人有認識王阿四的，紛紛談論道：「那不是挑水的阿四麼？他幾時又學過功夫？」

也有人道：「阿四有些氣力，普普通通五六個人不是他的對手，大概他看出門路來了，要去撈一筆外快。」

台上的通譯早將阿四的說話傳譯給犬養藏二郎，那被指定的徒弟名叫宮本勇正，趕緊向師父行過禮，然後向擂台正中一站，又向王阿四鞠了一躬。王阿四是粗人，怎懂得禮儀，呆呆站在一邊，瞪目相向，動也不動。

那宮本勇正一鞠躬之後，立即出手進招，只見他腰一塌腿彎，就像一頭猩猩似的，雙臂向前一張，一個箭步，撲上前去。

王阿四想不到對方會來的這樣快，剛自右手一橫，護在胸前，也不知道對方施展的是什麼功夫，只覺得右小臂吃對方一扣，一陣大力蕩來，頓時身不由主的飛上半空，滴溜溜翻了一個筋斗，「叭」地一响，摔了個四脚朝天，重重的落在地板上。台下的看客嘩然大叫起來，好在那宮本勇正一招得手，並不乘機進擊，反悠閒的立在一邊，望着那王阿四慢慢爬起身。

王阿四一沾就吃了一個虧，這一下摔的他莫名其妙，胡裏胡塗，也不知如何會躺下去的。幸而他身體長的還算結實，平時又做慣苦工，皮粗肉厚，四肢活動了一下，也就沒事。

台底下又紛紛談論開了，外行的只懂得瞧熱鬧，內行的也一時摸不到門徑，原來這日本的柔道雖然由中國流傳過去，中間經過一番去蕪存精的改良工夫，已另成一格，不復是中國各家各派拳脚面目。

王阿四起身之後，這一次可留意上了，他原有些笨力氣，這時趕緊站穩馬檔，先固下盤，找機會沾近對方身體，再以力拼力。

宮本勇正早看出王阿四的路數，根本不將他放在心上，有恃無恐，更欲藉這個機會，露一露自己本事，所以他慢吞吞的向前逼近了幾步，雙手作環抱，似欲去抓王阿四的手臂。

王阿四也乖巧，右手向前一伸，迅速一縮。宮本勇正一抓下，他已是轉身移步，繞到宮本勇正左側，左臂突起，攔腰就抱。

宮本勇正一手抓空，似乎來不及變換招式，一下吃王阿四抱住中腰，急得雙手向下一落，扣住對方手腕，用力掙扎。

王阿四好容易佔了上風，一招得手，豈肯饒人，趕緊左脚一邁，又向前一步，正好繞到宮本勇正的背後，前胸緊貼着對方後脊樑，右臂跟着伸出，雙手環抱住對方腰上，丹田氣一提，嘴上暴喝了一聲起，雙臂同時用力向上一抬，只見那宮本勇正已是脚不沾地，全身懸空。

台下的看客紛紛喝采鼓掌，為王阿四打氣，到底王阿四是中國人，中國人當然希望中國人取勝。

台上的王阿四更是精神抖擻，雙膀左一幌，右一幌，將抱着的宮本勇正兩邊亂搖，接着嘴上又暴喝了一聲，大叫道：「小子，你也與大爺躺下吧！」語聲落處，雙臂猛地向下一摔，宮本勇正的身軀也跟向下就倒。

然而就在這剎那之間，只見那宮勇正右手疾起，從自己肩部繞到王阿四的腦袋後，自己雙足剛一沾地，立即腰一塌臀一聳，右手猛地向前一用力。

台下的觀衆都以為宮本勇正吃不住這一摔，正看到緊張處，却已見王阿四的身形已凌空倒豎

起來，滴溜溜一個懸空筋斗，轟地一响，直挺挺摔在木板上。這一下可摔的不輕，王阿四昏了半晌，才徐徐睜開眼睛，半坐起身子。

宮本勇正依然不乘機進招，只是氣定神閒的負手而立，操起日語問道：「你認輸了麼？」

王阿四怎能聽得懂，好在那日語通譯在旁，代爲傳話道：「你認不認輸？要是不認輸趕緊起身，再走幾招，倘使認輸的話，立刻下台去，別躺在地上詐死。」

王阿四直摔的腰酸背痛，那根頭骨像是要斷了的一樣，當下那敢再嘴硬，忙不迭的說道：「認輸，認輸，看來我沒有運氣，這三百兩銀子不容易賺。」說完話，頭也不回，一溜烟的向台底下走。台前的觀衆响起了訕笑聲，也响起了嘆息聲，王阿四固然是自不量力，然而總是自己同胞休。戚相關。

像是沾衣十八跌

台上的犬養藏二郎却得意了，拉起宮本的右臂，繞台走了一圈，表示勝利，接着又狂聲高叫了一番，向台下的羣衆挑戰，氣燄之甚，旁若無人。這時東北角上早觸怒一名少年英雄，恨恨地向他身旁的一個中年人道：「師兄，這倭奴實在太欺人，放着咱泰山楊家在此，難道就任他耀武揚威不成麼？」

那中年人搖搖頭道：「你用不到性急，反正這擂台又不是十天八天就完了，時間長着哩！足足有一百天，三個多月，而且三兩天內師傅就可以趕到，有他老人家在，咱泰山八卦門準吃不了虧。」少年人又忿怒聲道：「咱中國境內，却容日本倭奴來擺擂，這分明是目中無人。」

中年人嘆口氣道：「誰說不是呢？這一趟老師傅親自趕到上海來，就是爲了掙這一口氣。」

少年又道：「聽說嵩山白鶴門，衡山黑虎門，華山形意門，恒山六合門，這五大法的掌門人都要趕來上海聚會，各率本門高手，與倭奴決一雌雄。」

中年人點點頭道：「不錯，所以我勸你耐心等候，好戲還在後頭哩！」

少年向台上望了一眼，又默然了半晌，忽又問道：「剛才上台去那個姓王的是那一門弟子，看他毛手毛脚，也不像練過功夫。」

中年人笑道：「你沒聽到附近人談論麼？他根本是做粗活的窮漢，有些笨力氣，一時沉迷心竅，妄想去得那三百兩銀子，當然不是別人對手了。」

少年人又沉思着道：「那倭奴也眞有幾手，別看他沒有路數，似乎很笨，却出招奇疾，每于千鈞一髮之際制敵機先。大師兄，你入門的時候比我早，各門各派的武學也見得比我多，你到底看出來沒有，倭奴的柔道，跟我國那一派功夫相似？」中年人搖搖頭道：「難說，難說，這柔道兩個字也是最近方聽到講，以前誰見過。倘使硬要將剛才那幾招來比較，倒有些跟『沾衣十八跌』的招式相類似。」

少年不同意道：「大師兄，你將那倭奴的功力說的太高了，『沾衣十八跌』乃是武學中最上乘的絕技，會者已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那倭奴算是什麼東西，怎能學得到？」

中年人笑道：「你也不要太輕視人，若不是有幾手絕技，怎敢飄洋過海到我中國來？」

少年又氣忿忿的低頭不語，呆立了半晌，忽又一抬頭，指着台邊的木柱子道：「大師兄，你看這副對聯好怪，舊時總寫『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龍』，想那倭奴不識中國字，却改成什麼黃斑虎，白金龍，這不是成了大笑話？」

中年人搖頭道：「小師弟，你初出師門，行走江湖，切戒飛揚浮躁，心高氣傲，不論什麼事，總要往深處想，我以爲那一句『脚踢北海白金龍』是有作用的。」

少年默唸了幾聲「白金龍」，忽地醒悟道：「這白金龍莫非是指的天使白爺爺麼？」

中年人點頭道：「我想有關係。倘使那日本人眞是爲了向白大俠尋仇的話，我五大門派何必插手多管閒事，還是隔山觀虎鬥的爲妙。」

少年忿然不同意道：「白大俠雖與咱五大門派沒交情，可是他到底是中國人，難道咱們能眼睜睜的坐觀成敗，不加援手麼？」

中年人搖了一搖頭，正欲開口，却又聽得人叢中哄然叫道：「又有人上台打擂了，又有人上台打擂了。」在叫嚷聲中，一位年輕男子已大步向台前走去，一個「白鶴冲天」輕易竄上擂台，觀看的人羣又雜亂叫起好來，紛紛談論道：「這位年輕相公算是練功夫的，就憑這一手輕身絕技，那日本人也不是對手。」

——下期續完——

求解藥弄錯心機

蜀中多山，崎嶇難行，獨孤雲等的一車一騎，在崎嶇的山道上急趕了三天，才到達了聞名天下的田家堡，四川田家在武林中的地位相當顯赫，田家又是個大族，所以這地方氣派相當大。車子剛停下，一名莊丁就過來，望望車上的秋楓鏢旗道：「鏢客到此有何貴幹？」

獨孤雲一聽就知道田旭東沒有回來，否則這莊丁就不會如此詢問了，心中一動，連忙陪笑道：「在下是應貴堡田旭東七爺之話，帶個口訊來的！」那莊丁哦了一聲，打量了他幾眼道：「請問鏢客，口訊是帶給那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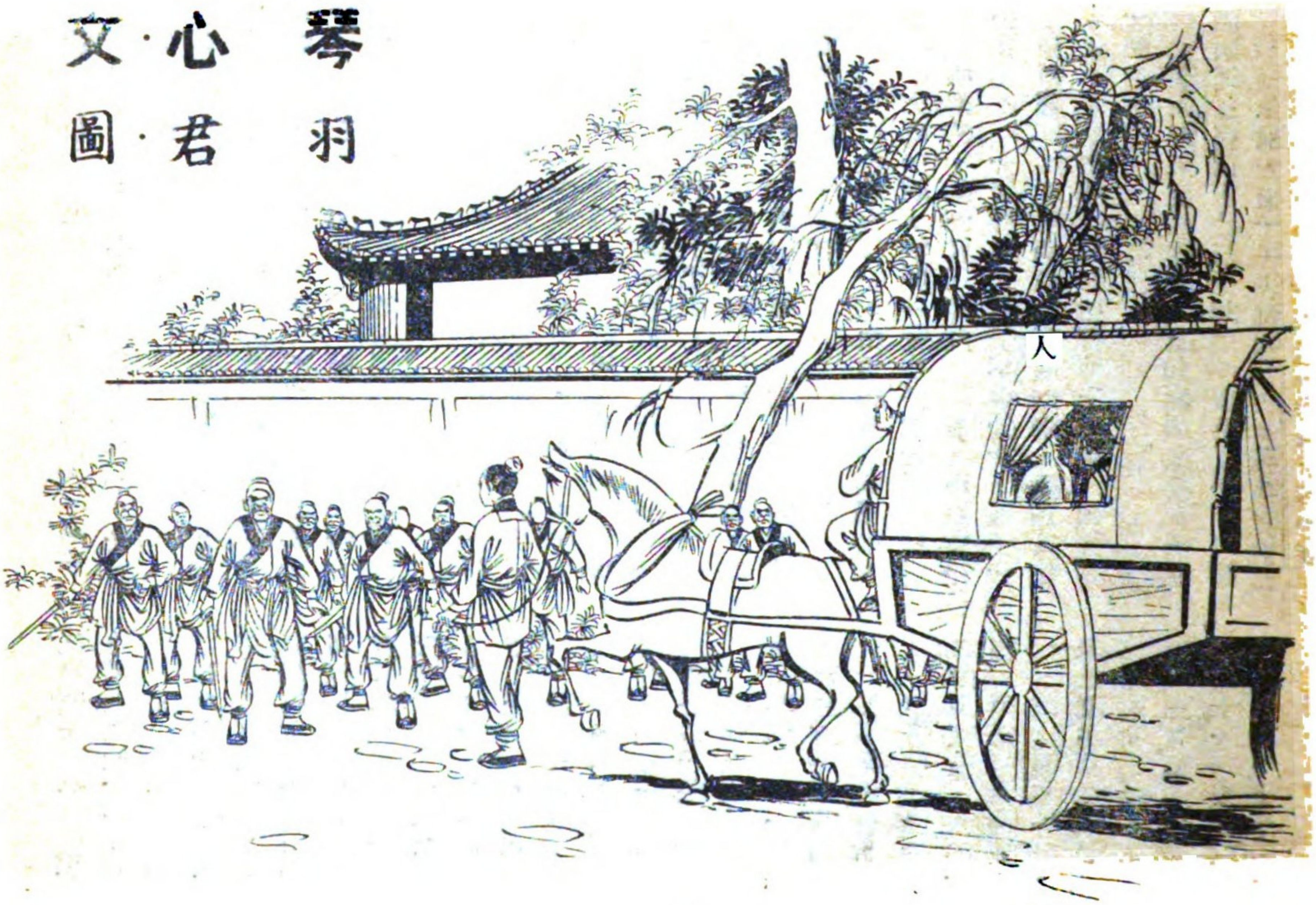
獨孤雲倒是怔住了，他只知道四川田門之名，卻不知道田門中領導人是誰？更不知道田旭東在田門中是什麼地位與身分？不過他很聰明，心想田旭東排行第七，上面一定還有六個兄長，要找就找最大的，因此眼珠一轉道：「帶給大爺！」

那莊丁哦了一聲道：「那就請鏢客等一下！」說着回到莊裏，片刻之後，莊中湧出一大堆人，個個手持武器，立刻把他們包圍了起來！

獨孤雲的態度還是相當鎮定，環顧四週，見那些包圍他的人衣着打扮都不像是下人，個個氣宇軒昂，神情不凡，而且其中有幾個人的太陽穴微微隆起，分明是內功相當精純的高手。

這一來他倒是微微有點吃驚了，因為他在這些人的臉上都看出深深的敵意，莫非那田旭東已

琴羽
心君
文·圖



連載

丹心一劍

中篇

先趕回來告訴他們了！

估計一下對方的實力，他覺得自己應付兩三個人還沒有問題，假如他們一湧而上，勢非吃虧不可。車中的黑加與龍姑也許可以助一臂之力，不過他們的應敵經驗太少，動起手來，一定不是這些人的對手，只有那頭未受傷的二毛也許可以派點用處，然而她又是頭畜生，恐怕無法躲過田家人的歹毒暗器！

心中雖然着忙，表面上倒是不敢露出怯意，淡淡一笑道：「在下迢迢千里帶來口訊，難道貴堡就是這樣接待朋友嗎？」一個神情威猛的中年漢子沉聲道：「鏢客有什麼口訊可以說出來了？」

獨孤雲打量着他道：「請問台端……」那中年漢子沉聲道：「兄弟田頌平，乃田家堡中總管……」

獨孤雲不知道田家堡的內中情形，但是他敢斷定這田頌平決不是田旭東的兄長，田旭東排行第七，身分口氣巳那等狂傲，那他的大哥不會只當一個總管！

所以獨孤雲微微一笑道：「這個請總管原諒，在下的口訊非面告大爺不可！」

田頌平臉色一沉道：「朋友放明白點，田家堡絕不是撒野的地方！」

話分明不對題，而且連先前那點虛偽的客氣也沒有了，獨孤雲何等機警，心知一定是自己撒謊出了皮漏，找錯了人。可是話巳經說出來了，只得硬着頭皮道：「總管這是什麼意思，在下受貴堡旭東七爺之託，那個口訊非面告大爺不可：……」

話猶未畢，旁邊另一人巳叫起來道：「老總管別跟他多話了，這小子絕對沒安着好心，先收拾他下來再說！」

田頌平猶待攔阻，可是那人似乎很心急，手中的分水峨嵋刺猛地下砸，逕取獨孤雲的雙腿，口中還喝道：「小子，你躺下吧！」獨孤雲雙腿一縱，拔高三尺，躲過他的一砸之勢，接着在空中單腿一撩，踢向他的肘節，動作十分俐落。

那人見獨孤雲身手如此了得，倒也微微一怔，連忙撤回武器，退後一步，躲開了他的腳尖，口中大叫道：「老總管你看見了，這小子手腳乾淨俐落，分明是陰謀……」隨着他的叫聲，其餘的人也發動了，刀槍劍戟棍棒，五花五門的兵器一起對準獨孤雲的身上襲到。

獨孤雲在撩腿還招之際，巳經作了準備，叮然輕響中，長劍巳經出了鞘，立刻抖開一朵劍花，將那些兵器一一格開！

黑加見他們動上了手，生怕獨孤雲寡不敵衆而吃虧，虎吼一聲，放開一雙空手就撲進戰圈叫道：「他媽的，你們眞不要臉，仗着人多欺負咱的小兄弟！」一個持棍的漢子不由分說，回手一招「棒打龍庭」從他的頭上直劈下來，黑加見勢子太急，不及避讓，只好抬臂朝上一格，硬接了這一招！

棍臂相觸，砰然作聲，黑加練的硬功，倒還不怎麼樣，那個人的棍子却幾乎震脫了手，失聲道：「好傢伙，這一個也很厲害！」回過棒來，攔腰橫擊，招化「天蓬搜山」動作更快，黑加招架不及，只好一側身，讓那一棍打在背脊上，却也不過恍恍身子。

那人又叫道：「好蠻牛！我倒不相信你的鐵布衫功夫能練到腿上去！」棍勢又變，平掃下三路，招演「捲簾洗悔」這棍在兵器中叫行者棒，原是附會西遊記中的齊天大聖孫行者而創，所以那些招式也是從西遊記的事跡而得名，棍法平常而不容易練好，這個人恰巳使到爐火純青之境，三招連擊，間不容手，黑加怎麼應付得了，棍子擊在他的腿彎上，那兒剛好是也硬功練不到的地方，雙腿一屈，朝地下跪去。

那人回過棍尾，改作槍招，直點他的後腦死穴。幸好獨孤雲及時劈開了幾件攻上身的兵器，抽空出來，一劍下削，劍峯過處，將長棍削斷了尺許長的一截，也救了黑加的一條命！

黑加忍住腿痛，由地上一跳起來，風也似的捲向那個人，一招「覇王敬酒」拳中那人的下頷，將他打得飛跌出去。

這莽漢意猶未盡，搶過去奪下他手中的木棒，一下子砸向他的腿上，那人挨了一拳，巳經滿口鮮血直噴，如何還挨得起這一下重的！痛叫一聲，兩條腿骨都被打碎了！

這時那名叫田頌平的總管也沉不住氣了，本來他還在旁邊搖手叫那些人不要打，及至見自己這邊人受了傷，立時臉色一沉，輕妙地閃過來，探指直取黑加的雙目。黑加還在火頭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橫棍就對田頌平掃去。

田頌平輕哼了一聲，手勢署抬，巧妙地將棍

架開，兩指仍是抉向黑加的雙目。

獨孤雲也看出黑加的險境，可是他又被那幾個纏住了，無法脫身，只得叫道：「大哥！快低頭！」

黑加被田頌平的身法嚇呆了，那裏聽得見獨孤雲的招呼，眼看着他的手指戳過來，竟然毫無動作。就在這緊急關頭，車中飛出一掠黃影，探開毛爪，不去搶救黑加，反而也抉向田頌平的雙目。

田頌平假如不撤招，黑加的一對眼睛保不住，他自己也得賠上一對眼珠，衡情之下，得不償失，自然不願意同歸於盲，像他這種高手，收招出招都到了由心所欲的地步，一見勢頭不對，縮頭回招，斜臂向上一揮，擋開了那條毛爪，黑加總算也免過了一劫！

那突擊的黃影正是二毛，她見黑加處於危境，顧不得龍姑的關照，飛身搶出，也幸虧靠着她異於人類的敏捷，才救下了黑加！

田頌平見突襲的敵人竟是一頭巨猴，倒是怔了一怔，隨即冷笑道：「朋友們這次倒準備得很充分，連人帶畜生都來了，那車子還藏着什麼寶貝，何不都出來亮亮相！」

說着移身向車子衝去，龍姑恐怕他會猝然出手，傷及負傷中毒的大毛，連忙一掀車簾，探身出來道：「站住！」

田頌平果然站住了，自然也看見車中蜷成一團的大毛，他先瞥過二毛的厲害，倒是不敢輕進，距離丈許冷笑着道：「為了傳一句口訊，竟然出動這麼多人馬，朋友們的心計眞不簡單……」

獨孤雲連忙趕回車旁，黑加與二毛也趕了回來，那些圍攻的人馬上又擴大範圍，將他們連人帶馬都圍在中間，嚴密地監視着！

田頌平又冷笑道：「朋友何不說出眞正的來意？」

獨孤雲這時已認定田旭東回來了，所以他們才不由分說，出手就打，看樣子要向他們索取解藥，只有硬來了，乃冷笑一聲道：「我們的來意閣下又不是不知道，何必再問呢！」

田頌平果然臉色一變，沉聲道：「朋友倒是很坦白，我們也夠客氣了！」獨孤雲挺劍前進一步道：「我沒有叫你們客氣！」

田頌平一面用眼色向四下示意，一面冷笑道：「朋友雖然敢明目張胆地鬧上門來，這份勇氣的確可佩！」

獨孤雲知道他的眼色在暗示四週的人作準備，一定是想利用暗器來對付自己這邊，目前的情勢大為不利，因此他裝做不知道，一面挺劍前行，一面笑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怕事的就不來了！」他的目的是想分散他們的包圍，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以減少龍姑等人的威脅！

田頌平也相當老練，早已看穿他的用意，立刻大喝道：「朋友最好別再移動了，否則兄弟迫不得已，只好採取最嚴厲的手段！」獨孤雲不理他的警告，繼續前進道：「最厲害也不過是落星追魂，我還不放在心上……」

田頌平臉色一變，厲聲道：「開始！」

「停！不許動！」這是緊接着田頌平的喝聲之後的另一聲命令，聲音來自莊院的大門口。那些人本來都已從身邊各取出一個竹製圓筒，準備發射，又被那一聲斷喝止住了，怔怔地對着莊門望着！那兒站着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方臉巨口，相貌十分威嚴，只是頭上用白布重重地包紮起來，好像是受了傷的樣子。在老人的身邊各有一個勁裝的少女，一高一矮，高的約摸二十一二，小的只有十六七歲，臉上都帶着愁急與憤怒！

田頌平連忙過去道：「莊主！您老人家怎麼出來了……」老者哼了一聲道：「頌平！你胆子越來越大了，什麼事都擅自作主，連我都不放在眼裏了！」

田頌平一臉惶急，慌忙道：「莊主！這個在下怎麼敢，因為這個人是……」老者用手一揮，阻止他說下去道：「我曉得，不過這是我的家事，你夠資格管嗎？」

田頌平垂頭不敢再說：老者又慢慢地朝獨孤雲走去，步伐龍鍾，舉步十分困難，而且全仗着那兩個少女的扶持！

田頌平又忙追上來道：「莊主，這個人的劍法相當高明！您……」老者凜然道：「我還用得着你來提醒嗎？」

田頌平吶吶地道：「屬下不是提醒莊主，屬下是為了……」老莊主輕嘆一聲，搖搖手道：「我明白[illegible]的忠心，也不用操心，老七派來的人，還會差嗎，其實他也是多餘，他不派人來，我也活不了幾天，倒不如早點叫他安心……」

田頌平欲言又止，臉上一片激憤之色，那兩個少女則已是眩然欲泣！這一下倒把獨孤雲弄傻了，直等那老者來到眼前，他才一拱手道：「老丈可是田老爺子？」老者點點頭，冷冷地道：「不錯，老夫田旭昌，舍弟叫朋友帶什麼口訊？」

獨孤雲又怔住了，他所謂帶口訊之事，原是一個托詞，他知道川中田門高手如雲，所以才想出這麼一個辦法，原是想見到田門掌門人後，出其不意加以挾持，逼令他們拿出解藥來，沒想到弄巧反拙，看來田旭東與他的哥哥之間，還有着複雜的糾紛，因此一時倒不知如何開口！

田旭昌却不等他開口，又說下去道：「其實朋友不說，我也知道老七的意思，他是要來看看我死了沒有，朋友可以告訴他，我即使現在不死，也只是兩三天的事了，不過朋友也可以叫他死了這條心，田家的青蚨令是不會交給他的……」

獨孤雲這下子多少總有一點明白，連忙道：「田老爺子誤會了，在下並非受令弟所託……」田頌平連忙道：「你胡說！你自己明明說是……」

獨孤雲點點頭道：「在下假託田旭東之名前來原是另有用意，不過現在看來好像已經無此必要了！」

田旭昌微怔道：「閣下不是老七的朋友！」

獨孤雲笑笑道：「在下不但不是令弟的朋友，而且還是他的仇家，我們在懸功城外還打了一場架，差點同歸于盡……」田旭昌又是一愕道：「原來閣下是上門尋仇的，那閣下可找錯了地方，老七早已脫離了田門，他現在大概是在……」

獨孤雲一笑道：「這個在下很清楚，他現在與七煞劍派勾成一氣！」田旭昌怫然道：「你既然知道了，為什麼還要到此地來！」

獨孤雲含笑道：「在下是上門求取解藥的！」田旭昌哦了一聲道：「你受了傷？還是中了毒？」

獨孤雲搖頭道：「不！是一頭猴子！牠中了田旭東指間所帶鐵環上的毒……」

田旭昌微異道：「那是奪命銅環，有幾天了？」獨孤雲想了一下道：「大概有三天了！」田旭昌搖頭道：「三天！太遲了，那上面的毒質見血封喉，過了一個時辰就沒救了！」

獨孤雲連忙道：「在下已經給牠服了解毒的藥，維持住傷勢不加惡化，所以尚能保住牠的性命，只是想要澈底根除毒質，仍須借重府上的解藥……」

田旭昌呆了一呆道：「奪命銅環之下，還能維持三天不死，倒是令人難以相信，小婷，你去看看，是否眞有這回事？」他身邊那個高身材的少女答應一聲，龍姑連忙道：「大毛在車子裏，姊姊，我帶你去！」說着先鑽進車子，那少女略作遲疑，也跟着進去，片刻之後，她出來回到田旭昌身邊道：「不錯！中毒的部位在掌心，毒素被拒在關尺附近，尚未侵入內腑，目前還有救，過了今天就很難說了！」田旭昌猶自不信，目注獨孤雲道：「能保住田門之毒三天而不死，閣下尚為第一人！」

獨孤雲連忙道：「在下對毒物一無所知，這完全是那位黃姑娘的手段，黃姑娘的父親是川邊大金川的名醫，幸仗黃老前輩的秘製解藥才保住那畜生的性命，這一對靈猿是在下受人所託，將牠們交還給舊主……所以請莊主幫幫忙，賜下解藥！」

田旭昌想了一下，仍是搖頭道：「抱歉得很，老朽無法答應！」獨孤雲一怔道：「莊主何忍見死不救？」

田旭昌道：「田門使用毒藥有三不救，落星追魂乃天下至毒，連敝門自己也救不了，餘兩者即奪命銅環與化血穿雲弩，雖然有解藥，却從不對外姓之人施用，因為這兩項解藥乃先祖所配，方單已失，存藥無多，用一次就少一次，對人尚有如許的限制，何況施救的對象只是一頭猴子呢？」

獨孤雲不禁怒道：「在下這頭靈猿比人還珍貴呢！」田旭昌淡淡地道：「那是閣下的看法，老朽却不作如此想！」

獨孤雲怒聲道：「我不管！這毒是你們田家人施下的，我就要你們田家負責解除，否則的話……」田旭昌抬頭道：「閣下想怎麼樣？」獨孤雲按劍朗聲道：「我要你們每一個姓田的人抵命！」

田旭昌也怒道：「田家寧可死於劍下，也絕不受人威脅！」獨孤雲冷笑一聲，長劍突伸，抵在田旭的胸口上，厲聲道：「很好！我就先從莊主開始了！」

那兩個少女大驚失色，清叱一聲，雙雙圍了

開去，一個撒出腰下雙刀，另一個翻開衣襟，從裏面拔出九枝亮銀小鏢，都比着獨孤雲。高身材的少女叫道：「快放開我父親，不然我這九棱聯珠鏢就要對你不客氣了！」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把我那頭猴子治好了，我自然會放開他！」田旭昌怒道：「小娉！小婷！你們別顧忌我，儘管出手好了！」

高身材的田小娉急得哭叫道：「你要不要臉！居然威脅一個無抵抗力的老人！」獨孤雲冷笑道：「他見死不救，實在算不得人！」田旭昌怒吼道：「小娉！別廢話了！快出手，你再不出手，就不是我的女兒！田家人只有刀下的烈士，從沒有苟且偷生的懦夫！」田小娉痛哭失聲，不過她還是不敢違抗父親的命令，手腕一揚，兩點銀星帶着輕微的嘯聲襲到。獨孤雲輕笑一聲，劍光突揚，以極迅速的手法將那兩枝銀鏢擊落。

田小娉將牙一咬，雙手齊揮，剩下的七枝一齊出了手，分由七個方向攻來。獨孤雲身形輕縱，手中劍舞得風雨不透，好容易將那七枝銀鏢都擊了下來，手持雙刀的田小婷已滾了進來！她的個子本來就矮，刀法專攻下三路，獨田雲倒是不敢怠慢，打點精神，擋住她一連串的急攻！

因爲田小婷絆住了獨孤雲，使得田小娉可以抽空過去，一把抱住田旭昌，帶到一邊，獨孤雲原想不放田旭昌離開的，可是田小婷的年紀雖然不大，她在雙刀上的造詣倒是相當厲害，居然使獨孤雲無法抽身。

這時那田頌平又將那些人聚攏過來，每人手中的竹筒對準中間叫道：「二小姐！快退出來，我們要放穿雲弩了！」

獨孤雲聽得心中一驚，田旭昌將田門三大暗器作一介紹時，就有這化血穿雲弩在內，那些人手中所持的竹筒，必定就是那玩意！爲了安全起見，他絕對不能放這女子脫身，這樣外面的人投鼠忌器，才不敢輕舉妄動！

田小婷得到招呼之後，果然將雙刀舞得更急了，獨孤雲知她那是以進爲退，乃輕輕地笑了一聲，手中劍法突地一變，施展出凌厲無匹的青城劍法！這一來立刻將田小婷的雙刀封住了，不僅招式遞不出去，甚至連動身移步都沒有辦法，更別說是脫身離開了！

田頌平看了一驚道：「莊主！這傢伙的劍法與那個劉傑是一路的！」

田旭昌臉色也是一變，突然沉着聲道：「放弩！」田頌平愕然道：「可是莊主！二小姐還在裏面！」田旭昌怒聲道：「不管，放！射傷了小婷還有解藥可治！這傢伙若是跟劉傑一路，我非要他嚐嚐萬弩穿心的滋味不可！」

田頌平仍是猶疑地道：「萬一射中了二小姐的要害……」田旭昌急躁地道：「那就怪她的命中該死！」田頌平將手舉了起來，却始終不敢放下來，四週的人雖然舉着竹筒，也有顧忌與不安之狀……

田旭昌怒聲喝道：「放弩！頌平！你敢違抗我的命令！」田頌平無可奈何，手臂向下一落，但聞一片蹦蹦之聲，四面八方飛進無數細小的黑點，密如蝗羣。

獨孤雲大爲惶急，突見二毛又飛身掠了進來，連忙叫道：「二毛！擋住我後面！」喝聲中手上長劍舞得更急，快如一團青光，弩箭碰在劍身上，叮叮之聲不絕，却沒有一支能透進來的！

田小婷早已嚇呆了，手中的雙刀也停止了動作，幸而獨孤雲一手舞劍，另一手將她拖近了胸前，才使她沒有被亂弩射中！背後的弩箭都射在二毛身上，牠一身的黃毛恍如披着一重鐵甲，將那些弩箭都反彈了出去。

一個竹筒中大約十枝小箭，在一陣急放之後，箭慢慢地稀疏了，終至於完全停止，大概是每個人的箭都射完了！

獨孤雲仍然是屹立無恙，倒使他們大爲詫然！

田小婷還在那兒發呆，獨孤雲一把將她放開道：「你走吧！原來我絆住你是想利用你作掩蔽的！誰知倒頭來還要靠我來保護你！有着那麼一個狠心的父親，我眞替你難受！」

田小婷這才從迷惘中覺醒過來，望着滿地的落弩，突然痛哭失聲，掩着臉，連雙刀都不要了，跳着脚向莊院中衝去！

田旭昌連忙叫道：「小婷爸爸是不得已，你要明白——」可是田小婷根本不聽他的解釋，一下子就跑得不見了！

獨孤雲却對二毛一擺手道：「二毛！把那個老頭子抓過來！」二毛身形一竄，直掠向田旭昌的身邊落去，田小娉大吃一驚，突出一指，對牠的胸前點到，二毛根本不在乎，長臂一展，已將田旭昌夾肩抓緊，飛回獨孤雲身邊！

田小娉的那一指却被一股暗勁彈了回來，着

一點連手指都震斷了，痛澈心肝！

獨孤雲冷笑着對田旭日昌道：「莊主！現在你給不給解藥？」田旭昌鼓起怒目叫道：「不給！小子！你不要神氣，老夫若不是受了劉傑的劍傷，今天斷然不容你如此放肆！」獨孤雲哈哈大笑道：「你連劉傑都鬪不過，還想跟我交手！」

田旭昌怒叫道：「胡說！光是一個劉傑就想傷得了我！」

獨孤雲微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

田小琪也叫道：「你別侮辱我父親，劉傑的劍法雖精，仍不是爸爸的敵手，都是七叔在旁邊暗施毒手，爸爸才受了傷！」

獨孤雲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麼一會事，難怪我冒了田旭東的名到這兒來，會引起你們如此憤恨，聽說你們田門一向很團結，完全是本族人自成一派，怎麼也會自相殘殺呢！」

這一問將所有的人都問得低下了頭，啞口無言。獨孤雲見他們都不作聲了，又微微一笑道：「你們不說我也知道，田旭東一定是不滿意你這個掌門人……」

田旭昌怒聲道：「老七覬覦掌門之位已久，早萌異志，我一向都念在手足之情，不忍心制裁他，誰知他虎子狼心！……」

獨孤冷笑道：「你這人還會有手足之情，剛才你連自己的女兒都得狠下心……」

田旭昌被他說得滿臉憤色，哼聲道：「你懂什麼？我身爲掌門族長，應該把祖先的規律放在第一！……」

獨孤雲不由地道：「什麼規律，像你這種斬情滅性的人，就不配當掌門族長！」

田旭昌怒聲道：「小子！你究竟是什麼人？敢對我說這種話！」雲孤獨微笑道：「你們田家堡中不是正留着一個客人嗎？她知道我是誰？」正說之間，宅院中閃出廣寒玉女蘇麗貞，戟指着他厲聲叫道：「這人就是無惡不作的淫徒獨孤雲！」

「獨孤雲」三個字，竟像是有着想不到的效力，四週的人一個個都呆如木鷄，尤其田旭昌與田小娉。

獨孤雲含笑地望看蘇麗貞，臉上掀起一絲淡漠的蔑視，輕輕地道：「麗貞！你把我說得太難聽了！」

面對着他那英俊挺拔而又微笑愛戀的臉龐，蘇麗貞的心情複雜到了極點，可是那冷漠與蔑視又勾起了她的怒意，厲聲道：「難聽！我以爲淫賊兩個字不足形容你的卑鄙，你是天下最無耻的感情騙子，最可殺的武林敗類……」

獨孤雲一點都不生氣，淡淡地一笑道：「你罵得很對，就是認錯了一件事？」蘇麗貞厲聲道：「什麼事？」

獨孤雲微笑道：「我並沒有騙取你的感情，即使在餘姚你師父『姑射仙子』殷秀琴的柳絮別莊上，我也沒有向你表示過我愛你，你記不記得有一天晚上，你偷偷到我的房中來，還是我把你勸出去的……！」

蘇麗貞又羞又怒，厲聲叫道：「那是你假正經，爲了騙取我更多的好感……」

獨孤雲突然地臉色一沉，微帶怒意道：「麗貞，雖然我沒有接受你的感情，可是我覺得我們之間的友誼還是存在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容忍你的侮蔑，假如你要這樣不講理，我也就不念舊誼了，現在我坦白地講一句，從始至終，我並沒有想到得你的好感，那些好感都是自作多情，我的目的只想學幾手你師父的柳絮劍法！」

蘇麗貞臉色蒼白，怒聲叫道：「你就是爲了我師父的劍法，才假意跟我親近，這種手段還不夠卑鄙……」

獨孤雲輕輕一笑道：「你錯了，在神州五劍的各家劍法中，唯有柳絮劍法是我不必靠着你們下一代所學得的，你雖然是尹仙子的唯一弟子，可是尹仙子認爲你太喜歡炫露，直到現在爲止，她的幾手精招並沒有傳給你……」

蘇麗貞一怔道：「難道師父傳給了你？」

獨孤雲微笑道：「你有機會知道的，不然去問問你師父也行！」

這一句話將蘇麗貞打擊得啞口無言，叫了一聲，回頭又向莊院裏奔去！

田旭昌與田小娉呆呆地對獨孤雲望着，父女兩人卻各想着各的心思！

田小琪想着這個英俊的男人看來並不像蘇麗貞說的那麼卑鄙，那麼薄情，尤其是剛才他居然用劍替妹妹擋住了弩箭，那是一種出於本性的俠義行爲……

至於田旭昌所想的則只有他一個人才明白，默然片刻之後，他突然道：「須平！叫大家散開！」

田須平怔然莫明所以，田旭昌又道：「吩咐

廚下整備盛筵欵待獨孤大俠！」

田頌平見他的態度突然轉變了，不禁更是奇怪。

獨孤雲也頗感詫異地道：「莊主莫非答應將解藥見賜了？」

田旭昌微微一笑道：「是的！奪命銅環的解藥再少，老朽也不能拒絕獨孤大俠的要求，大俠若是早表明了身分，老朽也不會冒犯得罪了！」

田小娉對於父親的態度也感到大惑不解，田旭昌又催促她道：「小娉！你還不快請獨孤大俠進去，我們要好好地招待他，以表歉意！」

獨孤雲連忙道：「盛筵不敢拜領，但求莊主將解藥賜下！在下還有急事！」

田旭昌笑道：「別急！別急！老朽也不會躭誤大俠太久，而且那解藥使用時十分麻煩，老朽若不親自動手，大俠拿去也沒有用！」

給他這麼一說，獨孤雲倒是不能再說要走了！田旭昌又對田頌平道：「頌平！叫幾個人把那頭受傷的神猴抬到我房裏去！」

龍姑連忙道：「不行！牠的脾氣很壞，不肯讓生人碰牠的，還是我來吧！」

田旭昌笑着道：「那就請姑娘快一點吧，這種事可就誤不起！」

田頌平又吶吶地道：「莊主！夏飛的腿斷了……」

田旭昌怒聲道：「這種事也要麻煩我，叫個大夫給他治一下不就得了！」

田頌平囁嚅地道：「普通大夫恐怕治不了，只有莊主……」

田旭昌沉下臉道：「我沒功夫，而且你看我現在還有精神替人治病嗎？」

獨孤雲知道那個夏飛就是使行者棒的漢子，他的雙腿是被黑加砸斷的，心中有點不安，連忙道：「莊主！還是救人要緊……」

田旭昌輕輕一嘆道：「敝門對於用毒解毒雖然頗有心得，對於治療跌打損傷却是外行，只是老朽略知一些外科手法，却已力不從心，看來只有讓他終身殘廢了，這是他自己學藝不精，怪不得別人……」

田頌平有點不服氣地道：「莊主！田門中人，一向不受欺負，夏飛的腿是爲了田家而斷的，您不主持公道，只怕以後再也無法收攏人心了……」

田旭昌臉色一沉怒道：「頌平！你是在教訓我嗎？」

田頌平恭身道：「屬下不敢，屬下是爲了本門的聲譽——」

田旭昌用手指着頭上的包布怒聲道：「田門的聲譽在這一劍上已經斷送了！」

田頌平立刻道：「屬下等願與七煞劍派決一勝負，生死不計！」

田旭昌一嘆道：「那也不過是白送死而已，劉傑不過是七煞門中一個護法，你們還是讓他從容而去，還談什麼找上人家的門去……」

田頌平急了道：「要不是爲了七爺……」

田旭昌怒聲道：「頌平！你說完了沒有？」

田頌平不敢再說下去了，獨孤雲却想想道：「龍姑！你會接骨嗎！」

龍姑搖搖頭道：「我不會，可是黑加會，爹不肯教我外科手術，說是女孩子不該學那個……」

黑加連忙道：「我不幹，那傢伙打了我幾棍，差點還要了我的命！」

獨孤雲連忙道：「大哥！話不能那麼說，那時人家並不知道我們是幹什麼來的，這都怪我不好，自作聰明……」

龍姑也道：「黑加！你快去，不然我就不理你了！人是你打傷的，你不治誰治！」

黑加無可奈何，只得呶着嘴去替夏飛治療斷腿，龍姑却叫二毛到車上抱大毛，跟在田旭昌的身後，進了莊院。

先到了田旭昌的臥室中，但見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一扇秘製的藥櫃，取出兩個小瓶，在每一瓶中倒出一些藥末來，給龍姑道：「黃色內服，白色外敷，半個時辰後，創口有黑水流出，那時老朽再來拔除餘毒……」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一卜一相堅軍心

張昺和謝貴當時見護衞壯士人多，自已的衞士從人也無法能够强入內殿。於是，他們兩人只好把衞士從人留在外面，而入內去晉見燕王了。

燕王在東殿接見了張昺和謝貴，張謝行禮，先恭喜燕王身體業已大安。燕王很客氣地賜待，命人出酒和瓜賜張謝。燕王和他們兩人同飲同食，情誼甚厚。忽然之間，燕王面色一變，大聲罵道：「現今平民小百姓尚且懂得與同宗同族的人相親相卹，反而堂堂天子，一天到晚只想殺害自已的親屬。當今主上既然待我如此，我又有什麼事不可以做呢？」說畢，把手上的一片瓜擲落地上。

這擲瓜的動作實是一個命令的訊號，瓜剛落地，十幾個王府的護衞便走來把張昺和謝貴捉拿住了。動作的迅速，使張、謝兩人連出一手抗拒或掙扎都來不及。這時，那兩個由朝廷約爲內應而始終以爲燕王不知的葛誠和盧振，也被護衞捉來至東殿，而摔倒於地上了。

燕王從座椅立起身，冷笑了一聲而後說：「我想你們是知道的，我根本沒有眞的生病。我的扮癲裝瘋，全是權術。不過，我的裝病實在太自汚自苦了，這筆賬是要向允炆小子和齊黃等姦臣算的，現今先向你們兩人算一算。」接着，他大喝道：「來，給我斬掉這四個姦臣小人！」

時瞬之間，張昺、謝貴、葛誠和盧振四位忠於朝廷的命官的頭顱，在王府護衞的四柄鋒利的

大刀下，脫離了身軀。

可憐留在外面的張布政使和謝都指揮使的衞士從人，完全不知道裏面已經發生了巨變慘劇，尙在耐心等待着他們的主人和長官出來。

久蓄邪謀的燕王棣，在準備工作已就緒後，終於在建文元年七月——建文君嗣承大統後十四個月——，正式顯露叛迹而反朝廷了。他的反叛朝廷而擬爭奪大位的旗幟扯起了。舉旗必須以血祭，四位朝廷命官——北平左布政使張昺和北平都指揮使謝貴，以及由朝廷約爲內應的燕王府長史葛誠和燕王府護衞軍指揮盧振——的鮮血，就被燕王用來祭旗了。可憐這四位奉行朝廷政策而忠心於新君少主的命官，就在全無還手之力下，身首異處了。

依據國法祖訓，即使名位崇高而又享有種種特權的親王，也是不能擅專殺人的。擅殺庶民小人，尙且有罪，何況殺死朝廷命官，又何況被殺之人中的兩個，是中央政府派駐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和最高軍事長官，而且又是奉行朝廷「削藩政策」的官員。燕王棣的毅然出此，一方面固然是因爲他嫉恨張昺和謝貴的存在，大大防碍了他爭奪姪兒江山的大計；一方面也是藉此表示他的決心，事已至此，他是不該再有反顧的了，同時也藉此激勵和堅定屬下諸人的從叛之心。他告訴他們：「朝廷在這一年來，厲行削藩政策，專吹毛求疵地索求諸王的罪過而給予嚴懲，五位太祖高皇帝的愛子而又爲當今朝廷皇叔的親王，已在這樣的政策下，或遭廢黜錮禁，或遭闔門燒死。現今少主聽信姦臣的話，又索逮燕府官屬而準備各給以最嚴厲的懲處，我不忍從我諸人遭禍，才憤然殺死張布政使等。現今，朝廷在此地的民政和軍事最高長官已被誘進王府而斬首，所謂大逆不道的罪名，業已鑄定。南中君臣本已處心積慮地謀圖我，現在還肯放過我們嗎？此時我們唯一可走的路就是稱兵抗叛。我已作好了一應的準備，而種種迹象都證明我爲天心所處。在上天眷顧祐助下，倘若個個都能抱定死裏求生，義無反顧的心，而奮勇從事，則大事必成，各人非但可以得生，而且更可取日後無限的功名富貴。倘若此時不速起舉兵，又如果雖起兵而大家未能奮勇從事，則每人的闔家性命將必會遭致最悲慘的下場。禍福生死就唯靠我們自擇了。」他就是用殺死張昺和謝貴的事，來作爲堅定和激勵諸人從叛之心的手段。

燕王屬下的文臣武士以及他長久以來所羅致的奇才異能之士，本來朝夕盼望着能起兵爭取到大位，他們就可以做從龍大臣和創業元勳，而燕王一向以來的各種邪謀，乃至今次的殺死朝廷命官之事，他們多是預聞與謀的，當然力贊立即起兵正式大幹一場。至於其他一二不太以燕王叛抗朝廷爲然的王府高級官屬（他們也只是在內心不大贊成，並無對燕王生起異心。有異心的只得葛誠、盧振，已早被燕王覺破而今次一同被殺了），見事已至此，也只好不顧一切而從衆了。至於燕王府所屬的護衞軍的衆多士兵，他們只認得燕王是他們的主人，主人要幹什麼，他們是只有遵命的。何況燕王又有蠱衆的手法，使他們銷於從叛。

在數千年傳統的君臣大義下，再加之建文君得位甚正而又並無失德之處，燕王棣知道他如一旦起兵，則是以下叛上，以臣背君，以親藩反朝廷，無論從那方面來說，都是不順的。這種被衆人視爲的不順，是很能影響他的成敗。因之，他認爲不論對於他屬下的將校士兵，或對於全國廣大的臣民，都需要使他們認爲他不單是太祖高皇帝的愛子，太祖生前本欲傳大位於他，而且他還是上天所眷顧的人，將爲大明的太平天子，他的出生於世，就是上天特爲百神和生民降下一位的眞主，他認爲他倘若能夠使人們相信這樣的說法，則他在舉兵背叛朝廷之役中，就可至少消極地減少不少的阻力，另外又可發生積極的作用，他的部屬將校士兵會因之增強他們成功的信心，這可使他們更用命地奮勇作戰，即使在軍事上偶遭挫折，因爲有這樣的信念支持，也不會有沮喪的情緒和士氣衰退的情形發生。

因之，他命道衍和尙主持而廣求江湖術士，以各種的手法，造成傳說，指他將爲上天眷顧的太平天子，藉以愚衆而求收有助於他反叛的成功之實效。當時有一個名叫袁珙（柳莊）的江湖相士，以看相判斷人的終生禍福而著名於時。他在道衍的設計下，玩弄手法，說袁珙在衆人中看出他是個太平天子。袁珙的這一記做法，傳遍了燕王府內，護衞的將校士兵，個個嘖嘖稱異，相信了他們的王爺將可登上大寶。他的這下愚衆的手法，算是很成功的。可是他的手法還不止此。

在道衍和袁珙的一番密商後，這位極負時名的江湖相士又對燕王說：「大王的將爲大明太平

天子，是天命注定而毫無可疑的。至於何時將登大寶呢？只要大王年達四十，長鬚過臍的時候，就是帝星已動之日。」燕王本是美髯公，不過因自己尚在三十多歲的壯年，不欲蓄長鬚。他和道衍等本已議定，擬在建文元年的年底之前起兵，所以，他在這年的春季，已開始留鬚。他的鬚是很易生長茂盛的，有數月的時間就可蓄留到一把長鬚。他佯裝癲狂的末期，終日深居寢宮，不見外客，就是府中的護衛軍士也很少能夠見到他。就在那些日子裏，他蓄留的長鬚下抵臍孔部位了。待他們稱病而召見張昺和謝貴的時候，他一現身，校士們無不大驚。因爲他們早已聽聞袁珙的說法，現在一見燕王的鬚已過臍，果真應了神相的話，無法不信他確是太平天子。而他又恰在此時，斬殺朝廷命官，宣布起兵，護衛的將校士兵們不能在殺場地擁戴他和願爲他効命了。他在將起兵之時已贏得全體部屬的信心了。

在較早以前，道衍又命讓袁珙爲燕王府的各個校士看相。袁珙許他們每個人日後都會得公侯之封和將帥之任。他們對於袁珙的相術神驗是素來信仰的，聞言無不大喜。他們日思現今都只是王府的下級軍官和兵士，而國家現在又在承平之日，既無外患，又無內亂，軍事不興，干戈不動，他們又何由而得封公侯和任將帥呢？想來想去，只有他們的主子燕王起奪大寶，他們方能有如袁相士所說的那樣功名富貴。這就使他們日夕盼望燕王起兵背叛朝廷，並衷心誓願爲燕王的爭奪大位而奮勇効命。

燕王在殺死張昺和謝貴時，還要玩弄下更多的愚衆手法，以堅衆心。那時有個與袁珙同爲寧波人的金忠，在北平設肆賣卜。因爲他有一套頗爲高明的江湖術，又得袁珙和道衍的多方幫助，竭力爲他揄揚，以是在北平大大有名。人們多以耳代目和盲從迷信，相信金忠的卜卦靈驗如神。尤其是燕王府屬的軍人們，因爲受了上邊人的影響，更深信卜巫星相一類的江湖術，對於金忠，有如對於袁珙那樣的敬信得五體投地。在道衍和袁珙的推介下，金忠也和燕王暗有勾結。燕王在誘斬張、謝後，立即召金忠入藩邸，當衆要金忠爲他的起兵舉事之吉利與否占一卜。金忠早得道衍的授計，於是做神做鬼地弄了一番，得到「鑄印乘軒」之卦，忙向燕王恭喜道：「此卦之象，貴不可言。主舉事大吉，無往不利。」接着，他又高聲詳細解釋了一番。於是，堂下的護衛軍士們歡聲雷動，高呼「萬歲」。

燕王樣在堅定了衆人的信心後，立即動手用兵了。

舉兵叛逆號「靖難」

這時，中央軍在北平的一位高級軍官彭二，聽到張布政使和謝都指揮使被殺的噩耗後，以時機危急，便立即馳兵市上，高呼「燕王反了」，號召兵民平亂，倉卒之間，集得約一千人。這是臨時集合之衆。作戰的各項條件都甚差，在甫至端禮門的時候，便被燕王遣來的健卒擊潰了，彭二當場被殺殉難。燕王的兵第一次出手，便大勝，造成了奪人的先聲，給予敵己兩方軍心的影響是很大的。

欲出兵南下，首先必須將北平城全歸自己佔有掌握，所以燕王立即分遣部隊去攻奪北平城的九門。中央軍在北平的，爲數不少，但因爲一文一武的兩位地方最高長官被斬殺於王府，衆心慌亂，莫知所措，指揮統率無人；而中央軍又事先並無做好隨時對抗燕兵的準備。反觀燕王這邊，卻是謀定而後動，士氣如虹，加之斬殺張謝相擊潰彭二，先聲奪人。兩方的勝敗之數，已不待卜而可知了。

燕王府的部隊在指揮張玉、朱能等的率領下，乘夜分攻九門，至黎明時分，已攻佔了八門，只有西直門一門未下。西直門的守將聽到八門已陷的消息，氣已先沮。燕王派來的使者在城門下高聲喊出威嚇欺騙之詞。那個使者說：「你們須知！燕王姓朱，當今皇上也姓朱，是一家人。現今朝廷知道燕王難制，不欲同室操戈，骨肉相殘，而苦百姓，已下詔准燕王自制一方，北平封地全歸燕王直接節制管治。不是有詔，燕王又何敢接收九門。你們這樣拚死命守門，何苦呢！現今我奉令旨來曉諭，你們如果遵奉朝廷的詔和燕王令旨而開門，燕王決不追究你們夜來違抗之罪；不然，城門攻下後，將全部行誅，一個不赦。」不待守將有所命令，守城門的士卒聞言後一鬨而散了。於是，北平城的九門，完全入於燕王之手了。

燕王將整個北平城拿到手後，即以新主人的身分，下安民令。朝廷在北平的官員，有的是所謂識時務者流，貪生怕死而歸順了燕王；有的大

義凜然，或戰死，或不欲歸而死，或被擒下獄；有的見城內的事已不可爲，而潛逃出去，謀在外輯集力量以抗反叛的燕王。經過了三天的時間，城內秩序已定，朝廷在此的勢力全被剷除。從此，整個北平城全歸燕王所有而統治。這個勝國——元代——首都的名城要地，在以後四年的戰事中，就成爲燕王的後方根本重地。

燕王是在建文元年七月初五舉事的，一夜工夫，掌握了全北平城。他除了立即安定城內的秩序和清除中央政府在此的勢力外，同時又分遣部隊去攻佔附近的名城要地。七月初六日，他就遣兵去攻通州，守將以城投降。在接着的十天內，燕兵迭佔薊州、居庸關、懷來等要地。舉事不過十天，就有如是赫赫的戰功，聲勢之盛銳，殊令人刮目相看。這初始時的軍事進展迅速，是對他的整個抗叛朝廷事業，起着很好的作用的。一方面可以寒敵方之胆，使尙待攻取的地方的很多朝廷部隊，先生畏怯之念；一方面可以激勵己方的士氣，更增强了屬下將校士兵的勝利信心。打仗要講一股氣的，燕王初舉事時的一股士氣，確是銳厲，所以能在短短十天內，迭佔名城要塞。士氣的銳厲是必須經常維持住而不能使之破洩的，而維持士氣的辦法，就是軍事進展的迅速而順利。燕王是靠了銳厲的士氣而在十天內迭佔名城要塞，而靠十天的軍事進展迅速，又倒轉來使士氣的銳厲更爲發揚光大。

自來師出必須有名。不管自己的稱兵出師之理由或宗旨如何不正和不順，總得要找些冠冕堂皇的名義和理由來宣告的，以便對於敵方，對於己方的部屬和對於廣大的人民，有所號召和宣傳。燕王棣自亦不能例外。他久存不臣之心，而今誘殺朝廷命官，攻佔朝廷的土地，軍行之處，凡忠於朝廷而不肯屈從的，幾乎全遭慘殺。這種種行徑做法，顯然是不守臣節而公開正式反叛。儘管他爭奪大位的邪念陰謀，久爲很多人所知，而他現今的作爲，又是顯然的叛逆，人們一眼就可看出，但他此時在表面上却不肯也不能公然說出他的起兵是叛反朝廷和意圖取他姪兒的寶座而代之。因爲在傳統的君臣大義，公

燕王棣公開背叛朝廷，興兵攻奪北平附近各城邑。

乃當時的環境情況下，他若公然直承自己的野心邪念，非但不足以號召天下臣民，而且還肯定必然地會失卻全國臣民的同情，這對他有百害而無一利，他是斷斷不肯這樣做的。

他的行爲在實際上是謀反謀逆和覬覦神器，但他卻必須把自己的軍事行動，說成是師出有名，無愧大義。他在未動手起兵前，已爲自己出師之名打定了腹稿。關於他的起兵舉事，應該用一些什麼名義和理由來宣告天下？應該說些什麼話和怎樣說？這樣的說法將會產生什麼作用和後果？他都已詳細攷慮過，並和他的謀主的道衍和尚研討而已得出結論。

起事之時的宣傳和號召，是和實際的軍事行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所以，他在攻佔北平城九門之後，立即下令曉諭示將士，並上書朝廷，說明他的起兵動機，目的和宗旨。這諭示將士和上書朝廷中所說的話，其實就是他向天下臣民所作的宣言。

他早已給自己要說的話，定下了準則。他必須諱飾自己的眞實意圖。他必須說明他的起兵，並非背叛朝廷而存心搶奪姪兒的江山。他要爲自己的舉動，找出些正大光明的理由來。他要告訴朝廷和天下的臣民，他的自七月初五日起的舉動，是在萬分無奈的不得已情況下而出此的，他不單是消極地爲了自保自救而出此，而且還更積極地爲了宗社邦國乃至當今皇上的利益，才這樣做的。他要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被壓逼的可憐人物——他是太祖高皇帝的愛子呀！是太祖高皇帝的現存諸子中最嫡長的一位呀！——，以騙取天下臣民的同情。他要把自己的看似反叛謀逆的舉動，賦予以光明正大的意義和高尙忠愛的目的，想使全國朝野上下都認爲他的行爲是合乎大義的。這些說法，看來似乎徒然浪費精力，難收他所期望的效果。

因爲他的不臣野心久蓄而素爲人知，和今又居然誘殺朝廷命官，攻佔朝廷土地，爲他久蓄的野心作了最好的事實證明，誰還能信他的一片謊言僞詞呢？

可是，燕王棣和道衍並卻不作這樣的看法和想法，他們認爲作那些說法，絕對不是浪費精力，而是事實上必需這樣做，且將會產生一定的對之有利的後果的。自來，師出必須有名（所謂一有名者，即必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宗旨以昭告天下），他們又何能例外而被人譏爲無名之師呢？

燕王棣是個聰明透頂而又洞察世務人情和深諳政治權術的人。他知道他種種諱飾的說法和所詔大義，誠然雄辯難勝事實，很難使天下臣民都能接受和入信。

可是，他又知道，世上自有爲數不少的人，天眞老實，幼稚淺薄，容易輕信和盲從，即使是極拙劣而一戳即穿的謊言，也可以騙倒他們。何況他的種種說法，倘不至於極拙劣，其中有些是聰明的詭辯和聽來似乎不無理由的說法，他相信必有一部份人，是能够或多或少地接受他的說法的。

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多少相信，他已多少收益了。廣大的羣衆知識淺薄，認識不真，而且易受傳染，常會盲從他人之見。有了一部分人能多少接受他的說法，假以時日，隨着他的軍事進展和各種宣傳號召手法的得宜運用，自會爭取到更多的人接受和信從他的說法的。

例如，他的舉動與朝廷抗衡，是被認爲以臣叛君而大逆不道的，人們於是就不能和同情他和不敢助他。

可是，他卻一再着重地稱自己是太祖皇帝和皇后的嫡子，讓人們逐漸覺得他的稱兵反叛，畢竟與異姓人的造反有別，倘若他勝利而登大位，江山依然姓朱，大明國號不改而依然由太祖高皇帝的嫡系子孫統治，倘若從他，也不算得是怎樣的叛逆。

這種觀念發展下去，是可以大有利於他而不利於建文君的。當照，這種觀念的能否發展，還得繫於他的軍事的能否節節進展。倘若他在軍事上一直有進展，日漸走近最後勝利之門，這種觀念就會日日滋長的。

他也未嘗不知道他的種種說法實是謊言，不能騙倒朝廷內外的各級官員，士大夫中沒有人能衷心相信他的說法的。可是不要緊，他的謊言說法，在他的軍事迭有進展下，是仍可在很大的士大夫身上收到有利於他的效果的。他知道士大夫中有不少人，或貪生畏死；或是悲觀主義者；或是軟骨頭的人，唯以個人的功名利祿爲念。在他的軍事節節進展而朝廷的處境日趨危急的時候，上述的那些士大夫——其中有朝廷現職的文武官員，或在京內，或分守各地；在各地的退休官員、鄉紳等，在地方上有其名望和勢力，能够給各地

麾大的庶民之見解和行事以甚大的影響和左右力｜，會有意變節而投降，歸順燕王的，至低限度亦會不再視燕師的叛逆部隊而取敵對或不合作的態度。

他們的改向，可方便燕師的進展，可減少燕師的作戰犧牲，更能影響庶民的進止。但倘若燕王公開坦承自己是爲爭奪大位而舉兵，則他們會覺得大義名分上有礙，而不敢改向，或諸多不便公然投向燕方。

可是，燕王有種種聽來似屬冠冕堂皇的說法，他們雖然明知其假。但總算給了他們以表面上的理由和藉口而變節改向，至少亦可以讓他們掩住自己的良心而以燕王的看似正大高尚的說法來爲他們的行爲作解釋。

歷來很多士大夫，是頗想做對自己有利的壞事，而又竭力想維護自己的面子的。倘若有某種說法｜即使是似是而非，或他們也知其不正確的｜可以用來作解釋辯護，而維持住自己虛假的面子，那些士大夫們是不怕做利己的壞事的。自來中外很多政治方面的文告宣言，世人多知其是謊言或强辭奪理之說，但仍不絕於世，搞政治的野心家仍都鄭重其事地操作和廣傳，不怕人們的譏評其爲徒費精力，因在實際上，那些文告宣言，也多少總會實現其部份願望而收到或大或小的效果，就是這個緣故。

燕王和道衍都是聰明的野心家，看透士大夫的肩精，以及人民大衆的性格和心理，所以，務必要爲反叛的大逆之事，找出很多的理由來宣告天下。這也是與衆的主要手法之一，亦是求取勝利成功的一種重要權術。

燕王在七月初六日攻佔整個北平城後，便立即宣告正式起兵舉事。他的行爲是造反叛逆，他的目的是篡奪大位，可是，他卻給他的軍事行動以一個美名曰「靖難」，給他的叛逆部隊以「靖難」之師的稱號。所謂「靖難」者，就是說現今朝廷爲奸臣所危，國家正有大難，他爲了保護太祖皇帝百戰辛勞而締建和苦心慘淡經營的大明帝國，爲了翊戴天子和屏藩帝室，所以，特地舉兵平亂靖難。

他在七月初六日，以燕王的名義下令旨，曉諭將士。他說，他是太祖高皇帝和皇后的嫡子，受屏封藩帝室，但自新君嗣位後，奸臣｜指齊泰，黃子澄輩｜亂政，毀棄太祖遺制，背反高皇帝祖訓，日以殘害太祖之子的諸王爲事，一年以來，已有五位親王遭禍。他也是被奸臣所廹害的諸王之一，現今奸臣竟擬謀害他一家人的生命。他一身一家不足惜，但卻不能爲宗社邦國和當今皇上的前途命運憂。

太祖高皇帝的「皇明祖訓」內有煌煌昭示之條文：朝無正臣，內有奸逆，爲親王的就有保護宗社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必須毫不遲疑因循地興兵行誅討的事，以淸除皇帝側近的奸臣惡賊。

現在，他決定遵奉祖訓舉兵，統率屬下將士南下，往誅奸惡，以淸君側，盼爾將士等咸喻斯旨，奮勇前進，以奏靖難除奸的大功。

他又鄭重表白自己此次舉兵，全是遵奉祖訓，奉行誅討，以衛宗社，以屏藩帝室，自己絕無不臣的野心。倘若他能夠軍行勝利，獲得奸臣惡人而誅之，仍一秉忠心奉戴今上，自己只願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的故事，使國運更臻興隆，生民更享太平安樂之福，大明皇帝永享無疆之庥，於願已足。

他要將士們都能了解他的本意用心。（周武王崩後，其子成王嗣位，年事尙少，難膺新建的邦國統治重任，於是由武王之弟而爲成王之叔的周公旦輔政，一時，政教修明，國事大治。周公和成王於是在史冊上，被後人稱爲聖相賢君。燕王樣在諭將士中，就是說他的最高目的，只是想做周公，並不想取姪兒的大位而代之。」他自那天起，直至他在三年攻入京師的那一天，一直喜歡以「法周公輔成王」的話，掛在口邊，前後不知道說過了多少遍。

他眞的本心只想做周公嗎？當時稍稍明理的人，沒有一個能相信。

可是，他這句話，經常搬弄於口頭，卻確實多少發生了一些妙用，而有了某一定程度的助益。

× × ×

他在七月初六日那天，又寫了一道疏奏，上給南中的建文君，說了很多的話。他上書的對象雖然是他的姪兒皇帝，可是，他的疏奏中所說的話，目的卻是說給天下臣民聽的。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短篇小說

弑師者

上官厚・文
鳳簫・圖

宋朝末年，外患正殷，朝廷又大權旁落，一切操諸奸佞之手，起初，還有部份忠臣赤子，起與禍國殃民者抗衡，其後，俱爲奸黨一一剷除，是以豺狼當道，國事日非，意志消沉之士，俱感人微言輕，不足爲力，都悄然歸隱，或舉家遷徙邊陲，或隱姓埋名於異鄉，逃避日蹙的現實。

遠處北國邊陲，長城邊緣的獨石門附近，有一座依山建成的兩層石堡，外表看來，不過是一座已然廢置的卒營，但是，這時住在堡中的主人，却是顯赫一時，搖撼全國的「萬寶錢莊」第二代東主萬世雄。這石堡也命名爲「萬寶莊」。

提起「萬寶莊」，果眞是婦孺皆知，因爲，這「萬寶莊」開山莊主萬兆億，乃武林中「金王門」的掌門人，不但武功蓋世，而且秉性聰慧，工於心計，憑其雄才大畧，明裏開設錢莊，實則引導富人聚賭，他心思縝密，胆色過人，不數年，錢莊分號百餘處，再十年，全國大邑，俱有「萬寶錢莊」的招牌掛起。不過，他財源雖是滾滾而來，但開支亦甚浩大，他每在當地開設錢莊，即舉辦義校，佈施貧黎。是以富人視之蛇如蠍，窮人則視之若父若母，敬爲神明，萬兆億一如其名，受萬兆億人的愛戴。

一到萬世雄手上，人不如其名，不但沒有乃父雄風，反而性情暴躁；平日風流自賞，愛好拈花惹草，將錢莊業務完全交由莊中三位總管主理，「萬寶錢莊」雖不致就此悄沒聲息，但已每況日下了。

萬世雄之所以隱居是間，並不如以上所述，乃是恬淡仕途，憤世嫉俗，他本就是一個醉生夢死，耽於逸樂的人，他之所以蟄居這間荒涼的石

堡，完全是爲了休養他那我傷的身體！

幸而三位總管，都是前莊主萬兆億一手調教出來的好手，不但對錢莊業務精明能幹，又有一身過人的武功，而且忠心耿耿，一貫先莊主的作風而行。不過，在萬世雄揮霍無度下，已感捉襟見肘，到後來，就漸漸限制萬世雄的供應。但是，萬世雄卻滿不在乎，依然揮霍如故，三位總管亦不明他的金錢來歷，這件事傳揚出去，但都說先莊主遺有一個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金庫給萬世雄。但儘管如此，傳說只是傳說而已，卻無人能證實此事。這一日，又是子夜時份，萬世雄躺在床上，面色枯黃，雙目呆滯無光，壁上燭炬晃搖，更顯得萬世雄躺在榻上簡直就是如陳死屍。

榻畔坐着一個三十許的壯年人，他，那就是「萬錢莊」的三位總管——莫求、殷爲名、任天高中的殷爲名。

殷爲名等三人，爲了療治莊主頭疾，特將錢莊活動範圍縮至最小，交由得力手下主持，三人聯袂護莊主在此，相約每人守候三炷香，在每人接替時，順便調好湯藥侍候，如此輪流交替，轉眼快將一月了。

這三人全是先莊主由芸芸衆手下中物色出來的，最長的是莫求，爲人忠心耿耿，和藹可親，甚得下屬之心，只惜雅愛杯中物，是一位好好先生；其次殷爲名，處事只求目的，爲了收穫，即使赴湯蹈火，亦殫智竭慮的蠻幹。再其次就是任天高，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判斷力強，語皆中肯，處事按步就班，乃莊中穩健份子。

這時，桌上的線香，已然將盡，殷爲名知道莫求快將前來接替，也不敢驚動萬世雄，偷偷的看了他一眼，覺得萬世雄氣息還是如此混濁，不禁劍眉深鎖。

果然，莫求端着一具銀盤，上面放着一個精緻的瓷盅，和一隻小銀湯匙，小心翼翼的走了進來。殷爲名迎了上去，嗅到陣陣酒香，低聲責道：「大師兄，你總是這樣醉薰薰的，怎可以照料莊主？」

莫求苦笑了一下，道：「我就這死性子不好，對不起，下次我一定不飲。」

殷爲名忽然道：「咦！你忘記了帶口果！」

莫求一看，急道：「調藥時已發覺了，待調好藥後，卻又忘記去找，二弟，莊主的服藥時候已屆，你快去找來。」

殷爲名應了一聲，心中暗自嘀咕：大師哥整日喝酒，終有一天會闖出禍事來的。

往日，萬世雄服藥之時，照例由休班的拿回藥室，洗好放回原處，待接班人調藥時不致忘記。而那個盛載口果的器皿，乃是一個碧綠的小瓷盅，內中共分四格，載着甜梅、辣瓜、甘草、香指子。這四樣口果，乃是萬世雄酷愛之物，平日已然不能或缺，此時要服食辛澀奇苦的湯藥，自是不可缺少了。

所謂藥室，只不過是靠近炊事間的一所小房子，室中除了一張長桌用作放置生熟藥材外，就只有一個紅泥爐和三數束柴薪而已。

但是，殷爲名將整個藥室搜了一遍，卻還找不到那個碧綠瓷盅，他知道萬世雄性急如火，除非手到拿來，否則，叱喝斥罵，就立即而至。他在藥室急得抓耳挖腮，沒了辦法。

良久，他還是找不到，正在急得滿頭大汗，抬頭望望窗外，不禁吁了口氣，原來任天高在石堡下屑清潔着那個碧綠的小瓷盅。

殷爲名見了，眞是啼笑皆非，連忙一躍而下道：「快拿來，莊主等着呢！」順手將擺在石桌上的口果，迅快的塞回盅去，口裏埋怨道：「要清潔也得早一點呀，莊主等得不耐煩，一定大發雷霆之怒了！」說着，人已一躍跳了上去。

任天高默不作聲，也是一躍而上，這是他的特性，天塌下來也難得他肯輕開金口。

殷爲名一逕標到萬世雄的睡房門口，還未進房，整個人有如木鷄一樣，目定口呆的站在睡房門口，不言不動。

後至的任天高，幾乎煞不住勢，當他放眼一看房內時，也是嚇得駭然卻步。

原來，房中還站着一個坭人，他，就是大師兄莫求，只見他指掌之間染了一灘鮮血，有如坭塑木雕的石像，僵直的站着，在他腳下，卻躺着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們千辛萬苦，逃過不知幾許梟雄的監視，才能帶到這裏來療治頭疾的萬世雄。

任天高爲人一向沉着，他一聲不響的走了上去，俯下身軀伸手在萬世雄的鼻端一探，已然全無氣息，縱是華陀再世，也是回天乏術了。

任天高仔細的看了一遍，知道萬世雄致命傷乃是「百會」穴上一掌，將天靈蓋砸碎，鮮血還冗自汩汩而出。

抬頭凝望着莫求，他還是不言不動，木立如故，指掌上所積的鮮血已經開始凝固。

這時，殷爲名才定下神來，他也如任天高一樣，走上前去，看了一遍。

殷爲名可沒有師弟那份含蓄的個性，他看了一遍之後，已然明瞭這是什麼回事，只見他氣得額筋暴現，雙目充血，大怒道：「大師兄，你竟然如此卑劣，用『金玉掌』擊殺莊主？你怎能如此忘恩負義！你怎能如此大逆不道！你……！」他氣得喉際格格作响，狂怒之下，倏然暗運全力，掄掌就要將莫求砸個骨爛肉爛。

但是，他那用盡全力的右掌，高舉在半空之上，久久還擊不下去，他這時心裏正在想：大師兄雖是弑師叛上，百死不足以蔽其辜，可是，他是大師兄，我若將之殺死，豈不是我也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名？

這個念頭在他腦海中交戰着，他痛哭得面部陣陣抽搐，額際汗涔涔而下。良久，他終於頹然垂回高舉的右手，狀如鬥敗公鷄。

荒涼的石堡，本已瀟條凄清，再蒙上這屠弑上的血案，其恐怖陰森之處，直是令人毛戴。

殷爲名暗自叫苦道：這該如何是好，我們深受先莊主的大恩，老莊主臨終之時，再三托孤，着我們全力扶持少莊主，我們爲了報答先莊主的大恩大德，推盡幾許艱辛。少莊主雖是暴戾不仁，但我們既負保教之責，只能循循善誘，縱是如何委屈，也不能將之殺死，這樣，教我們如何對得住先莊主。還有，此事終須宣佈，我們將少莊主移來此間療傷，而竟然死在我們手裏，黃河之水可以堵截，悠悠衆口難防，又教我如何啓齒？我們還有什麼顏面領導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萬寶錢莊」？

他雖是痛心疾首的跌在痛苦的沉淵中，但是，任天高却還是那副個性，而莫求也如先前一樣，不動如故。

殷爲名忍耐不住，詢道：「三弟，說話呀，大師哥爲何要殺死少莊主？」

任天高望了他一眼，說了四個字：「積忿難平！」

殷爲名按着性子，問道：「是當時少莊主將大師哥亂罵一頓，大師哥一時氣忿，將少莊主殺死？」

任天高只點了點頭，沒開金口。

殷爲名又道：「我們該如何處理此事？」

任天高竪起兩根指頭，道：「一是替莊主報仇；二是該說不治。」

他說得雖是簡潔，但殷爲名可明白，方法只有二途，一是殺死大師哥，替少莊主報仇；二是詐稱少莊主因疾卒患不治，壽終石堡。這時，殷爲名在「見不仁，當長之」之下，已儼然是「萬寶錢莊」的領袖，亦即是「金玉門」的掌門人，生殺之權，已操諸他手。但是，他却彷徨在這兩個途徑之上，莫能取決。

就在這時，莫求忽爾縱聲狂笑，雙目發出靑光，微一縱身，躍出堡去，狂笑厲呼的尖銳聲音，衝破了周遭的寧謐。

殷爲名知道這是莫求神智刺激過甚，突然成狂，不禁悚然，道：「作法自斃，大師哥已然自食報應，看來，我們只能採取第二個辦法了。不過，我總覺得良心有愧，有何顏面掌管這份基業不若乘此時機，將之解散，不知二弟以爲如何？」

他說了一大堆，任天高只簡簡單單說了八個字：「願去不留，願留不去。」

殷爲名道：「你是說，縮小錢莊『業務』，去留任意？」

任天高點了點頭。

殷爲名又道：「那麼，你去抑或留？」

任天高道：「留。」

殷爲名道：「那很好，最低限度先莊主慘淡經營的錢莊不致斷送你我的手上，如此辛苦你了，但望你好自爲之。」這時，他才發覺左手還握着那面翠綠小旌旗，爲了留爲紀念，順手揣在懷裏。

翌日，殷爲名和任天高將萬世雄妥爲安葬，才黯然離去。

殷爲名既是無意留戀錢莊，半途，就與任天高分別，返回祖籍去了。

於是，本已式微的「萬寶錢莊」，至此更形沒落了。

××　　××

韶光易逝，轉眼又是十年。

在雁門關附近，有一座荒涼的山巒，因爲它的形狀有若饅頭，遂名饅頭山，其間雖有村落，但甚疏落落的，是以這饅頭山甚是荒涼。

但是，山脚之下，却蓋有三幢石屋，孤零零的像守墓的廬舍。

金烏西墜了，若不是路上還有一兩隻對大行

走，可以說就如全無生物的野嶺。

在這三 石屋的正中一間，有一年在四旬左右的中年人，對着木桌上供奉的兩個靈牌呆然困神，靈牌前分別點燃着兩盞油燈，從燈油發出黯淡的光芒看去，靠右的一個靈牌刻着「殷門堂上列代祖宗靈位」，靠左的一個，赫然刻着「萬翁兆億靈位」，而這中年人，就是對着這個靈牌黯然神傷。

不消說，這個男子就是殷爲名了。

原來，當日殷爲名與任天高分袂之後，返回原籍浙江，居住了一個時期，他本來立心回來息影家園，不問世事，豈料不着袈裟嫌多事，着起袈裟事更多，自從任天高返回「萬寶錢莊」總號，發佈莊主萬世雄的死訊之後，江湖中立即激起強烈的反應，一派乃示與萬家有交情的，以萬世雄死得不明不白，要徹底追查一個水落石出；另一派則是爲了萬家的金庫，心圖染指。於是，殷爲名處在這個夾縫之中，今日向萬家知交編謊言解說，明日又要提心吊膽的去防範那些心懷不軌的武林敗類，擾擾然簡直家無寧力。

殷爲名在窮於應付之下，無可奈何，只得攜妻挈子；輾轉間關的逃抵是間，纔避過煩擾的糾纏。

本來，萬世雄不是他殺死的，他大可置身事外，甚或任勞任怨，負起昌大「金玉門」的巨責，領導門徒，重行刷新「金玉門」的威信。但是，他不此之圖，卻消極的逃避現實，遠遁荒山，虔誠的向老莊主懺悔。

殷爲名在萬兆億的靈位前直站至初更鼓響，才一揖到地，向靈牌告別，走入內室，吩咐妻子藍慧珠，謹守門戶，帶了兒子向明，上山練功，這，就是殷爲名自從流徙是間的習慣了。

他的妻子藍慧珠，雖是一個不諳武功的人，但生性賢淑端莊，善相夫子，從不拂逆丈夫的旨意。所以，夫妻之間，倒是相敬如賓，恩愛非常。

她如言的關鎖好門戶，回到寢室，剔亮室中的紗窗，替子縫製冬衣。

樵樓已敲二更，藍慧珠還是一針一針的做着她的針黹。

突然，「獨」的一聲，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直穿紗窗，插在桌上，刀柄還兀自搖晃不定。

藍慧珠大吃一驚，良久方才定下神來，看那匕首時，原來還插着一張字條。

她放下針黹，上前一看，只見上面寫着：「牢落弑主者，速備紋銀萬兩，三日後送至右嶺槐樹下，否則，罪孽公佈，人神共憤，屆時當是死無葬身之地，悔之已晚矣！」

這一着，直嚇得藍慧珠花容失色，萬兩紋銀，她這一輩子就連想也沒敢想過，但是，這還是其次，最嚴重的，就是柬上所言，萬世雄並不是死於頑疾，而是自己丈夫弑死的。

殷爲名在藍慧珠心中，乃是一個持正不阿，行俠仗義的好丈夫，所以她甘心含苦茹辛，侍奉夫子，是以殷爲名對她說萬世雄百醫不治，心灰武事，她亦置信不疑，如今柬上所言，明顯地指出丈夫乃是一個弑主的叛逆，這，那得令她不大驚失色，有如晴天霹靂。

她芳心但覺如絞如割，腦際一片空虛，本來立着的嬌軀，也支持不了便即搖搖欲墜。

忽然，門外響起一串敲門聲，藍慧珠知道，乃是殷爲名父子練功完畢回家，登時驚覺，迅即的思忖一下，究竟將這事情直說呢還是暫且隱瞞下去，再行設法？

終於，她還是選擇後者，拔起了匕首和那張飛柬，迅速收在衣箱之中，方始去開門。

殷爲名發夢也想不到，家中會突爾有人投刀寄柬，還興高采烈的與兒子商榷「金玉門」的「金玉掌」，何爲守勢，何爲攻着。

而藍慧珠卻裝作若無此事，一如平日一樣，服侍了夫子入睡之後，獨個兒借着針黹爲名，暗中分析事情的眞實性，和思忖應付的辦法。

要知道，藍慧珠一向敬仰丈夫，有云「良人者，所託終身者也」。是苦是甜，天公已然註定，但是，所託終身者竟是一個大逆不道，弑主滅師的叛徒，則焉能托以終身？她極力設想一個理由，去支持丈夫乃是一個正義之士，但是，幻想是無法面對現實的，只要再過三天，若不能夠拿出萬兩紋銀之外，丈夫就得身敗名裂，牽連到兒子身世，將無法立足於世上了。

她心愛丈夫，更熱愛她的兒子，她寧可拿她的性命，來換取丈夫與兒子的聲名，然而，柬上聲言，要的只是金錢，而不是她的性命。

徬徨、焦急、恐懼，花針戳破了玉指，鮮血染了手上的夾衣，珠淚沿着嬌頰滾下，滴在夾襖之上，濕了一片，但是，她渾然不覺的一針又一針。她反覆思量着，良久，倏然一咬銀牙，暗中下了一個決定，才起身歸寢。

夜幕已垂，又是第二天的黃昏過後了。殷爲名一如往日，天色一黑，就悄然步入石室，對着萬兆億的靈位，唏噓嘆息，黯然長嗟。

突然，背後响起了他妻子藍慧珠的聲音：「相公，你日日如此，這又何苦呢？」

殷爲名緩緩回過身來，太息了一聲，道：「娘子，我身受老莊主的深恩，却不能履行諾言，好好的保護他的後人，這教我於心何安？」

藍慧珠道：「相公，請恕我直言，男兒處世，在乎創基立業，相公理宜繼往開來，秉承老莊主的大志，發揚『金玉門』的濟世俠義，如此方毋負老莊主遺志，抑亦不虛此生，如今相公不此之圖，反而意志消沉，與婦孺之輩，又有何異？」

這直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殷爲名不禁長嘆一聲，道：「娘子責備得是，只是少莊主死於我們三人小心保護之下，我如何還有顏面去面對本門徒衆？」

藍慧珠道：「窮通壽夭，早有定數，少莊主既是壽終正寢，可不是死在你的手上呀。」

殷爲名身軀猛然一震，道：「說來容易，但我怎也不能去懷！」

藍慧珠凝目望了丈夫一眼，緊緊的問道：「相公，請你坦白的對妾說一句，少莊主是不是你殺死的？」

當頭一棒，如雷灌頂，殷爲名大步上前，倏然伸手抓起藍慧珠，目露兇光，大聲喝道：「這句話怎能出諸你口，是什麼意思，快說！」

結婚已然廿載，一向相敬如賓，藍慧珠幾曾見過丈夫如此疾言厲色，駭得「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殷爲名頹然將妻子放了下來，一把抱入懷中，撫娑着如雲秀髮，呵慰着道：「娘子，原諒我，這只是我一時之錯。不過你總可放心，你丈夫爲人如何，你應知道的，請相信我。」

藍慧珠伏在丈夫寬敞的胸膛，抽泣着道：「相公，假若不幸你竟是如此一個人面獸心的人，教賤妾此生幸福，寄託伊誰？」

殷爲名有口難言，唯有仰天浩嘆了一聲，吻吻妻子的秀髮，柔聲說道：「不要胡思亂想了，你心情不佳，早與歇息吧！」

話雖是如此說，可是，藍慧珠在綉榻之上輾轉反側，怎也不能成眠，她想起剛才的一幕，心裏暗忖：爲何我一問起，他有沒幹過弑主的逆行，他就作賊心虛的幾乎要將我殺死，唉！莫不是果有其事？她苦苦籌設一個辦法，來順代此件巨變，但是，除了昨晚決定的那一個外，她怎也不能再想出一個較好的辦法來。

如此又過了一宵，翌日晚上，她不動聲息的候着他們父子兩人練武歸來，侍候他們入寢了，才挑亮紗燈，繼續替兒子縫那件衣裾子。

但是，這時的藍慧珠，芳心怔忡，焦急彷徨，那裏還有心情去幹針黹工夫，這不過乃是用來掩飾而已。好容易才聽到殷爲名如雷的鼾聲，偷眼一看，殷爲名睡意正濃，當下輕輕的踮步走出房門，小心翼翼的打開大門，溜了出去。

可是，她沒有想到，她丈夫殷爲名乃是一個武林高手，有資格坐上「金玉門」掌門的交椅，武功火候，已至登堂入室。這時雖是好夢正圓，但是，只要一點點異乎平常的異响，那怕是墜針落葉之微，也足可倏然驚覺。藍慧珠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孰料熟睡中的殷爲名已然一躍而起，側耳傾聽，已然知道有人在門外行走，虎目一掠室中，不見了妻子，心下狐疑，立即跳下床來，兩個起落，已然躍出石屋之外。

當他揚目一看時，果見自己妻子那窈窕身影，在前面的田畦上閃閃縮縮的行着。

雖然，殷爲名知道妻子乃是一個賢淑端莊的好妻子，但是，眼見她竟在三更半夜之中，作此鬼鬼祟祟之行，其中必定事有蹺蹊。

於是，他亦悄沒聲息的追躡着她的後面。

夜涼如水，山風陣陣，在殷爲名這個武林高手來說，當下致有什麼影响，可是，藍慧珠却是感到不勝寒意，加上荒山野嶺，松濤竹嘯，一個弱質女流，側身如此環境，就有置身鬼域之間了。

但是，藍慧珠雖感到陣陣恐怖與畏懼，却沒有停下腳步來，在山腳略一遲疑，逕自沿着羊腸小徑，摸索而上。

殷爲名更是大惑不解，不敢怠慢，藉着地勢的高低不平，隱蔽身形，小心跟踪。

這是饅頭山的右嶺，殷爲名夫婦隱此多年，自是地形熟悉，藍慧珠在黑夜中摸索前進，幾經困難，才找到大槐所在。

其時，藍慧珠已然力疲氣竭，坐在槐樹底下，氣喘吁吁，香汗淋漓。

她自小在父母卵翼之下，自入殷門，卽爲一家主婦，平生足不出戶，就算是一隻小小的耗子，也是可以嚇得她花容失色，如今竟然在夜漏更殘之際，孑然一身，深入荒山，那得不嚇得她靈

魂出竅？這時，只要害一片落葉墜到她頭上，也可令她大驚而叫的。

但是，她爲了丈夫，爲了兒子，縱是要她前赴鬼門關，她也義不容辭的闖進去的。

她正在駭然四顧時，突然，一條巨影破空而至，驟然站在她的面前。

藍慧珠大吃一驚，幾欲脫口呼叫，豈料那人立卽制止，道：「別叫，銀子呢？」

藍慧珠强自定下神來，只見那人面蒙黑巾，只露出兩個小孔，兩道陰森如電的目光，就從這兩個小孔射了出來。當下顫聲答道：「好漢，我們不是大富大貴，何來萬兩紋銀，要是一百八十兩，還可勉爲其難……」

她還未說完，那蒙面人已然哈哈大笑道：「一百兩，你道我是乞丐？」

藍慧珠急道：「不敢，請好漢高抬貴手，我們實需不用，借大的數目，好漢若肯俯允，小女子甘願爲牛爲馬，報答大德。」

蒙面人嘿嘿冷笑了兩下，沉聲道：「你沒有將字條交給一丈夫？」

藍慧珠道：「沒有，他一向在錢銀方面由小女子處理，他知道亦一拿不出的。」

蒙面人大怒道：「你丈夫當日甘冒弒主罪名，只不過爲了金庫，如今莫說萬兩，卽使百萬兩……」他還未說完，倏然覺得附近似有呼吸之聲，立卽警覺，大怒道：「既是如此，我就履行柬上諾言，向武林公佈此事，再會了！」

藍慧珠急得大叫道：「好漢停步，且聽小女子一言。」

但是，錯眼之間，已然失去了蒙面人的踪影。

本來，藍慧珠意欲暗中瞄見留柬之人，與他面商，一則懇求減低數字，二則詢問此事眞相，豈料心與願違，如今反而把事情弄僵，只急得她搥心痛哭，聲震荒野。

躲在暗隅的殷爲名，一時手足無措，他不知究竟先行扶回嬌妻呢？還是先行攔截蒙面人？

在這電光火石之間，他已然轉了十多次念頭。他想，藍慧珠如今雖是心痛如割，但因爲膝下尙有幼兒，一時三刻斷不致於採取什麼劇烈的行動，待至哭個痛快，自然會回家去。況且她一直瞞着自己，若是此時撞將出去，豈不是令她難過。蒙面人可不同了，他分明發覺有人伏伺，才倏然引退，若不乘時將之截獲，以後欲想偵查他究竟是誰，那就煞費功夫了。

於是，他當機立斷，迅卽朝蒙面人退走的方向加勁追去。

殷爲名雖不知蒙面人究是伊誰，但亦不願蒙面人看到自己的眞面目，一面展開輕功，一面除下汗巾，蒙住面部，向前追去。

殷爲名的輕功造詣，本已高人一等，再加上近年隱身於窮鄉僻壤，日常惟有習功課子自娛，多年的潛移默化，自是比前邁進了一大步。如今在全力施爲下，但覺得峯巒向後狂倒，耳畔風聲呼呼，轉瞬之間，已然馳過了幾個小山峯。

他竭盡全力，先行登上饅頭山的主峯，藉着月明光輝，向四下極目搜索蒙面人的踪影。

果然，他發覺北面大路上，激射着一個小黑影，其快有如星走丸飛，迅捷異常。

殷爲名也不理會夜行人究竟是否就是蒙面人，邁起絕頂輕功，直追過去。

前面的夜行人在輕功上本已略遜一籌，再加上他走的乃是迂迴大路，不似殷爲名專抄捷徑，是以盞茶光景，已被殷爲名追至，這時，彼此的距離不過丈許之間而已。

夜行人早已發覺有人追踪，已然拚命狂跑，但是，饒是他如何盡力施爲，都不能遠走一步。

待到後來，夜行人知道不能脫出追踪，倏然回身，朝殷爲名猛然衝去。

殷爲名在狂追之下，身形有如奔馬，萬料不到會有此一着，强行煞勢，亦是爲時已晚了，但是，此時他本身的衝勢已然狂猛，要是再撞到夜行人那勁烈的掌勢，縱不致粉身碎骨，也得身受重傷。殷爲名一生浸淫在武功之中，三十多年的修爲，自是不弱。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順着狂衝之勢，一构熊腰，藉地將前衝的身形，向空激射而上，人在半空，一方面直打千斤墜，一方面揮掌向夜行人劈去，以防夜行人乘他身形懸空之危，向已突施暗襲。

夜行人能在狂奔之際，不但可以及時煞勢，而且還可回身發掌擊敵，這份功力，已足驕人。但殷爲名卻能順勢平地而起，避過襲擊，而先一步停在夜行人背後，更是驚世駭俗，先聲奪人。

夜行人緩緩回過頭來，兩人相對，俱皆愕然，夜行人感到詫異的乃是來人竟爾與自己一樣，以巾蒙面，所不同的，對方的蒙面巾沒有留下兩個小孔而已。而殷爲名感到錯愕的，乃是眼前人果眞就是自己要追踪的人。

殷爲名想到自已隱身荒野，不過爲了良心自咎，不願涉足武林而已。如今蒙面人竟爾含血噴人，誣指自已殺師滅主，還向嬌妻恐嚇，以致妻子竟夜奔波，這還事小，最嚴重的就是妻子一向對已敬愛之心，已然動搖。當下勃然大怒，洪聲喝道：「揭開你的面具，殷爲名與你有何過節，你亦應面對殷爲名了斷，豈可含血噴人，更不應向他的妻子勒作恐嚇，你這無恥之徒，快將真相說出。」

蒙面人一聽殷爲名兩字，身軀猛然一震，閉聲不響，突然幻出五指，直取殷爲名心窩。

殷爲名既是存心而來，當然全神戒備，蒙面人出手雖快，他應變更快，橫移半步，左手直側蒙面人左腕，右指力點對方的「肩井」穴。

蒙面人一招失手，忙收勢向後疾卸，以避來勢。但是，殷爲名身法奇快，如影隨形，蒙面人雖然一卸就是丈外，但方一站定，殷爲名的拳風已然襲至。

於是，這荒野之上，發生了空前的比鬥。

殷爲名在激鬥之中，對方雖是有巾蒙面，但兩道炯炯的眼神，甚爲熟悉，心下甚爲納罕，而留意蒙面人的身段，心中更是駭然，對方一進一退之間的姿勢，竟然酷似三師弟任天高。

他心下這一思忖，忙以多年修爲，逼出對方的看家絕手，希望藉此證明心中的疑念。

掌隨意發，眼看對方雙掌交錯，直取自己上盤，當下大喝一聲，一矮身形，左足向前一圈，橫掃對方下盤，雙掌同時平空劈去，這一招，乃是「金玉拳」中一招「力托金鼎」，要是對方果屬同門，則必然下意識的順勢以「飛渡玉門」一招，全身縱上半空，以掌順按由下上劈的力道，身體飛越而過。果然不出殷爲名所料，蒙面人果爾就是一招「飛渡玉門」平空彈射而過。

殷爲名驚疑未已，蒙面人已然幾個起落，乘勢溜出老遠。

本來，殷爲名若是定要窮追，那也不過只須頓飯光景，准可重新將之截住。但是，此時的殷爲名，在確知蒙面人果真就是任天高之後，知道其中定有文章，就是追上前去將之殺死，他也會矢口否認。二來他又記掛着在深山野嶺中的嬌妻。當下暫時拋下不追，返回右嶺尋找藍慧珠。

但是，當他折返右嶺時，已然失了嬌妻的蹤跡，大駭之下，忙躍出叢林，極目遠眺，方才抽了口涼氣。原來，藍慧珠正踽踽於回家的田畦阡陌之上。殷爲名不願藍慧珠知道自己已然洞悉此事，連忙繞道回家。

翌日起來，一家三人同在廳中閒坐，夫妻二人雖是各懷鬼胎，但都勉強裝作若無其事，彼此強顏歡笑，閒話家常。

殷爲名忽然道：「娘子，我經過昨晚一夜的考慮，這說的確是字字金玉，我這樣意態消沉，不但有辱師恩，抑且助長好事之徒，對我非議，已身聲譽尤其次，師門威望豈可沒在我手上？我想護送你母子二人至天寶山，我在未歸隱前，在那裏設有一處新舖，其理人是我的首徒華春生，其人誠實可靠，而且那裏已然遠離中原，你們可安心住下去，待我重出江湖，替恩師重振聲譽。」

若在平時，藍慧珠當是大喜過望，今日的藍慧珠，已然信心動搖，她淒然道：「但願如此，只不過，相公切莫以暴易暴，最完善的處世之道，就是以德報怨，還望相公三味斯言。」

殷爲名暗暗嘆息一聲，他知是妻子心中已然蒙上陰影，除非眞相大白，她是怎也不敢放下懸心的。天寶山已是西北邊陲，相去何止千百里，而藍慧珠又不諳武功，一路上舟車並用，好容易才抵達目的地。

所幸這天寶山乃交通要津，附近一帶，市集頗繁，又因僻處一隅，不比中原乃是非之地，一片寧謐的氣氛，將藍慧珠緊張驚懼之心，冲淡許多。

殷爲名來到一處小市集中，找了一間小食肆歇脚，順便打探天寶山分舖的近況。

豈料不問尤可，一問之下，店小二忙不迭的搖頭道：「別說了都是我們這裏的貧黎沒福份兒，『萬寶錢莊』昨夜給人搗亂，司賬的華大哥，已給人殺死了，錢莊也給人放了把火，燒爲平地了！」

殷爲名大吃一驚，連忙追問下去，可是，店小二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點，除此之外，已然無可奉告。他爲了要知道一個底細，將筷子放成交叉形，再用一隻酒杯，放在交叉的前半部，這是「金玉門」召集門人的暗號。

半晌，還沒有門人上前打訊，他等得有點不耐煩，正欲會賬離去。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個虬髯大漢，步履踉蹌的走了進來，一眼瞥見殷爲名桌子上的暗號，微微一怔，走上前去，說道：「對不起，我來遲了，來，我們重新添杯！」一手拿

起殷爲名放在交叉前半部的酒杯，放在下半部。

殷爲名連忙低聲道：「義比金堅，心如玉潔。」

這句暗語，嵌入金玉二字，乃是金玉門門徒的見面暗語。

經過這番暗語，彼此已然知道乃是同道中人，互通姓名之後，知道大漢姓石名中棠，殷爲名問道：「石兄弟可是隸屬天寶山分莊的？」

石中棠獲悉眼前人就是殷爲名，恭謹應道：「正是，在下乃是此處的監場。殷總管，這些年頭你老去了那裏？不然，我們『金玉門』又何致一蹶不振，沒落至如此田地！」

接着，石中棠又將近年金玉門如何四分五裂，卒至沒落的經過，和盤托出。

原來，當日任天高設回總號，立即宣佈莊主死訊以及莫、殷二總管退出「金玉門」，自領一萬寶錢莊」後，門徒大感疑惑，以事出倉卒，只憑任天高一面之詞，全無佐證，激烈份子懷疑任天高乃是將三人暗中害死，以奪「金玉門」掌門之職，紛紛不告而別，而溫和份子，只因不忍辛苦闖下的基業就此散去。是以戀棧不去。但任天高爲人落落寡合，獨斷獨行，不得衆心，待到後來，連這僅存的徒衆亦相繼離去。這還未已，一向覬覦着「金玉門」「金庫」的江湖敗類，乘時而爲難。於是「金玉門」於焉乃告解體，只剩下僻處邊陲的三數分莊，還在苦苦支撐殘局，而這三數處分莊，均是殷爲名的心腹弟子。

昨晚，天寶山分莊如常開市，直至午夜時份，突然闖來一個魔頭，不問青紅皂白，將在場諸人劉當場斃。因爲變生肘腋，雖有門人保護，並且全力抵禦，可惜爲時已晚，除了司賬之外，俱皆慘遭毒手，那人得手後，才將受傷司賬逼供，逼他供出「金庫」秘密。可憐那位司賬就這樣死在那人手裏，那人心猶未足，臨走尚放了把火，將分莊燒爲平地，石中棠因爲剛剛小解回至中途，在甬道中睹此慘劇，自知力量菲薄，螳臂不足以當車，而且亦欲留回一命，慢慢偵查此仇家是誰……

石中棠還待說下去，殷爲名勃然而起，揪着石中棠問道：「那人是誰？快說！」

石中棠還道殷爲名向他下毒手，忙道：「當時乃是黑夜，而且那人又蒙着面巾……」

殷爲名大力揪起石中棠，急促的問道：「那蒙面人……」他還未說完，突覺腦後勁風掠至，只道有人向己暗算，連忙一鬆手，將石中棠放下，同時倏然回身，探手就是一撈，堪堪將飄來暗器接住，一瞥窗外，只見一條黑影，一幌而逝。

殷爲名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登身躍出窗外，半途之中，還高聲叫道：「石兄弟請代照料家小，不可離開本集！」他也不理石中棠究否答應。

幸而，這個小酒館乃是建在一個小丘之上，附近已然全無阻碍視線之物，殷爲名出得窗來，舉目一掠，果見在里外的山道上，走着一條黑影。

雖則是驚鴻一瞥，殷爲名已然知道那人就是向己暗襲之人，因爲，這天寶山附近向素太平，來往行人，都好整以暇的緩步而行，單獨那條人影，乃是提氣急奔。

當下猛吸一口眞氣，全力展開輕功，直追而去。

過了約莫頓飯光景，殷爲名已然漸追漸近，眼看就可追入掌力範圍之內，突然，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峯，擋住去路，前面那人已然轉了上去。

殷爲名暗叫苦也，先前那人只在平坦空蕩的大道口走，還好瞧個淸楚，如今他已轉入山道，莫要讓他乘機溜走才好，於是拚命加勁，全力追趕。

果然，山道崎嶇異常，而那人又儘朝山巒左轉右轉，還幸殷爲名輕功利害，不然，已然失了那人踪跡了。

如此一逃一追，漸漸越走越上，待到後來，竟然轉上了這個白雪皚皚的山峯。

殷爲名追上峯來，但覺滿山白雪，而最怪異的，一路上林叢茂盛，但一到山頂，就光禿禿的，寸草不生，而且，還有一個頗大的湖沼，湖沼附近，卻又有很多沒有積水的大潭。至此，殷爲名方才明白，這原來乃是長白山的「天池」，而這許多乾潭與湖沼，就是「七十二龍潭」。

再望那人時，已然走至一個無水的乾潭中，殷爲名不敢怠慢，幾個起落，躍了過去。

瞥眼之間，那人已然走入一個岩穴之中，殷爲名在狂怒之下，縱是虎穴龍潭，他也全然不畏，竟不猶疑，一躍而入。

豈料他還未拿樁站穩，突聞得一聲巨響，但覺眼前一黑，入口處已然崩陷，殷爲名知道已經上當，連忙運功護體，洞穴彼端已然傳出暗啞的聲音道：「殷爲名，今日就併着同歸於盡吧！」

殷爲名一聽聲音，只氣得七孔生烟，大怒道：「畜牲，原來果眞是你！」

那人道：「可不是我，我任天高今日是死定了，而你也休想重用生天。」

殷爲名發如狂怒，胡發聲處標了過去，揮掌就劈，在他以爲，若要殺任天高，也得要過百招之處，豈料只聽得一聲悶哼，任天高竟然不作任何抵抗。

雖然，殷爲名已漸漸明白，一切都是任天高所爲，可是，卅多年同門受藝，多少總有點香火緣，忙取出火摺子打亮一看，只見任天高胸膛中了一掌，已是氣息奄奄，當下將之扶起，取出本門療傷之藥，欲想塞入他的口中。

豈料任天高道：「我說過，要同歸於盡死在這裏，即使你將我醫好，也不能生離此間了。」

殷爲名追問道：「天高，你爲何下此毒手，你說。」任天高道：「時至今日，說給你聽又何妨。」乃將始末情形說出——

原來，他們三人雖然都是老莊主親手調教出來的，但是，三人中少莊主最賞識的只是殷爲名，最不滿意的乃是任天高，因爲他不善言語，是以少莊主時加斥罵，而對殷爲名另眼相看，他含恨於心，積怨於心，終於當日乃下毒手。他明知少莊主每於食藥後必用口果，於是在下班時詐作將碧綠瓶慢慢清潔，待莫求接班時，胡里胡塗的一定就此拿了藥湯進去，待發覺時必定叫殷爲名去藥室找尋，找尋一久，少莊主大發雷霆，莫求在張皇失措下，當然要親自去找，他就乘這一空隙，躍入室中將萬世雌雄擊敗，然後躍回下階，詐作打抹碧綠瓶，在他之意，不但可以殺死萬世雄洩忿，而且還可移罪於殷爲名，如此，一石二鳥，剩下來的莫求，這個酒鬼就易於解決了，到時，他就可安穩坐上掌門寶座。豈料莫求先一步入室，睹狀憤激過度，竟致發狂，而殷爲名又因此而打退堂鼓，正中下懷，於是欣然回去接掌掌門之職。

豈料自他掌門之後，首先反對他的就殷爲名的手下，頓致一個偌大的萬寶錢莊紛紛解散，他懷疑此事乃殷爲名從中策劃，要待他聲名掃地之後，才東山復出，於是乃踏遍天涯，訪尋殷爲名的蹤跡，當日勤索投柬，不外欲想引出殷爲名。殷爲名受此威脅，必先遣走家人然後根查兇徒。於是他就可相機下手。當日一路上他跟着殷爲名一家三口之後，知道目標乃是天寶山分莊，於是先行前來，制造陷阱，他在七十二龍潭佈置此洞完成後，殷爲名還未到來，於是趁此時機，再將此分莊踏爲平地，以洩心頭之忿，翌日乃遇上殷爲名，於是引之上鈎，墜此陷阱。

殷爲名聽完，無名火起三千丈，正欲舉掌再加一擊，任天高已然往後一靠，溘然長逝了。

當時，他已感到口渴異常，猛然醒起，少莊主喜愛的那個玉瓶，還在懷中，這是他爲了懷念故主的緣故，不願與之須臾離，平時用來貯載蜜糖，以作晚上練功之用，如今正用得着，當下取了出來，舐了一點蜜糖。

良久，他打亮火摺子，察看洞內形勢，他將整個洞慢慢逐一細看，突然，發覺地上有些甜梅的遺核，心忖：「此洞必然有一個喜吃甜梅之人，經常到來。」再仔細搜尋，遺核附近的洞壁上，有一如暗鈕的物事，中間有一交叉深坑，他試圖以手力按，但却紋風不動。

突然，他靈機一觸，忙取出碧綠小瓶，將蜜糖含在口裏，用瓶口印了上去。

「活」的一聲，玉瓶應聲而入，向左一旋，果然聽見一串暗鈕活動之聲，接着，眼前毫光萬丈，刺眼欲昏。

良久，他才習慣這種光芒，定目看時，不禁嚇了一跳，原來他所看到的，乃是一個堆滿金銀珠寶的洞穴。至此，他才知道，老莊主果然暗中建了這個金庫，怪不得少莊主有恃無恐，和覷那玉瓶有如性命了。只見洞中堆積着翡翠瑪瑙，數之不盡，但是，此時的殷爲名，已然不爲所動，他這時急於需要的，只是找尋出洞而已。

果然，在彼端岩壁之上，也有一個與先前一模一樣的暗鈕，上前一試，果爾應聲而啓。頓覺山風凜冽，心靈立呈清新之感。

殷爲名深深的吸了口氣，他明白了，作法自斃，自古已然，爲了一個金庫，果至手足相殘，下弒其師，甘冒大不韙的，到頭來亦是空手而去而已。

他一心掂念着還在小集中的妻兒，當急之務，還是先行與妻子會合。這些財富，間接害死了他好幾個親近之人，看了不禁傷心長歎，人生不過百年，偏是如此貪得。這些害人的東西，就讓它永遠埋在這人跡不到之處吧！於是，乃找路下山。

山風凜冽，天池依然如昔，白皚皚的不見一片葉，正如此時的殷爲名心情，既空虛，又孤寂。

—完—

玉＊女＊銀＊鳳

武俠長篇連載

冰鴻・文
雲君、圖

孤峯頂上遇奇人

「降龍仙」裏蘭茵老人打賭，贏了一次，要蘭茵老人履行諾言，讓他再殺一次人。蘭茵老人道：「剛才你已殺了一個人。」

「降龍仙」心中一急，忙否認道道那裏的話？」蘭茵老人飛身躍到右側二十丈外，在草叢中提出一具屍體，道：「這個是誰殺的？」「降龍仙」失望的道：「想不到又被你發現了。」「剛才你大笑之際，眸子中突現殺機，我就知道了。」「降龍仙」無奈何的搖搖頭道：「取出蠟燭來吧！」蘭茵老人，從懷中掏出一截長約一分的短燭，然後掏出火摺，幌然點着了臘燭。燭光一起，突聽降龍仙仰天發出一聲恐怖的長嘯，身形一幌，已消失於茫茫的月色之中。

蘭茵老人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宗鴻羽却茫然不知他們在幹些什麼。一分長的臘燭，一會功夫，火光已漸漸微弱，而接近熄滅。就在那火光一閃而滅之際，突然人影一閃，「降龍仙」已回到了原地。蘭茵老人搖頭嘆道：「你連一點時間也捨不得錯過。」「降龍仙」笑道：「十五個，十五個。」蘭茵老人道：「全死了？」

「老夫手下從不留活人！」宗鴻羽駭然道：「這短短的時間之內，他竟然殺了十五個人，若沒有功力基礎的人，決不敢來此奪寶，若有功力基礎，他竟能殺之於無聲無之間，其功力到底有多高啊！」繼而又忖道：「難道他們也是爲了這水龍菓而來的不成？難道這東西這麼寶貴不成！

」這時，蘭因老人道：「我們走吧！」宗鴻羽不安的道：「去長白山，瑤池？」蘭因老人點點頭，道：「走吧！」話落當先而行。宗鴻羽居次，而「降龍仙」最後。三人身形極快，剎那間已消失谷口。

三人去後很久，谷中才奔出數十道人影，他們掃了地上的屍體一眼，暗自捏了一把冷汗，紛紛向谷口奔去。

×　×　×

大雪覆蓋於長白山頭，這裏，距海平面，至少有數千尺以上了，三個人影，兩老一少，正在奔走於白雪之上，快如飛鳥，急如驚電，眨眼之間，已出去了四五十丈。

突然，三人停身於一處整齊的松林之前，紅袍老人道：「就是這裏，沒錯了。」白袍老人卻道：「我們要怎麼通知他們呢？」

「闖進去算了。」

宗鴻羽道：「以晚輩之見，我們只怕已落入他們的眼線了。」

蘭因老人笑笑道：「我們既非尋仇而來，大可不必顧慮，走，我們進去吧！」話落當先跨入林中。

就在此時，突然四周傳來連聲嬌叱，七八個少女，已將三人團困於核心之中，一個個臉上都充滿了敵意。

宗鴻羽向四週一望，心中不由感嘆的忖道：「這些妙齡女子，個個貌美如花，雖然算不上國色天香，但亦屬人間少有，『瑤池玉女』不知是從那裏物色來的。」

蘭因老人此時開聲笑道：「諸位姑娘不要誤會，老夫三人此來，乃係拜訪令主的。」衆女聞言，目光不由全向一個年齡稍長的翠衣少女望去，似在等她決定。

翠衣少女輕移蓮步，冷聲道：「拜會我們令主，應走那一條路，難道三位不知道嗎？」

宗鴻羽聞言心中一怔，暗道：「難道還有一條，專供來人拜見的路途不成？」蘭因老人笑道：「老夫等乃係初來，所以不知那路途走法，還請姑娘指示一二。」翠衣少女老練的問道：「信物呢？」三人又是一怔，齊聲道：「信物？什麼信物？」

衆女聞言，粉臉同時為之一寒，仍由翠衣少女開聲道：「三位既無信物，那要見我們令主，只有委屈了！」聲落素手突出，以奇快無比的速度，使出一招「神力服蛟」閃電抓向蘭因老人右手脈門。

蘭因老人，萬沒料到，此女竟會說打就打，使人連說話的餘地都沒有，見狀，心中不由有些怒意。只聽他大笑一聲，屹立不動的道：「哈哈……姑娘，妳也未免太小看老夫了。」笑聲響澈雲霄，震人耳鼓。

就在蘭因老人大笑之際，翠衣女子已抓住了他的門脈，只見她美目中寒光一閃，伸手向蘭因老人「肩井穴」上點去。就在這時，突然五丈之外傳來一聲清叱道：「蘭兒不可造次，快快退下！」聲音鏗鏘震耳，顯見來人，內功修為極為深厚。

翠衣少女，反應倒是很快，聞言幾乎想都沒想，已然撤手收招，倒縱出八尺之遙，扭頭向發聲處望去。只見五丈以外，巨木之後，緩緩走出一個白髮如銀，滿臉皺紋，手扶金杖，背插銀笛的老太婆。衆女一見此人，紛紛躬身為禮，狀至恭敬。

蘭因老人與「降龍仙」一見此人，那喜怒不形於色的臉上，突然為之色變，幾乎是同時驚道：「啊！你是『金杖神笛』梅絳雪！」

宗鴻羽心中一動，忖道：「由兩人的神色看來，此人顯然功力不在他們之下，難道說瑤池令下，真的把天下所有高手都網羅來了嗎？」

老太婆見到兩人，也是一怔，點頭笑道：「想不到兩位久絕江湖的高人，也重踏進這是非之界了，真是難得？」「降龍仙」大笑道：「與你相比，大概慢了一步吧？」

「金杖神笛」梅絳雪笑道：「不但比老身慢了一步，只怕走在你們前面的，還有三個呢？」

蘭因老人心頭突然一動，驚道：「你是說他們三個也出來了？」

「不錯！老身就是他們叫來的。」

「降龍仙」一收嘻笑之態，奇道：「瑤池玉女小小年紀，想不到竟能請到你等相助，但不知其為人，究竟有什麼值得各位敬重之處？」

「金杖神笛」梅絳雪面色突然一整，肅然道：「令主年紀雖輕，但其才略智慧，卻遠在常人之上，老身說也說他不盡，兩位如與她相處上三日，只怕也要自願留於長白山上了。」

蘭因老人雖然明知「金杖神笛」梅絳雪是早年江湖上有名的乖僻人物，再加之其功力高絕，

黑白兩道的人物，幾乎無不敬鬼神而遠之，不過，她却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慌言，但仍不由自主的脫口道：「有這等事？」

「金杖神笛」梅絳雪聞言白眉不由一皺，突然，冷冷的道：「老身什麼時候騙過人來？」還好，這話是蘭因老人說的，看樣子，換了別人，她準要出手教訓他了。

蘭因老人心知失言，急忙陪笑道：「老夫失言了，還望多多包涵。」「金杖神笛」梅絳雪面色稍緩，問道：「三位此來長白山，不知有何貴幹？」蘭因老人道：「有事相求於令主。」說話之際，不由自主的望了宗鴻羽一眼。

宗鴻羽心中突然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相求於人，而此人又是他所不願見的人，這對他來說，該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啊。他後悔當時不該答應前來。

只聽「金杖神笛」梅絳雪道：「此林之內，步步殺機，三位如要見我們令主，此處並非應走之路，老身看在故人面上，就給各位一枚通行令符好了。」話後，從懷中掏出一塊「白玉符」遞給蘭因老人，向右方一指，道：「三位順着有白岩石的地方前進，自然有人指點各位應走之路。」話落不等三人答話，向幾個少女一打手式，剎那間，重又隱入林中不見。

「降龍仙」自語道：「這地方可眞神秘啊！」蘭因老人不願多事耽擱，開聲道：「我們走吧！」話落當先向「金杖神笛」梅絳雪指示的方向走去，「降龍仙」隨後而行。他們到達白岩石之後，果然有人出來攔阻，好在他們持有玉符，一路行來，雖經過了大小不下二十幾處關卡，但却沒有花多少時間。

時近中午，三人已由一處彎彎曲曲，千迴百折的谷道中，走進一處谷地。宗鴻羽放眼一望，只見谷地十分寬敞，綠草如茵，與這冰天雪地中的景色，恰成强烈的對比。

綠草之中，紅梅雜列，紅花綠草，相映成趣，精緻的樓房，連綿的梅樹之中，乍看起來，直如花海中浮樓，好看之極。

宗鴻羽心說：「好一處人間仙境，若能隱居於此，與世永絕，倒是一件快意之事。」就在這時，突然一聲悅耳輕笑傳來，道：「小妹迎得來遲，多有失禮之處，還請三位海涵。」

宗鴻羽一抬眼，不由一怔，忖道：「怎麼是「神算龍女」來迎接呢？」

蘭因老人笑道：「豈敢，不瞞龍女說，老夫二人陪宗鴻羽此來，乃是——」

「神算龍女」笑着接口道：「宗鴻羽早期服用了「摧心丹」，令主早已看出了，三位此來目的，她早已知曉，這樣好了，我們令主還有些事要單獨與宗鴻羽商談，不知可否……」

「降龍仙」道：「我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不必替我們擔心。」「神算龍女」笑道：「令主叫我當面向兩位求恕她失禮之罪。」話落朝身後兩個婢女一打手勢，轉臉向二人道：「兩位請至客廳小坐一下。」

二人隨着兩個婢女走後，「神算龍女」對宗鴻羽道：「宗兄弟，請跟我來！」轉身朝一處最高的白色大樓走去。

宗鴻羽木然的跟在後面，這一刻，也覺得心中非常雜亂。因為，他無法預料，「瑤池玉女」會怎樣對待他！

突然，「神算龍女」脚步一緩，與宗鴻羽並肩而行，側臉問道：「宗兄弟，你此來是出乎本意嗎？」宗鴻羽心念閃電一轉，淡淡一笑道：「是的！」

「神算龍女」又道：「你知道一個人在失意的時候，做事會怎樣？」宗鴻羽不加思索的道：「也許會有些偏激。」「神算龍女」稍微放心似的一笑，道：「覺得這種人値不値得容忍呢？」宗鴻羽道：「應當容忍。」「神算龍女」笑道：「宗兄弟，你很聰明！」

宗鴻羽俊臉一紅，謙虛道：「姑娘過獎了。」談話之間，二人已到達樓下，宗鴻羽抬頭一望，只見兩扇紅漆大門已然大開，門前左右分立着兩個翠衣少女，神色非常肅穆。

「神算龍女」當先而行，轉過一處屛風，前面已是正廳。宗鴻羽抬眼向廳內一掃，心神頓時為之一震，只見大廳之內，裝璜如同帝侯之室，富麗堂皇，令人目眩，正中一張紅漆檀木桌後，端坐着一個眉如青山含黛，目如秋水凝波，瑤鼻朱唇，美勝天仙的白衣少女，此人，正是那「瑤池玉女」。

「瑤池玉女」左側椅上，坐着四不像，右邊空了一位，再下來，每旁各立着白衣美婢，個個神色都是一片肅穆，狀似在審判罪因。「瑤池玉女」一見宗鴻羽進來，美目中先是一喜，但瞬即消失了，冷然的把目光移了開去，故做未見之狀

。

「神算龍女」見狀一怔，心中暗奇道：「咦！令主是怎麼了？」思忖間開口道：「令主，宗兄弟已到。」

「瑤池玉女」淡然的道：「姊姊請回來坐下。」

「神算龍女」心中大急，道：「令主！」

「瑤池玉女」道：「請坐！」

「神算龍女」心中暗嘆一聲，道：「看樣子，今天的事情要糟了！」思忖間，只得走回右側座位上坐了下來。

宗鴻羽深深吸了口氣，沉聲道：「宗鴻羽參見令主。」話落恭身一揖。

「瑤池玉女」突然冷笑一聲道：「本令主那裏擔待得起你宗鴻羽的大禮。」竟連禮也不回。

當着這麼多人之前，「瑤池玉女」不但沒給坐位於他，反而如此冷言相加，別說宗鴻羽生性冷傲，就是換一個人，只怕他也忍耐不住了。

宗鴻羽俊臉一變，但卻強自忍了下來，嘆了口氣道：「也許在下不配參見令主。」

「瑤池玉女」芳心一震，但是，她卻忍不住心中的怒氣，冷笑一聲道：「也許是如此！」

宗鴻羽俊臉突然一變，默默把俊臉仰了起來，淡然的道：「也許在下不該來此！」聲音平淡中，帶有多少悔意啊！

「瑤池玉女」芳心大震，她不曉得剛才為什麼要說這種話，然而，話已出口，卻無法再收回了。她一雙美目，緩緩凝注在宗鴻羽臉上，聲音突然一緩，道：「你此來到底是為了什麼？」

宗鴻羽心中冷笑一聲，暗道：「你明知我宗宗鴻羽來意，又何必多此一問呢？」心念電轉之間，淡然道「不說也罷！」話落突然轉動了一下腳步。

「瑤池玉女」芳心大驚，粉臉一變，道：「你不說我也知道。」宗鴻羽緩緩把目光收了回來，掃了她一眼，淡然的道：「令主大智大勇，聰慧過人，宗某來意自難逃過法眼，這只能怪宗某不知自量，而做此種不能做而強做之事。」

「神算龍女」霍然起身，急道：「宗兄弟，我們令主決無他意，不可誤會。」

宗鴻羽自嘲似的一笑，道：「宗某乃是一個身世飄零孤獨之人，莫說不敢誤會令主，就是真個誤會了，又能怎樣呢？」聲音非常沉重，似乎正代表着他沉痛的心情。

宗鴻羽母亡姊死之事，「瑤池玉女」曾親眼見過，是以，一聽到「身世飄零」四字，她本能的體會到宗鴻羽的淒涼與孤獨了，這時她芳心中的後悔，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瑤池玉女」霍然起身，道：「宗鴻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宗鴻羽冷淡的笑道：「令主難道還怕我宗鴻羽誤會不成？」

「瑤池玉女」脫口道：「誰怕！」這句話只是下意識的，沒有一點其他用意。宗鴻羽冷然的道：「那就好了。」話落一頓，道：「在下這就告辭。」朝「瑤池玉女」深深一揖，轉身欲行。

「神算龍女」急道：「宗兄弟，難道你們這趟長白山，就這麼白跑了麼？」宗鴻羽沒有回頭，聞言停住腳步，茫然的道：「在下本就不該來此。」

「瑤池玉女」氣道：「長白山難道辱沒了你？」宗鴻羽霍然轉過身來，一腔怒火，似乎就要發洩，但是，當他看到「瑤池玉女」美目中瑩瑩的珠淚時，那已到唇邊的話，不由又嚥了回去。

她本來就夠美的，如今在此哀怨的情形之下，更加令人心醉。宗鴻羽黯然嘆了口氣，道：「在下不該惹令主生氣，宗某剛才所言，令主只當他是一場惡夢好了，從今以後，你也許再也見不到這個令你生氣的人了。」話落霍然轉身，大步向門外走去。

「瑤池玉女」再也控制不住芳心中的激動，顫聲道：「你等一下好嗎，我拿給你。」話落急步向室內走去。

少女的心，也許永遠無人能猜得透。「神算龍女」黯然嘆了口氣，喃喃祝禱道：「但願上天相助，讓倔強的宗鴻羽，改變心意。」隨着喃喃的祝禱，她美目中已滾下了兩顆淚珠。宗鴻羽心意已決，那肯停留，縱身一躍，人已飛出大廳，閃電般消失於林樹叢中。背後傳來「神算龍女」的聲音叫道：「宗鴻羽，你做事不能這麼決絕啊……」宗鴻羽去後不久，「瑤池玉女」已從內室中，抱着一個白玉盒急步縱躍了出來，她美目迅快的向大廳中一掃，粉臉突然變得蒼白如紙，顫聲道：「他人呢？」

大廳中一片死寂，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是的，宗鴻羽去的是如此之快，雖然「神算龍女」已料到了這一着，但她不會武功，又能奈何呢？

「瑤池玉女」木然的把玉盒放在桌上，絕望

的道：「姊姊，他是不是走了？」「神算龍女」抓住「瑤池玉女」微微顫抖的玉手，柔聲道：「令主，你相信我的計策嗎？」

「瑤池玉女」此刻好像已失去了全部主宰，木然的點點頭。「神算龍女」自已心中雖然也沒有多大把握，但為安慰她年幼的令主，却又不敢稍有遲疑，當下只得充滿信心似的道：「他一定去不遠，我們這就出動一定追得上他。」話落一頓，俯身對「瑤池玉女」低聲，道：「下次再碰到他時，令主可千萬別再對他這樣，要知道，殘酷環境的逼迫，已使他對人失去了信賴之心，你一定要使他知道，你是真心真意的在關懷他，溫暖他那顆已冷漠了的心。」

「瑤池玉女」含淚點了點頭，低聲道：「我會那麼做的，一定會。」聲音是那嬌柔。「神算龍女」心中暗自一嘆，忖道：「情之一字，眞個可怕啊！」忖罷，隨道：「事不宜遲，令主就走吧！」

「瑤池玉女」點頭道：「好，我這就去。」話落舉步向廳外走去。四不像急道：「令主，我也要去。」

「你不要去了。」聲落人已去遠。四不像自知武功與令主相差太遠，只有停了下來。

再說宗鴻羽出得大廳之後，並沒有去找蘭因老人與「降龍仙」，逕自向谷口奔去，以他的輕功速度，那用多久，便已奔出了谷道。他尋着來路，直向長白山下馳去，他們來時，關卡上的人已全部認識了他，是以，他此時出去，並沒有人加以阻攔。

宗鴻羽一路急奔，一口氣已跑出了四十多里，由於心神不定，方向自然也沒加注意，等他想到時，已到了一處高拔雲霄的斷峯之上了。他止步一辨方向，不由自責道：「我是怎麼搞的，連東西方向都弄不清楚了。」思忖間，認準方位，回身就待向東奔走。就在這時，高空突然傳來一聲震耳鶴唳聲，由聲音距離判斷，當不會高過十丈以上。宗鴻羽心頭一震，猛然止步抬頭，目光到處，不由駭了一跳，只見，頭上八丈左右處，正盤旋着一隻大如車輪，潔如霜雪的白鶴。那白鶴，鐵嘴火眼，昂首而視，狀至兇猛怕人，但却無襲擊之意。

宗鴻羽心稍放，舉步向峯下走去。就在這時，突然一個嬌如銀鈴般的聲音喝道：「與我站住！」聲音雖然不大，但却有震人心弦的力量。宗鴻羽聞言一忖，腳步不由自主的一停，但這只是一剎那的事，他又舉步向峯下走去。他這裏剛剛跨出不到兩步，突然半空中紅影一閃，宗鴻羽身前五尺處，已多了一個紅衣翠袖的絕色少女。

宗鴻羽心頭猛然一震，忖道：「此女身法快如電光石火，我的目力，竟也無法看清，只怕其人功力不在我宗鴻羽之下，怎麼我宗鴻羽所碰到的女子，個個武功都這般厲害呢？唉！但願她不是敵人。」思忖間，一雙星目，不由自主的向少女臉上掃去。

此女年約十八九武，黛眉鳳目，瑤鼻朱唇，配上一隻鵝蛋臉兒，美艷決不在「瑤池玉女」之下，只是，她美目中隱隱含有一股煞氣，使人覺得不敢與她接近。

紅衣少女，冷冷的掃了宗鴻羽一眼，冷聲道：「你剛從瑤池玉女那兒來的，是嗎？」宗鴻羽移開目光，點頭道：「不錯！」紅衣少女目中殺機突然一閃，道：「你是瑤池令下的人？」

宗鴻羽茫然道：「在下與姑娘互不相識，姑娘盤問這些幹什麼？」紅衣少女冷笑道：「幹什麼？看看你是應該死還是應該活啊！」

宗鴻羽天生傲骨，那忍受得了這種話，聞言忍不住冷笑一聲問道：「姑娘是說已操縱了在下的生死大權了？」

紅衣少女不加思索的道：「當然！」語出非常自然，好像她之操縱宗鴻羽的生死之權，乃是天經地義，不容置辯的事情似的。宗鴻羽聞言不由大怒，冷笑一聲，道：「那你就試試吧！」

紅衣少女冷笑一聲，道：「你當眞不說？」

宗鴻羽冷然道：「當然不說！」

紅衣女子秀目中突然殺機一閃，冷笑道：「本姑娘如要殺你，易如……」話聲未完，突然轉身向前面二十丈一塊突起的岩石後嬌叱道：「何方鼠輩，與本姑娘滾出來。」

宗鴻羽見狀心頭大駭，思忖道：「這裏距那石頭如此之遠，而那人又沒弄出聲響，他竟然能夠發現，此女功力到底有多高呢？」就在宗鴻羽思忖之際，突聽岩後一聲大笑道：「哈哈……好兒，你什麼時候看到老夫藏身的位置。」話落石後走出一個相貌奇醜的怪人。

宗鴻羽一見此人，心頭登時一震，脫口道：「血魔王！」不錯，此人正是自稱斷魂谷主的「血魔王」。

「血魔王」冷冷的掃了宗鴻羽一眼，大搖大擺的向前走來，狀似十分坦然，顯然未把面前二人放在眼裏。

紅衣女子笑道：「咦！老匹夫，你好大的架子啊！」雖然他在罵人，但話出自她口中，却顯得特別溫柔悅耳。「血魔王」面色登時一寒，停身於紅衣女子身前二丈之處，怒喝道：「小妞兒，你知道老夫要怎麼處置你嗎？」

「你一個人？」

「血魔王」狂笑道：「哈哈！只老夫一個人已經太多了，還要幾個呢？」話落不由自主的掃了宗鴻羽，顯然，他心中以爲只有宗鴻羽才是他眞正值得擔心的敵人。

紅衣少女甜甜的一笑，道：「你知道我是誰嗎？」「血魔王」大刺刺的道：「對了，在老夫未處置你以前，先報上個名來也好，像你這樣美麗的人兒，老夫大概永遠忘不了的。」

紅衣女子美目中突然掠過一股強烈無比的光芒，宗鴻羽睹狀大駭，暗忖道：「莫非此女功力已練到了反璞歸眞之境了，這怎麼可能呢？」只聽紅衣女子笑聲更甜，良久才道：「你抬頭向天上看看，也許就知道我是誰了！」

「血魔王」聞言無法自已，抬頭向天上一望，只見空中正盤旋着一隻其大無比的白鶴，他傲氣凌人的老臉上，突然掠過一陣恐怖之色，脫口道：「你，你是白鶴仙子？」紅衣少女大笑道：「不像是嗎？」

「血魔王」腦海中，已在這一剎那間，記起了江湖上的一句傳言，這句傳言是八十年前一個殺人如蔴的女魔王留下的傳言中說：「百年之後，中原武林將出現一個功力高於我的女煞星，望各位拭目以待。」此語傳出之後，此人便消失於江湖了。如今屈指算來，不正是百年了嗎？

「血魔王」緩緩的向後退了三步，不安的道：「你，你是應言而來的。」

紅衣女子笑道：「難得各位還記得家師她老人家的遺言，就看在這一點的分上，本姑娘留你一個全屍吧！」話語輕巧嬌柔，令人心醉，誰會相信這是一道死亡的命令呢？

「血魔王」聞言，恐怖的臉上，先是爲之一緊，突然，一個念頭閃電襲上他腦海，僥倖的心裏，爲之油然而生。他冷然一笑道：「姑娘以爲老夫會就此束手就戮嗎？」借說話的空間，已暗中把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以便伺機出手。

「白鶴仙子」何等能耐，豈能如此輕易被人暗算，她心中暗自冷笑一聲，美靨上却沒有絲毫異樣，依舊笑容如花，輕笑道：「本姑娘正要看看斷魂谷中，有些什麼……」

「白鶴仙子」話聲未落，突聽「血魔王」厲吼一聲道：「接招！」招在聲先，聲落掌風已至「白鶴仙子」胸口不滿半尺之遠了。

「血魔王」事先已存了困獸拼命之心，這一掌，當然是用上了十成功力，以圖孤注一擲。

掌出但見狂風怒號，厲飆如刃，動人心魄，此人功力，端的非同小可。「白鶴仙子」芳心突然掠過一個奇怪的念頭，粉臉突現驚色，好像已不知要怎麼應付了似的，一雙秋波的美目，偷偷的向宗鴻羽掃了去過。

宗鴻羽不知就裏，只道「白鶴仙子」已臨絕境了，他對她雖然沒有好感，但一股扶弱濟危，拔刀相助的俠義心腸，竟使他不由自主的向前跨了一步。「白鶴仙子」芳心突然沒來由的爲之一動，這時，「血魔王」的巨掌，已距「白鶴仙子」胸口不滿三寸，強烈的掌風，吹得周圍草掩石飛，但很奇怪，「白鶴仙子」身上的羅衣，却連衣角也沒有飄動一下。

這一些動作，在當時，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而生死之分野，眼看就要在這最短的一剎那決定了。

就在這時，驀地，「白鶴仙子」嬌笑一聲，道：「你差得太遠了。」聲落只見她嬌軀一動，已脫出了「血魔王」的掌影範圍之外。

宗鴻羽站在旁觀者的地位，但是，他除了看見紅影一閃而外，什麼也沒看到，心頭不由爲之大駭，忖道：「這是什麼身法，怎麼這麼快呢？」宗鴻羽的功力，遠高過「血魔王」一籌，他以旁觀者的身份，都沒有看消「白鶴仙子」的身法，當然「血魔王」更免談了。

「血魔王」眼看一招已快得手，那知眼前一花，一掌竟已落空，只聽「砰」然一聲大响，「白鶴仙子」先前立身之處，已多了一個三尺多深的大坑，石裂沙飛，這一掌，威力可想而知。

「血魔王」久經大敵，一掌未中，反而失去了敵人的身形，心知不好，當下那敢遲疑，猛然止步，霍然側身，一招「倒打金鐘」向後拍去，撤招反攻，只不過是指顧間的事，行動之快，端的令人心驚。然而，他快，「白鶴仙子」却比他

更快，這一掌，「血魔王」竟又落了空，更慘的是，他連「白鶴仙子」的人也沒看到。

這一剎那，「血魔王」知道自己功力已遠不如「白鶴仙子」了，一顆顆汗珠，不停的從他蒼白的臉上滾下來。

就在這時，「血魔王」突聞身後一聲嬌語道：「喂！只要你能看到本姑娘的身形，本姑娘今天就饒你不死。」聲音仍在笑聲中吐出，使人體會不出，她到底是不是巳動了怒意、殺機？

「血魔王」絕望的心中，突然又燃起一線希望，忖道：「我血魔王的功力，雖然遠不如你，但說我連你的人也看不到，誰相信呢？」心念電轉間，霍然轉身向身後望去，目光到處，却是空無一人。接着，他側轉，後轉，倒轉，正轉，幾乎所有的轉法都用過了，但仍是徒勞無功，白費了力氣。

宗鴻羽這次看清楚了，只見「白鶴仙子」就站在「血魔王」身後不到半尺之處，她嬌軀好像輕如無物，被一根棍子連在「血魔王」身上，任他怎麼轉，她就跟着怎麼轉，好像一點氣力也沒用。宗鴻羽不由自主的搖了搖頭，忖道：「她的武功，到底達到了什麼境界呢？唉！看來我宗鴻羽命運眞個多舛了。」

「血魔王」爲了自己的生命，不能不轉，不到頓飯工夫，他巳累得汗濕袍衣，氣喘如牛了。突然，「白鶴仙子」在背後輕笑道：「再轉三圈，你如仍看不到本姑娘，你可要認命了。」

「血魔王」聞言不由爲之毛骨悚然，使盡全身力氣，先倒轉兩圈，突然正轉起來，同時，在正轉的一剎那，雙手猛然向後一甩，使出一招「雷電交加」向身後拍去。兩者同進，其居心不謂不狠，計策不算不絕，然而，却仍然是徒勞一場，既沒有看到「白鶴仙子」的人， 更沒擊中她。

「血魔王」掌招未中，巳知大勢巳去，雙脚猛一用力，就打算向前縱出去。就在他雙脚剛一離地之際，突覺背後背脊椎第七節一麻，全身功力，頓時全失，「砰然」一聲，仰跌地上。

「白鶴仙子」輕移蓮步，走到宗鴻羽身前五尺處，冷聲道：「宗鴻羽，你自以爲武功與他相比如何？」

宗鴻羽心頭一怔，道：「你怎麼知道在下名字？」

「白鶴仙子」冷冷的道：「當然早先巳見過你，還有什麼奇怪的。」她對宗鴻羽說話時語氣始終非常冷森。

宗鴻羽想了一陣，道：「在下並未見過你。」「白鶴仙子」冷冷的嗤了一聲，道：「那時你自己生命都難保了，就是本姑娘站在你身邊，只怕你也看不到，何況……」

宗鴻羽心中突然一動，脫口道：「你是海外一鳳？」「白鶴仙子」粉臉上毫無表情的道：「算你聰明。」

這時，宗鴻羽想起了蘭因老人的話了，當時，他不能完全相信，幾個女子，就能擾亂整個江湖，雖然，他見過「白鳳會總舵主」，也見過「瑤池玉女」，更知道她們的武功確是足以爲害整個江湖，但是，她們都有一顆爲人服務的善心，決不會做出那種事來，直到現在，他相信了。

宗鴻羽抬眼誠懇的注定「白鶴仙子」道：「姑娘功高人環，天下罕有敵手，海濶天空，正該是姑娘馳騁之所，又何苦來中原自尋一些無謂的煩惱呢？」白鶴仙子美眸深處，掠過一絲喜悅的光芒，但却不易爲人發現，只聽她冷笑一聲，道：「你知道什麼？」

「在下也許什麼都不知道，但却言出由衷。」

「白鶴仙子」笑道：「你很誠懇，只可惜見聞太少，甚至連江湖上的傳言也不知道。」這是她第一次對宗鴻羽笑，如果宗鴻羽此刻能够心平氣和的加以分析的話，他一定可以看出，她的笑容與對付「血魔王」時的笑意，有許多地方不同，只可惜宗鴻羽沒有注意這些。

宗鴻羽沉聲嘆道：「姑娘就是爲了那句什麼傳言而來的嗎？」

「白鶴仙子」道：「不錯！」宗鴻羽急道：「那麼姑娘打算怎麼樣呢？」

「白鶴仙子」突然粉臉一寒，道：「等另一個人也來到中原後，本姑娘才會動手。」

宗鴻羽心頭大驚，脫口道：「另一人！誰？」

「白鶴仙子」冷然道：「你問這麼多做什麼？」話落一頓，道：「她來自西藏，斷魂谷便是她中原的落脚基地。」

斷魂谷，一提到這個名字，宗鴻羽巳自然而然的猜出她是個什麼樣的人了，而更可怕的事，她竟與「白鶴仙子」並駕齊驅。

重重的煩惱，困擾了宗鴻羽整個心房、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替武林人擔心，這似乎只是一種潛在的意識，廹使他非盡自己一分力量不可。

宗鴻羽重重的嘆了口氣，道：「姑娘，你聽過天外有天，人……」

「人外有人是嗎？」「白鶴仙子」突然接上了一句，話落一頓，冷然而不屑的道：「但不知那人是誰？是你宗鴻羽嗎？」

宗鴻羽聞言劍眉不由一豎，但却又強忍了下來，淡淡的道：「那人自然不是在下，不過……」

「白鶴仙子」突然打斷他的話，道：「宗鴻羽，你還不配教訓我！」

宗鴻羽冷然道：「並非在下教訓你，而是整個武林正義在警告你。」

「白鶴仙子」黛眉突然一挑，冷笑道：「這話是誰說的！」宗鴻羽冷笑道：「在下，宗鴻羽。」

「白鶴仙子」生性奇傲，聞言不由大怒，只見她美眸中殺機一閃，冷冷的道：「你自信能在本姑娘手下走出幾招？」

宗鴻羽大笑一聲，道：「在下沒想過這些，但在下既為中原武林中的一份子，為了維護正義而死，在下以為值得。」

「白鶴仙子」突然嬌笑出聲，道：「你先看看他。」話落一指「血魔王」，然後道：「你再如此不知自量，只怕你會死得比他更慘。」

宗鴻羽聞言移目一望，全身毛孔不由為之豎立，只見「血魔王」此刻正在地上不停的抽動，顫抖的手脚，已成紫黑之色，雙目暴凸，狀似就要奪眶而出，再配上他那張醜臉，簡直猙獰如同十八層地獄下的惡鬼。他巨口連張，似已聲嘶力盡，但却發不出一點聲音來，其痛苦可想而知。

宗鴻羽回眸掃了「白鶴仙子」一眼，只見她神色泰然自若，狀如未覺，心中不由大怒，忖道：「世間竟有這種蛇蝎心腸的人。」思忖間，突然飛身上前，揚掌一招「點石成金」擊在「血魔王」胸口，只聽砰的一聲，「血魔王」已氣絕身亡，一代老人，就此與世長辭了，而他死前所受的痛苦，却幾千百倍於他所處置的人，這也許是報應。

宗鴻羽一招擊斃「血魔王」，尚未轉身，已聽到一聲嬌笑，道：「宗鴻羽，你以為我事先沒料到你有這一着嗎？」

宗鴻羽聞言回頭，目光與「白鶴仙子」美目一觸，宗鴻羽心頭突然為之一沉，因為，她美目中，正充滿了陰森冷寒的光芒。宗鴻羽深深吸了口氣，定了定神，以他冷傲的個性，是不會為威廹所屈服的。

宗鴻羽淡然一笑，道：「以姑娘的才智而論，在下自知瞞不過你。」語氣平靜無比。

「白鶴仙子」見宗鴻羽如此自若，不由暗道：「此人明知非我之敵，神色之間，却未流露出一點畏懼之意，這倒是我事先所沒料到的。」思忖間，冷然一笑，嬌聲道：「你倒很鎮定呀！你可知道本姑娘為什麼明知而不阻攔嗎？」

由「白鶴仙子」先前美眸中透出的光芒，宗鴻羽已然清楚的了解了她的心意，當即冷冷的道：「由宗某來代替『血魔王』應受的罪過，不也是一樣嗎？」

「白鶴仙子」聞言心中再度為之一怔，突然道：「宗鴻羽，你是一個唯一能猜我心意的人，你的才智，可並不在本姑娘之下啊！」話落，美目中突然透出無窮殺機，但却僅僅一閃，便如曇花一般的消失了。

宗鴻羽冷冷的道：「不過，在下雖然明知不敵，但却決不願如此束手就戮，只怕姑娘還要費一番手脚呢！」「白鶴仙子」聞言突然不屑的「格格」大笑一陣，道：「費一番手脚，本姑娘如果連對付你都要廢一番手脚，那還稱得起什麼霸業，來來來！你如能勝過本姑娘雙脚，今後本姑娘決不再找你的麻煩就是了。」

這話確實狂妄到了極點，要一個功力高如宗鴻羽的人，兩手雙足，來對付她一對蓮足，她功力到底有多高呢？而且，這種話又有誰敢相信呢？因為，宗鴻羽身懷血掌乃是武林中曠古絕學呀！

宗鴻羽臉上掠過無比的怒意，雖然，這是一個他唯一可以制勝的機會，但是，他却覺得這是一種汚辱，而難以接受。

宗鴻羽冷冷的道：「在下寧願於三招兩式之內，死於姑娘雙掌之下，也不願倖勝於雙足。」

「白鶴仙子」美目中掠過一絲奇異的光芒，心說：「此人已在死亡邊緣之上，仍不願僥倖投機，其心地之光明，倒是少有，也許江湖上，並不盡是陰險狡詐之徒。」心念一轉，突然左足一點地面，右足閃電攔腰向宗鴻羽掃去，道：「這

是本姑娘自願的，死而無憾。」聲落足到，竟是一招「橫掃千軍」之式。

宗鴻羽劍眉一揚，身軀一旋，側出三尺，輕巧的避過一招，方想開口，突聽「白鶴仙子」叫道：「看這一招。」

宗鴻羽稍鬆的神色，聞言不由一緊，抬眼向發聲處一望，只見「白鶴仙子」嬌軀懸空，一雙尖尖的蓮足尖，已距他咽喉不滿五寸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確實來得太快了，宗鴻羽根本就沒看到「白鶴仙子」是怎樣撤招換式，而把身子起到空中的。他頓時駭出一身冷汗，好在他功力深厚，臨陣不亂，當下已沒思考的餘地，雙足猛一用力，「移形換位」閃電向後飄出一丈有餘。日光照耀之下，只見「白鶴仙子」紅綾尖端，紅纓掩蓋之下，露出兩枝閃閃發光的短鈎，這一下如被踢中，咽喉怕不要立刻穿個大洞。

但是，仍有一點使宗鴻羽疑惑不解的是，「白鶴仙子」功力已達神化之境，一觸一摸，都可殺人於無形之中，為什麼要在足尖之上，配上這一對利鈎呢。當然，這有她的用意，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宗鴻羽退出丈餘後，心中閃電忖道：「她身懸空中，這下可追不上來了。」忖罷方想開口，突聽空中的「白鶴仙子」發出一聲嬌叱，只見她紅袖凌空一舞，突然揚起兩張紅色薄綾，形同鳥翼，把她整個輕巧的身軀又托起五尺有餘。接着，只見她雙臂一收，身子突又急如閃電般的向宗鴻羽衝來。

這一切動作，在當時只不過是「白鶴仙子」玉臂一揚一收的事，但寫來却極費工夫。而宗鴻羽也只不過才剛着地而已。

宗鴻羽萬沒料到，會有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星目方抬，已見數不清的紅綾，已分四面八方，如狂風暴雨般的攻到了。

「白鶴仙子」武功另出一門，奇、巧、陰、毒，無一不達其極，宗鴻羽雖懷深奧武學，但當此先機已失的情形之下，任他身懷什麼武功，已無法閃避得開。為了生命，宗鴻羽無法再顧慮那麼多，大喝一聲，道：「接招。」聲落一招「八方風雨」，向四周掃出兩掌。

宗鴻羽內功修為極深，再加上他已服過「水龍葉」，無形中又加深了一層，這一招，他雖只用了七成功力，但那種「呼嘯」雷鳴之聲，却仍震人心弦。只聽空中「白鶴仙子」嬌笑道：「唉！你終於出手了。」聲落足影突失，動作是那麼神速，幾乎是與宗鴻羽出招於同一時間。

宗鴻羽心中微覺有些慚愧，一招逼退「白鶴仙子」後，並未再出招進逼，收招退出五尺。那知，他一退，「白鶴仙子」立刻進攻，這一次，比之上次，更加凌厲，足出竟帶起呼呼風聲。宗鴻羽這時雖然仍不願意出招，但環境却已不容許他如此做了，求生的本能，使他不得不全力以赴。於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就此展了開來。只見，一個左旋右轉，掌風呼呼，狀如天崩地裂，山崩海嘯，狂風到處，草掩木折，沙飛石裂，駭人聽聞。另一個，紅影飄舞，猶如赤霞一朵，流轉於强風之中，隨風飄流，行止不定，紅蓮點點，銀光耀目，圍着一堆黑雲流轉，高地對比，紅黑相映，顯得特別醒目，此時，如就遠處看來，誰也不會相信，這裏正在展開着一場生死之鬥。

時間隨流光消失，轉眼之間，兩人已打了五十幾招，表面上看來，雖然仍是個勝負不分之局，但，如果細看，則可看出，宗鴻羽掌風雖然異猛無倫，但却始終未能捲動「白鶴仙子」的衣角，也就是說，宗鴻羽的掌風，根本就沾不到「白鶴仙子」的身上。

只見，「白鶴仙子」蓮足到處，往往出乎宗鴻羽意料之外，使他無法預測她下一招將攻那裏，整個大局，已無形中被「白鶴仙子」控制了。

不大工夫，又過了三十多招，此時，陽光已然偏西，汗珠已浮現宗鴻羽額角，顯然，他已有些吃力了。「白鶴仙子」自始至終，蓮足未落地面，只偶爾揚一下玉臂就够了，神態輕鬆之極，顯然，她並沒有化出多大體力。

劇鬥中，宗鴻羽星目中突然殺機一閃，冷冷的道：「姑娘，在下希望你適可而止，莫逼我宗鴻羽走上絕路。」聲落連出兩招。

只見「白鶴仙子」嬌軀凌空一轉，避過兩招，接着攻出兩招，把宗鴻羽逼退三步，嬌聲道：「宗鴻羽，你好像還有什麼殺手鐧似的，怎麼不快使出來呢？」

宗鴻羽冷然道：「只要姑娘與在下以掌相搏，在下自然會全力以赴。」

「白鶴仙子」邊攻邊嬌笑道：「本姑娘一雙蓮足，你都應付不了，還談什麼掌呢？」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在下以為勝之不武

白鶴仙子點倒血魔。

？」

「白鶴仙子」冷笑道：「你沒有絕學也就算了，又何必打腫了臉充胖子呢？」

一句話，激起了宗鴻羽萬丈怒火，他雖然心地善良，不願乘人之危，但好勝乃是年輕人的特性，宗鴻羽正值少年氣盛之時，又何能免。

就在「白鶴仙子」話聲方落之際，突見宗鴻羽劍眉一豎，猛然大喝道：「那你就看看好了。」聲落招變，但見一片血影中，數不淸的紅掌，罩滿了上下四周，猶如天羅地網，迅猛無比的向「白鶴仙子」罩了下來。

宗鴻羽是在盛怒之下出手，一開始，便用了「血雨腥風」，「血流標桿」兩招，其心中之怒火，可想而知。

「血掌」乃是武林罕見的絕學，「白鶴仙子」雖也聽過其名，但卻並未見過，一見此掌，芳心不由爲之大動。不由自主的驚叫道：「啊！血掌！」

不過，「白鶴仙子」久經大敵，武功又高深莫測，宗鴻羽突出「血掌」，雖然令她吃驚，但未心亂。她美眸迅速的向四周看了一眼，美靨上突然現出一絲笑意，心說：「敢情他這血掌尙未練成。」心念轉動，只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她一眼看出了宗鴻羽血掌尙未練好，那好勝之心，不由油然而起。當下，

玉臂猛然向後一掃，嬌軀不退反進，快如電光石火般的向宗鴻羽衝去，雙足起出，使出了她生平絕招「蓮瓣繽紛」，攻向宗鴻羽胸口。

一切變化，都是那麼快，快得令人連一絲猶豫的時間都沒有。她先前的一聲驚叫，早已喚起了宗鴻羽善良的意識，這是一種力量，一種無法解釋的潛在力量，儘管，宗鴻羽是在盛怒之下，仍然無法自已的突然收回了掌招。

他忘了這是生死之搏，也忘了他自己正面對着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突然收招。

只聽「砰」的一聲大响，接着傳來一聲悶哼，宗鴻羽一個健壯的身體，已被「馭鳳仙子」踢出兩丈以外，仰天跌倒於雪地之上，震得鬆軟的雪花，四散飛揚。

宗鴻羽吃力的移動了一下身子，想站起來，突然，他覺的胸口壓力一增，又被迫躺了下去。

他眨了眨神光渙散的星目，只見，自己面前正站着臉色冰冷的「白鶴仙子」，她的一雙蓮足，就踏在宗鴻羽胸口之上。

「白鶴仙子」冷冷的掃了宗鴻羽一眼，芳心突然不由自主的為之一動，也許，是宗鴻羽蒼白的俊臉，與嘴角上溢出的鮮紅血跡，在她心板上刻下了一道無法抹拭的創痕。

然而，儘管她芳心起了波動，但那張冷艷的粉臉上，却沒有表現出來，只聽她冷冷的開聲，道：「宗鴻羽，你想過本姑娘要怎麼處置你嗎？」

宗鴻羽沒有正面答覆，只冷漠的道：「在下要想的事還多，沒有想這些。」

「你可是心有不服？」

宗鴻羽自嘲似的搖搖頭道：「在下那兩招就是不收回，也難挽救這傷身危局。」

「白鶴仙子」芳心再度一動，道：「你確實很誠實，現在，你再說說看，你對我有什麼觀感了。」

宗鴻羽道：「我只為江湖上的武林同道擔着心，因為，今後武林，又要多一個殘酷而無人性的殺人魔王了。」

「白鶴仙子」粉臉頓時大變，殺機決溢臉上，冷笑道：「你指的是我？」

宗鴻羽淡然道：「正是。」「白鶴仙子」冷森森的笑道：「你知道自己的生命現在操在誰手中嗎？」

宗鴻羽緩緩閉上星目，道：「姑娘右足只消一用力便可以了。」

「白鶴仙子」真沒料到宗鴻羽對生死如此淡漠，只氣得嬌叱道：「你以為本姑娘不敢？」

「天下也許沒有你不敢做的事。」

「白鶴仙子」緩緩把蓮足收了回來，似有所思的喃喃自語道：「天下沒有人敢這麼頂撞我，為什麼我不能殺他呢？是的，天下沒有我不敢做的事，但是，為什麼我下不了手呢？為什麼？為什麼？」聲音低微得連宗鴻羽都聽不到。

宗鴻羽睜開了星目，吃力的撐起身子，接着，從地上搖搖幌幌的站了起來。

「白鶴仙子」冷笑道：「你想逃？」宗鴻羽道：「現在已無這種可能了。」

「那你站起來做什麼？」

宗鴻羽堅毅的冷笑一聲，道：「宗某只要有一口氣在，決不倒在人前，姑娘如要下手，現在是時候了。」

「白鶴仙子」美目中突然掠過一絲奇光，冷森森的笑道：「我要你慢慢死去，使天下知道，反對我『白鶴仙子』的人，應得什麼結果，格格……」笑聲未落，雙足猛然一點地面，紅影一閃，人已衝天而起，升二十丈多高。只見，她凌空雙臂一伸，接着發出一聲長嘯，人又升起五六丈。遠處傳來一聲鶴唳，不大工夫，「白鶴仙子」已安然落於白鶴背上了。

宗鴻羽怔怔的望着向天際飛去的白鶴，突然大聲道：「你以為在下必死嗎？」遠處傳來「白鶴仙子」的笑聲，道：「白鶴仙子既然敢出口，自然是在你身上做下了手脚，你還擔心死不了嗎？不過，那滋味可不好受啊！格……………」速度好快，笑聲一落，她人已消失於天際間。

宗鴻羽曾親眼見過她處置「血魔王」的手段，只在他背上輕點了一下，便能令他那樣，她此刻既然明言，自然不能不信，他怔怔的望着「白鶴仙子」消失的方向，狠聲道：「好毒辣的女人啊！」

陣陣涼風，吹動着宗鴻羽黑色的儒衣，周圍白雪皚皚，一望無垠，這是一幅多麼淒凉的畫面啊。

宗鴻羽移動了下脚步，想找一處隱秘之處，運功調息一下。就在這時，突聽四周傳來連聲暴喝道：「宗鴻羽，站住。」宗鴻羽聞言心頭一沉

，不由自主的止步向四周望去。目光到處，只見四周不到二丈之處，站着八個紅衣蒙面大漢，由他們的服裝，不難識出，他們正是斷魂谷中的人。

宗鴻羽心中不由暗嘆一聲，道：「剛離龍潭，又入虎穴，看來，我宗鴻羽今天難以離開長白山了。」忖罷冷笑一聲，道：「各位來的正是時候。」前面一個紅巾蒙面大漢道：「莫非你還有什麼能爲不成，哈哈……」語氣狂妄之極。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如有一點能爲，相信各位也不敢出來。」那大漢道：「此言不假，只可惜此時你弱如待宰之羊，空言又有什麼用呢？」

宗鴻羽背後一人開口道：「莊兄，此時可不是舌戰的時候，誤了大事，不但你自已擔待不起，只怕在場的人，誰也難脫干係。」語氣毫不客氣。另一人也道：「此言不假，我們這就快帶了這小子的屍體回去吧。」接着此起彼應，意見都大同小異。

莊姓大漢心中雖然不滿，但却不敢表示出來，當卽冷哼一聲，道：「哼！谷主雖然要我們帶屍體回去，但那是指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如今，我們旣已死了一個頭腦，當然要得到補償，是以，以兄弟之見，還是帶活的回去好了，如果各位怕有麻煩，就由老夫一人負責好了。」

宗鴻羽背後那人道：「誰說不好了，莊兄也太過於疑神疑鬼了。」話落突然遙空一指，點了宗鴻羽的背心穴與昏睡穴，搶先把宗鴻羽抱入懷中。另一個紅衣大漢，抱起「血魔王」的屍體，轉身向東奔去。

突然，莊姓大漢，道：「各位兄弟就這麼明目張胆的走嗎？」其他七人奇聲道：「怕誰？」「莊姓大漢向空中望了一眼，道：「方才一幕各忘了不成？」其他七人先是一怔，全都向空中望了一眼，突然，其中一人大笑道：「莊兄也未免太怕死了。」

莊姓大漢正有一肚子怒火沒處發洩，聞言恰好找到了出口，怒聲道：「姓劉的，你說誰怕死？」劉姓大漢道：「怎麼？你敢情是想動手？」莊姓大漢道：「難道怕你不成。」話落舉步向前走去。就在這時，突然一個嬌甜的聲音叫道：「各位還沒走啊？」

八個紅衣大漢，本已是驚弓之鳥，一聞那嬌甜的聲音，登時都被駭得啊出聲來，十六道目光，全向發聲處望去。其實，他們現在回頭已是多餘的了，因爲，那女子已走到了八人中間。

八個大漢一見此女，不由駭得同時脫口道：「啊！白鶴仙子！」

不錯，此人正是去而復返的「白鶴仙子」，誰也猜不出，她爲什麼還要回來做什麼？

「白鶴仙子」美眸凝視了身抱宗鴻羽的大漢一眼，道：「把他放下來！要輕一點。」聲音溫柔嬌甜，毫無怒意，與剛才對付宗鴻羽的那付神情恰成了強烈的對比。但是，儘管她出言是如此溫柔，但却有一種使人不敢稍微違抗的莊嚴，令人無法自主。那大漢果然聽話的把宗鴻羽放了下來，狀如失魂落魄。

「白鶴仙子」看了地上的宗鴻羽一眼，然後抬眼向四周一掃，笑道：「八位個個面罩紅巾，大概不是斷魂谷中什麼重要脚色吧？現在，你們頭領已死，而你們也得不到宗鴻羽，縱然回去，也只有一死，是以，以本姑娘之見，八位還是陪着你們頭領的好！」語氣仍是那麼溫柔。然而，這些話聽在八個人耳中，却無異是一道死亡命令，一個個面上都呈現出死灰之色。

「白鶴仙子」看了他們一眼，笑道：「各位以前個個都以英雄自居，怎麼現在又忸怩不安起來了。」莊姓大漢提足勇氣，道：「我等與姑娘素無恩怨，姑娘又何苦如此相逼，一定要置我等於死地呢？」語氣幾乎近於乞憐。

「白鶴仙子」嬌笑道：「你們還怕我一個弱女子嗎？」

劉姓大漢也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苦着臉道：「我等自知不是姑娘之敵。」

「白鶴仙子」仍然笑道：「難道你們就這樣束手待斃嗎？」莊姓大漢向後退了兩步，道：「姑娘一定要置我等於死地嗎？」「白鶴仙子」想了一想，道：「這樣好了，各位現在正好站了八個方向，你們就各儘所能，自尋生路，如能逃出兩丈以外，大概就算保住生命了。」此言一出，八個紅衣大漢，絕望的臉上，頓時全都現出喜色，顯然，他們都把自已看成了幸運者。

事情確實也是如此，「白鶴仙子」武功雖然高不可測，但說要在兩丈範圍之內，同時擊斃八個武林高手，這確實是一件今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因爲，以八個人的輕功而論，要躍出兩丈以外，最多也用不了三個起落，而三個起落的時間是

多麼短暫啊！

八個人不由自主的全都緩緩舉步向後退去，突然，其中一個眼漢子叫道：「姑娘是說以你一人之力？」

「白鶴仙子」嬌笑連聲道：「正是，本來這裏就沒有別人啊！」話落一頓，又道：「我不但用一人之力，而且決不借重於暗器，各位儘管放心好了。」

八個大漢臉上的喜色頓時又加深了一層，顯然，他們以為「白鶴仙子」是有意要放他們逃生了。但是，他們卻忘了這是一場以聲譽為賭注的賭博。

「白鶴仙子」望了後退的八人一眼，道：「為了公平起見，本姑娘下一聲號令，令出各位就跑，如果，那個先動一步，可別怪我不留情。」此言一出，八個大漢誰也不敢再退了。

「白鶴仙子」笑道：「我讀三個數，三字一出各位就動。」話落一頓，道：「一——二！」八個大漢，全部把功力提聚於雙足之上，現在，他們只有跑得快，便可以天下太平了。

「白鶴仙子」嬌靨笑意依舊，看不出一點提氣聚功之色。

空氣緊張沉悶得如同要凝結了似的，八個大漢，幾乎都可以聽到自已的心跳，恐懼、死亡，瀰漫了全場。突然，「白鶴仙子」櫻唇一啓，道：「三！」

「三」字一出，八個大漢形同着魔似的，奮然轉身向八個不同的方向奔去。

這是生與死的分野，各人當然各盡其最大的力量，他們功力本都不弱，這全力一奔，其速度可想而知。只見八個大漢化成八道紅影，快如驚雷奔電似的，向八個方向奔去。

「白鶴仙子」粉靨上毫無匆忙之色，只見她，美目中殺機一閃，突然嬌叱一聲，道：「你們都與我躺下。」聲出霍然轉身，單足立地一旋，纖纖玉指，已暗中彈出了八道銳風。

驀地，寂靜的雪野中，傳來一聲淒厲慘號，響聲震野，令人聞聲為之毛骨悚然。

隨着一聲慘號，八道紅影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仆倒地上，由於急驟的前衝之式，無法立刻停下，地下直被刻出八道深槽，長達丈餘，其前衝之力，可想而知。

堆起的白雪，埋沒了他們半個身子，但他們卻毫無反應，顯然，他們都已氣絕身亡了。

「白鶴仙子」淡然的掃了四周一眼，形同未覺，自言自語道：「還好，你們還沒有衝出二丈之限，不然，可眞同生乏術了。」話落緩轉嬌軀，向宗鴻羽走去。

宗鴻羽身上發出的熱量，已把周圍積雪熔了許多，他整個身體，幾乎全都被水濕透了，好在，此刻他的昏睡穴被點，不然，可眞受不了。

「白鶴仙子」凝視了宗鴻羽許久，突然喃喃的道：「我為什麼要同來呢？你知道嗎？」說話之際，已俯身伸出玉臂，把宗鴻羽從雪地上抱了起來。

「白鶴仙子」此刻的臉色非常奇特，似痛惜而又似有些怒意，而那雙美眸深處，卻又似帶有一絲淡淡的愁意。她把宗鴻羽抱到一塊巨石之前，然後運掌把石上積雪拂去，把宗鴻羽輕輕的放在巨石之上。

這時，紅日已然西沉，僅在山尖露出半個臉兒，似乎對這紛亂的人世，還有着無限依戀之情。「白鶴仙子」凝視着宗鴻羽怔怔出神，冷風吹動她艷紅的羅衣，在晚霞白雪相映之下，顯得分外迷人，只可惜宗鴻羽此時正在昏迷之中，無法看見。

「白鶴仙子」全神貫注的想了許久，突然安慰似的自語道：「管他今後是友是敵，反正我不怕他，把他救活了，又有什麼關係呢？」思忖間，舉手拍活宗鴻羽「背心穴」，剛欲舉掌解他昏睡穴，突然，一個念頭掠過腦海，不由忖道：「我如拍活他昏睡穴，只怕他不肯受我治療，還是不解的好。」

此女個性剛毅，無論什麼事，都是說做就做，毫不猶豫，當下心念既決，立刻運功替宗鴻羽療傷。

只見她躍上石面，趺坐於宗鴻羽身側，一隻玉掌，輕輕按在宗鴻羽「靈台」之上，緩緩把體內功力逼了進去。

夕陽已整個沒入山頭，天邊彩霞，映着地上白雪，這寒冷的長白山上，此時倒有些像人們想像中的仙境。一個紅衣麗人，陪着一個黑衣俊美少年，共處於一塊巨石之上，多麼像一對金童玉女呢？

時光在沉寂中悄悄溜走，日沉月升，時光永遠是不留情的。

「白鶴仙子」輕輕從巨石上跳了下來，揮袖

一抹額上汗珠，抬眼道：「總算大功告成了，唉，天色已近三更了，她們一定在到處找我了，唉！我這是何苦呢？」話落仰天發出一聲長嘯，喚下了白鶴，徐步跨了上去。

突然，又一個念頭襲上心頭，不由道：「我何不把他帶到那裏去呢？」繼而又道：「不行，萬一他武功高了，我豈不又多了一個勁敵。」思忖間，美目不由的向宗鴻羽望了過去。

冷風吹動宗鴻羽的衣角，發出獵獵之聲，在寂靜的雪夜裏，顯得格外淒涼。「白鶴仙子」不由自主的喃喃自語道：「這裏一定很冷。」接着，她又自嘲似的笑道：「我今天是怎麼了，怎麼儘替別人着想呢？」嘴裏雖然這麼講，雙足卻已不由自主的跨下了鳳背走向宗鴻羽躺身的巨石。

「白鶴仙子」把宗鴻羽抱了起來，自語道：「我把他帶到那裏去好了，那裏比較暖，反正，不帶他上峯頂，一切看他自已的造化好了。」話落人已跨上了鶴背，一聲令下，白鶴雙翅一展，騰空直上，刹那間消失於雲霄。

× × ×

這裏是一處石峯林立，高插雲表的山地，細樹矮叢，身處於石縫之中，與細長的茅草相伴，顯得格外可憐。朝陽初升，金霞萬道，映着高空中盤旋的巨大鷲鷹，色調顯得非常不調和，因爲，這是一日之晨啊！

一座石壁的乾燥石洞中，幾步踱出一個黑衣少年，他舉目向四周掃了一眼，不由一怔，自語道：「這是到了那裏了呢？莫非這裏就是斷魂谷？」這黑衣少年正是宗鴻羽。

宗鴻羽向四周細看了一眼，突然又搖頭道：「不，不對！這裏不是斷魂谷，這到底是那裏呢？」就在這時，突然空中傳來連聲呼喊聲，道：「救命啊！救命，那位大俠，你救救我啊！」

宗鴻羽聞聲向上一看，目光到處，不由爲之一怔。只見，對面五十丈左右處的一座光滑如鏡，高插雲霄的石壁上懸掛着一個大籃子，籃中坐着一個全身勁裝的中年漢子。

宗鴻羽目力過人，細加端詳，只見，那人細眉鼠眼，塌鼻薄唇，狀至猥瑣，令人頓生反感。但是，眼看他面臨絕境，却又不能不救。

宗鴻羽向空中一看，只見無數禿鷹，正盤旋於那人頭上數尺之處，狀似就要嘴吃人。

宗鴻羽見狀不由忖道：「這人明明身具武功，怎麼動也動呢？」忖罷叫道：「閣下明明身具武功，那裏距峯頂，最多也不超過二十丈，爲什麼不爬上去呢？」那人道：「上面所繫的繩索極脆，一動就要斷，大俠不信可以看看下面。」

宗鴻羽聞言向下一望，不由爲之毛骨悚然。只見脚下百丈深處的谷底，竹籃處處，白骨堆積，最少也有百具以上，由那些竹籃判斷，不用說，這些人都是上面掉下來的。

宗鴻羽心中暗忖道：「這是誰做的呢？此人居心，眞個够狠的。」思忖間抬頭道：「好吧，你稍微等一下，在下這就上去救你。」那人不安的急道：「大俠，千萬要快一點啊？不然，我準被這些禿鷹吃了。」

宗鴻羽道：「你先把牠們趕一下不行嗎？」

那人苦着臉叫道：「我怎麼敢動呢？稍微一動，便要粉身碎骨了，大俠，求求你，千萬要快一點，小的願意終生替你做牛做馬。」

宗鴻羽劍眉一皺忖道：「此人眞沒骨氣，若非看在同是武林一脈的份上，我才懶得管你呢！」當下道：「在下不需要這些，你……」那人似乎生怕宗鴻羽一走了之，當即大聲接道：「那麼大俠要金要銀，只管出口，小的一定如數奉上，決不食言。」

宗鴻羽聞言大怒，冷聲道：「你到底想不想活嘛！」那人急得叫道：「想！想想！大俠，你要什麼儘管出口，小的一定……」

宗鴻羽冷叱一聲道：「想活就閉上你的嘴！」那人見宗鴻羽發了怒，果然不敢再吭氣了，但他心中却暗自狠道：「等你小子把我拉上去後，哼！那時叫你知道我三眼虎的厲害。」

宗鴻羽尋着一條小徑，飛身向谷下奔去，以他的功力，高山絕谷，當然阻不住他，不大工夫，宗鴻羽已到達了谷底。

他救人心切，一落谷地，便向峯上爬去，有借脚之處，便縱身而上，無借脚之處，便手足並用，向上急趕。

谷底距頂端，孤峯雖然高不過兩百丈，但由於石壁太以光滑，是以，等宗鴻羽上得山頂之後，已足足花了兩個時辰之久。

一上峯頂，景物立變，但見巨松成林，落葉盈尺，松濤臨風，雄壯無比。

宗鴻羽微微一怔，忖道：「想不到這孤峯之上，竟還有這一番天地。」思忖間，舉步向右側走去。

宗鴻羽向前走了幾步，高聲叫道：「閣下在那裏？」只聽空谷傳音，歷久不絕，但却未聞回話。他微微一怔，接着又叫了好幾聲。

就在這時，林中突然傳來一陣咳嗽之聲，接着，脚步響處，走出一個禿頭銀鬚，老態龍鍾的老樵夫。宗鴻羽細細的把來人打量一陣，只見此人，滿面皺紋，雙目無神，彎腰駝背，行動吃力無比。

老樵夫走到宗鴻羽身前兩尺處，粗聲叫道：「喂，小哥兒，你在叫誰啊？」宗鴻羽奇道：「老丈是什麼時候上來的？」

「上來？」老人一怔反問道：「你是如何上來的？」宗鴻羽道：「在下是走上來的！」

「走上來！你敢情會飛？」

宗鴻羽笑笑道：「人那裏會飛？莫非這裏還另有通路？」老人搖頭道：「沒路，沒路！」

「那老丈怎麼上來的呢？」

老樵夫道：「我一生都沒下去過，怎麼要上來呢？」

「一生？」

「老夫已住在這裏一百多年了。」

宗鴻羽心急救人，不願多談這些，當卽問道：「老丈可知道那岩下懸着一個人嗎？」老樵夫毫不以爲奇的，道：「那是他們自己找的，能怪誰呢？」

「自己找的？」

老樵夫點點頭，道：「他們說要來找一本什麼血什麼經，結果觸怒了峯上的一位神仙，所以把他們吊在那裏餵鳥。」

宗鴻羽知道老樵夫所說的神仙，必定是個武功高絕的人，不由問道：「不知是什麼經？」話落抬眼向左側望去。

老樵夫無神的眸子中，聞言突然透出兩道利刄般的寒芒，但一閃卽逝，搖頭道：「我記不起來了。」突然又道：「啊！是！是了，讓我想一想。」略一沉思，抬頭道：「好像叫什麼血掌秘經。」

宗鴻羽聞言心頭一動，道：「血掌秘經？」

「怎麼，小哥也是爲這個來的嗎？」語氣非常沉重。

宗鴻羽搖頭道：「在下從未聽說過這裏有什麼經？」

就在這時，突然一個鏘鏘的聲音道：「我兄弟就是爲此而來的，老頭兒，你敢情知道那地方？」

宗鴻羽聞聲，不由自主的向發聲處望去，只見在五丈以外的一棵古松之下，並肩立着兩個老者。左邊一人，斷眉塌鼻，左額角上，有一道兩寸多長的紫疤，頦下鼠鬚根根直立，狀至猥瑣。右邊那人，面目雖然還亮淨些，但生有一臉邪氣，令人觸目生厭。兩人年齡均均五十以上，太陽穴凸起老高，顯然都是內家高手。

老樵子掃了兩人一眼，點點頭道：「老夫確實知道那地方，只怕兩位不敢去拿，因爲……」

右邊那人未等老樵夫把話說完，已飛身縱上，大聲道：「天下沒有我兄弟不敢做的事，老頭兒，你只管指出地點來就行了，少囉嗦。」語氣蠻橫無比。

宗鴻羽看不過去，冷冷的笑了一聲，道：「賢昆仲有事求於他人，出言豈可如此無理，難道說人家沒有不告訴兩位的自由嗎？」

左邊疤痕老者，這時也走了上來，聞言雙目一瞪，立刻暴射出兩道如電寒芒，寒森森的瞪着宗鴻羽道：「小子，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宗鴻羽何等冷傲，那能受得了，只見他劍眉一豎，冷笑道：「就憑兩位嗎？」疤痕老者自恃功力高強，那把宗鴻羽放在眼裏，聞言怒吼一聲，道：「老夫劈了你！」聲落猛然跨上一步，一招「開天闢地」當胸向宗鴻羽劈了過去。

此老人功力確實不凡，掌出勢如狂風怒號，枝葉橫飛，樹枝紛折，風勢確實駭人聽聞。

事情很奇怪，疤痕老者，功力如此驚人，老樵子臉上竟然沒有一點驚駭之色，只默默的退下了兩步，做壁上觀。宗鴻羽一見此人掌力，竟然如此狠毒，心中不由大怒，冷叱一聲，道：「閣下好狠的心腸啊！」聲落一式「橫渡重洋」，飛身躍落老者身後，順手一招「橫掃萬軍」，向老者脅下劈去。避招攻敵，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應變之快，駭人聽聞。

疤痕老者，萬沒料到這一個文弱的少年，竟會有這等驚人的武功造詣，不過，他久經大敵，一招不中，就知碰上了對手，未等宗鴻羽招到，他已迅捷無倫的側身劈出了一招「拒客千里」。他這匆忙中迎出的招法、部位竟是那麼準確，恰好接住宗鴻羽攻到的一掌，只聽，「轟！」一聲大震，松枝橫飛中，疤痕老者，直被震出五尺以外，胸口氣血翻騰不止。

疤痕老者，駭然中，猛一抬眼，一顆心幾乎跳到了口腔中，心中驚呼道：「不可能，決不可能，此人年紀如此之輕，會有這等駭人的武功。」然而，事實却擺在眼前，宗鴻羽根本一步也沒退，神色泰然如初。

另一個老者，心中驚駭之餘，不由自主的向宗鴻羽走了過來，顯然，他們是想合力對付宗鴻羽了。老樵夫失神的雙目中，突然透出兩縷奇光，光芒燦爛猶如寒星利刃，緊盯在宗鴻羽身上，似乎驚異無比。

宗鴻羽冷然一笑道：「就憑兩位這點能耐，也敢誇口天下沒有你們不敢做的事嗎？」語氣中，充滿了不屑之意。

疤痕老者向宗鴻羽身後的另一人望了一眼，似乎就要動手。恰在這時，岩下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呼，號聲高昂，直冲霄漢，宗鴻羽聞言面色不由一緊，冷森森的掃了兩人一眼，道：「兩位若是識時務的，請快滾下山去吧，宗某既無奪經之意，又與你們無怨無仇，不願傷害你等性命。」

疤痕老者冷哼一聲，道：「你以爲勝了嗎？」宗鴻羽冷笑道：「兩位看看在下雙掌就知道了。」話落緩緩把雙掌舉至胸前。

疤痕老者一見宗鴻羽血紅的掌心，心頭不由大駭，連退數步，脫口驚呼，道：「啊！血掌！」

宗鴻羽身後的老者，聞言也不由大吃了一驚，叫道：「什麼？血掌！」聲落人也退下了數步，幾乎全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老樵夫目中神光再度一閃，宗鴻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他難以置信。

宗鴻羽冷漠的掃了疤痕老者一眼道：「兩位請吧！」一見「血掌」，兩個來勢洶洶的老者，登時如同洩了氣的皮球，那種强取豪奪之心，全被壓了下去。疤痕老者深深吸了口氣，開聲道：「好好好，今日我兄弟服輸了，但是，閣下今日之賜，他日必有一報！」話落向宗鴻羽身後的老者掃了一眼，道：「我們走吧！」聲落就欲舉步。

突然，老樵夫揷口笑道：「兩位這就想走了嗎？」疤痕老者正有一肚子氣沒處發洩，聞言突然止步，冷喝道：「怎麼？老頭兒，你莫非想把我們留下？」老樵夫笑道：「兩位以爲不可能嗎？」

兩個老者聞言大怒，同時狂笑一聲，道：「哈哈……眞是虎落平陽，連犬也想欺負，老傢伙，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吧？」說話之際，不由自主掃了宗鴻羽一眼，顯然，他們心中對宗鴻羽仍有所顧忌。

老樵夫笑道：「賢昆仲只不過是狼山兩個惡鬼而已，什麼時候又變成虎了呢？」兩個老者聞言面色全都一變，他們是老江湖，見聞極豐，單由老樵夫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一點，他們已猜此人決非什麼樵夫。斷眉老者脫口道：「你怎麼知道我兄弟的來歷？」語氣已比前緩和了許多。」

老樵夫突然冷笑一聲，道：「狼山二惡，你們以爲老夫眞是個樵夫嗎？」聲落，雙目中突然射出兩道可怕寒芒，直逼在「狼山二惡」臉上。

「狼山二惡」與他目光一觸，不由自主全退了一步，疤痕老者不安的道：「可能不是，我兄弟今天打擾了，這就告辭。」語聲朝老者深深一揖。

老樵夫一笑道：「到這揷天峯上來的人，大概還沒有人走着下去的，曹一峯，你與令弟曹一山自然也不能例外，老夫想送你倆一程。」

疤痕老者——曹一峯聞言面色一變，道：「我兄弟擔待不起，這就告辭。」話落向曹一山一使眼色，飛身向來路急奔而去。

老樵夫見狀，突然發出一聲恐怖的長笑道：「哈哈……揷天峯上近來還沒有生離之人，兩位躺下吧！」話落右掌一揮，也未見他如何用力，已把「狼山二惡」點倒於五丈之外，那位置，恰好是他倆最初現身的地方。

宗鴻羽心頭不由爲之駭然，因爲，「狼山二惡」並非易與之輩，但這老樵夫却在舉手投足之間，將兩人點倒於五丈之外，其功力之深，端的令人心驚。

突然，一個念頭掠過宗鴻羽腦海，使他恍然大悟，心中不由恨道：「原來是那狠毒的白鶴仙子將我送到這裏來的，她大概早已知道這揷天峯上，住着這個武功高絕的奇人，是以想假他之手，將我除去，我先前竟然想不出是誰把我弄到這裏來的，好笨啊！」

宗鴻羽個性爽朗，心中不滿，臉上立刻表現了出來。突然，老樵夫問道：「年輕人，你臉泛怒容，可是認爲老夫，不該殺害這兩個人？」

宗鴻羽心知他會錯了意，但却無法解釋，當

即道：「他二人雖然存心不正，但却並未奪到什麼經典，是以，在下相信老丈一定不會殺害他們。」宗鴻羽宅心仁厚，雖然，「狼山二惡」曾數度汚辱他，但他却仍不顧殺害二人。

老樵夫點頭笑道：「老夫已有七八十年沒殺過人了，當然不會爲他們兩個而破戒，不過，他倆存心不善，却不能如此輕易放過。」話落未等宗鴻羽開口，已舉步上前，把「狼山二惡」扶了起來，向林外走去。

宗鴻羽心中畧一猶豫，脫口問道：「老丈意欲何往？」老樵夫沒有回頭，也沒止步，聞言道：「到你要救人的地方去。」

宗鴻羽聞言心頭突然一震，敢情，這一鬧，他把此來的目的忘記了，這時，老樵夫已走出十丈左右了，宗鴻羽急忙叫道：「老丈稍等一下，在下也去。」語落飛身追了出去。

只見老樵夫在前面緩步而行，但身形却如行雲流水，一任宗鴻羽使盡平生之力，竟然無法追上。

挿天峯，面積不大，此處距那絕岩不滿六十丈，兩人這一追逐，那消多久，便已到達。宗鴻羽與老樵夫相差十丈左右，是以，等他趕到岩頂時，老樵夫早已輕鬆的停在那裏了。

宗鴻羽俊目向岩上一掃，只見那兒放着十幾個大籃子，狼山二惡，這時已被裝進兩個竹籃裏了。宗鴻羽見此情景，心中頓時明白老樵夫的用意，他心善良，那容許他這樣做，當即冷哼一聲，道：「原來那些人都是你弄死的，閣下不覺得這樣做法，太過於殘無人道了嗎？」

老樵夫聞言面色頓時爲之一變，怒聲道：「你是在教訓老夫？」宗鴻羽抗聲道：「尊老敬賢，乃是每一個人處世立身的要則，但以你這麼大的年紀，所做所爲，却無一是處，叫在下怎能敬你？」

此人乃是極有來歷之人，當年橫掃武林，所向無敵，在他面前，還沒有一個人敢說半個不字，想不到退隱至今，却被一個年不及弱冠的少年，批評得無一是處，試想他如何忍耐得下？只聽他氣極狂笑一聲，道：「哈哈…好好好，小子，你有種，只可惜你沒有考慮到你自身的處境。」

宗鴻羽功力雖然深厚無比，但仍被那銳厲的聲音，震得心浮，他，強自吸了一口眞氣，壓下臉上驚容，冷冷的道：「在下自見到你處置狼山二惡的手段時，已知自身難保，但站在人性的立場，我却不能不把話說完。」

老樵夫聞言心中一動，道：「你身懷血掌，難道自知敵不住老夫？」宗鴻羽笑道：「在下雖會血掌，但却殘缺不全，連一個弱女子都抵不住，又怎能戰得勝你。」

「你根本未與老夫動手，怎知戰不過我？」

宗鴻羽冷笑道：「別人來此取血掌密經，但却無一人得手，如說他們明着抵不住閣下，難道連偷也偷不到嗎？是以在下由此推斷，血掌密經只是一種誘人之餌，眞正身懷此學的，就是閣下自己。」

老樵夫聞言暗自點頭，忖道：「此子心思果然縝密，但他明知這是誘人之餌，却爲什麼要來呢？」心念電轉，問道：「小子，你雖然聰明，知道這是鬼門關，然而，你却硬闖進來了，這個不知又要怎麼解釋？」

宗鴻羽冷冷笑道：「在下之所以來到挿天峯附近，乃是中了人家的預謀，而在下上峯之動機，却是爲了救人。」

老樵夫神光閃閃的雙目，緊盯在宗鴻羽臉上，問道：「你眞的不是爲了此經而來的？」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就是現在把那經得到手，也沒有時間學了，要它何用？」

老樵夫聞言不解，茫然的問道：「怎麼沒有時間？」宗鴻羽淡然的道：「這是在下自己的事。」老樵夫心中暗忖道：「你身中劇毒，難再活過半年，此言不假。」轉念之間，道：「你說受人計算而來到這裏，那人是誰？」

宗鴻羽俊臉一紅，道：「一個女子。」老樵夫目光何等銳利，一見宗鴻羽臉上神色，已知個中情形，笑道：「她的武功比你還高，但是，不知高到什麼程度？」

宗鴻羽臉上再度泛起紅霞，自嘲似的一笑道：「在下連她一雙蓮足也敵不過。」老樵夫聞言大驚，脫口道：「有這等事，她叫什麼名字，有多大年紀？」

宗鴻羽冷漠的道：「年紀與在下不相上下，名字在下不知道，只知她叫白鶴仙子。」

老樵夫一聽「白鶴仙子」四字，面色突然大變，脫口道：「白鶴仙子？是的，只有她知道老夫住在這裏，但她送你來此決無惡意，小兄弟，不可誤會她！」語氣突然客氣了起來。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劍底柔情

四

豈料玄天魔女對她的哭訴完全無動於衷，反而雙目神光稜稜地望着緩緩走來的鐵海仇。待等鐵海仇來至身前一丈左右，玄天魔女突然飛起左足，把俯伏在地的楊櫻踢得向後倒飛出一丈過外，然後一頓手中龍頭拐杖，向鐵海仇喝道：「小子，拔劍吧！」鐵海仇眼見她不但對自己的徒兒的哭訴哀求無動於衷，而且一脚把她踢得飛出一丈過外，便知道玄天魔女，是個狠毒無比的女魔頭，單憑這一點，他便非鬥鬥她不可。所以，他冷哼一聲，蹌地拔出劍來，神色茫茫地駡道：「老妖婦，你的心腸太狠毒了，今天鐵某即使血洒山頭，也要鬥鬥你這個毫無血性的野獸。」

玄天魔女一聽鐵海仇駡她為妖婦野獸，心裏的怒火更熾，當下怒嘯一聲，也不顧主客長幼之分，提起手中那根六十斤重的純銅龍頭拐杖，以泰山壓頂之勢，猛向鐵海仇的頭頂磕了下去。無論招式、力道、部位、都是一等一的，單看那呼呼勁風，已足駭人了。鐵海仇初出江湖，少見世面，更是對這種蓋世無儔的招式不知所措。不過他為人外和內剛，除非不與別人比鬥，否則，任是多強的對手，他也毫無所懼。所以一見玄天魔女猛然一杖磕了下來，儘管勁風呼呼，杖影漫天，但他兀自不退一步，揮起手中寶劍，便向對方那萬千杖影中迎了上去。

跌倒在一丈過外的楊櫻看到這種情況，不由駭得心胆俱裂，急忙大聲嬌呼道：「鐵公子，你不是我師父敵手，快快退下，快……快……！」一面說着，一面掙扎着站起身來，正想不顧一切地撲向鬥場，把二人勸開，豈料被那剛剛走上前來的秦華一把拉住，並對她喝道：「師妹，你難道不知媽媽的脾氣嗎？趕快站住不要亂動，否則惹得她老人家生起氣來，可就有你好受了。」

就這麼一阻延，鐵海仇的寶劍已然和玄天魔女的龍頭拐杖接過正着，但聽「噹」地一聲金鐵交鳴，鐵海仇的身形立時踉蹌後退，直退至六、七尺過外，才勉強穩住身形，站在那裏瞧着手中的寶劍出神。原來在一招之下，他的寶劍竟被玄天魔女的拐杖硬生生齊中震斷了。如果換了別人，勢必對玄天魔女這種絕世神功生出畏怯之心，但是鐵海仇天生傲骨，對方越是強硬他則越是不屈，因此一退之後，立時揮着斷劍再度攻了上去。

玄天魔女見狀之下，冷笑一聲，龍頭拐杖再次劈出。這一招所用的勁力更大，去勢也更奇詭難測。鐵海仇一劍攻出，根本摸不準對方那杖影是實是虛，結果被龍頭拐杖在劍柄處點了一下，整把斷劍立時如同離弦之箭一般，向旁激射而去，足足到了五丈過外，才跌下地來。還幸鐵海仇縮手得快，否則不被玄天魔女連手腕也點斷才怪。

比鬥至此，鐵海仇可謂已經徹底失敗，但他既看不過玄天魔女的盛氣凌人，更深恨她對自己的心上人楊櫻辣手無情地踢了一脚，因此現在雖然赤手空拳，但仍存拚命之心，就在斷劍脫手飛出之際，不退反進，雙掌運足十二成功力，一上一下地交替猛劈而出，直向玄天魔女的頭顱與胸腹間攻去。休看鐵海仇年紀輕輕，這兩掌之力却是極之雄渾沉實，在江湖上也可算得上是一流身手。無奈他的對手是江湖上的大魔頭，功力之高冠絕羣倫。當她看到鐵海仇這種拚命打法時，不由冷哼一聲，喝道：「小子，你找死！」跟着也杖交左手，右手橫裏劈出一掌，但見一陣狂飈過處，隨聞「砰」地一聲震天巨响，鐵海仇的身形當堂被擊得飛出一丈過外，口中鮮血狂噴，倒在地上動也不動，宛如死了一般。

楊櫻看到這種情況，當堂心胆俱裂，奮力掙脫了秦華的手掌，哭叫着直向鐵海仇撲去。玄天魔女見狀，連忙厲聲喝止道：「櫻兒站住，不許你去理他！」可是楊櫻此際如同瘋了一般，根本不理她的呼喝，依舊疾向鐵海仇倒地處撲去。秦華見她處處向着鐵海仇，心裏早生妬忿，所以剛才特地拉住她不讓她去向自己的母親替鐵海仇求情，在他之意，最好是讓鐵海仇死在母親杖下，這樣不但去了一個情敵，而且也免得鐵海仇把他在杭州採花的醜事宣揚出來。現在看到楊櫻哭叫着向身受重傷的鐵海仇撲去，更加表明了她對鐵海仇的感情已達到極其深厚的地步，心裏的妬忿更重，所以她才起步不久，他便立刻追了上去，就在玄天魔女的喝聲甫落之際，他已然追上了楊櫻，當下一把將她的左腕拉住。楊櫻眼見鐵海仇受傷倒地不起，不知他是死是生，心裏早已悲痛得亂了方寸，如同瘋了一般，現在被秦華一把拉住，急怒之下，竟然右掌向後一揮，秦華不防之下，臉頰上清脆地吃了一巴。這一掌直把他打得眼

火亂迸，心裏暴怒之餘，竟把楊櫻整個人緊緊抱住，使得她雙手不能動，雙脚不能移。楊櫻悲憤填膺，却又掙不脫秦華的一雙鐵臂，只急得她不斷跳脚痛哭，亂叫亂罵，就像一個女瘋子一般。

忽然，不知打那裏鑽出一個老年和尙，像一陣風似地抱起地上昏死過去的鐵海仇，以高超無匹的輕功躍出人羣，疾向山下飛奔而去。玄天魔女以及天魔敎各堂主、舵主，由於注意力都集中在楊櫻身上，所以沒有留神到鐵海仇的身上去，及見人影一幌，地上的鐵海仇已經不見，再看那人影，則已奔出十多丈之外，正向山下飛逸而去。玄天魔女首先怒哼一聲，手中龍頭拐杖在地上重重一頓，整個人已騰空而起，直像巨鳥一般，越過密麻麻的人羣，向前飛瀉而去，一個起落足有五、六丈距離，兩個起落已追至山坡之上。但是，那老年和尙的輕功也極爲高明，手中雖挾着一人，但仍奔馳如飛，在山林怪石之間穿揷折轉，勢逾癲馬，迅即沒入了草叢密樹之內，失了踪影。

玄天魔女不捨，緊緊追了下去，此時秦華，楊櫻與及四大堂主、十二舵主等也紛紛追了上來，分散着在山中四面兜截尋找。其他前來觀禮的各路人馬，不願插手到這場不明不白的是非中去，也就紛紛散了。

再說玄天魔女一馬當先，展開絕世身法，在山林中疾奔起來，但却始終追不上老和尙，甚至連人影也看不到一絲一毫。由此可見來人不但輕功奇高，而且對盤龍山的地形非常熟悉，否則絕不可能在玄天魔女的眼皮子下逃走得如此容易。玄天魔女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心中既驚且怒，決定非把那人找出來，看看他是誰不可。但是，整個盤龍山都找遍了，却是依然找不到人踪。玄天魔女無可奈何，只得恨恨收隊而還。

在天魔敎的人走後不久，便從盤龍山腰一處斜坡上鑽出一個人來。如果此時有人在此，一定當這人是個山精妖魅，否則怎會從坭土中鑽出來？其實這人並不是從坭土中鑽出來的，而是這山坡之上有一個小洞，洞外被一叢非常茂密的山藤網住，一絲空隙也沒有，把山藤揭開，藏身洞內，再把山藤蓋回，當眞是一點漏洞也沒有，即使有人打洞旁經過，只要不是剛好踏中那個山洞，也不會發現這裏原來有個山洞，自然更不知道裏面藏得有人了。這個人就是藏身洞內，待天魔敎衆人收隊回去後，推開山藤，鑽將出來的。

這人是一個年約六十左右的老和尙，生得慈眉善目，貌相飄逸出塵，看樣子是個有道高僧。他手上則抱着那個昏迷不醒的鐵海仇，觀其滿臉關切，小心奕奕的模樣，就好像鐵海仇與他有着極之密切的關係一般。只見他鑽出山洞之後，舉目向四週一看，見空山蕩蕩，人跡全無，於是小心把鐵海仇挾抱在腋下，展開無上輕功，疾逾奔馬地向山下飛縱而去。

這盤龍山雖然甚高，但老僧的輕功也極高，所以不消盞茶時間，已然奔至山脚之下。只見他並不遠離盤龍山而去，反而順着山脚，向左面疾掠而去，不一會來至另一座山峯之前，便向上攀登。這裏的山坡極其陡削，攀登極其困難。費了盞茶時間，才登上三、四十丈左右。但在三、四十丈高的陡削山坡上，突有一條羊腸小徑打橫繞山坡延伸出去，那老和尙便順着這條小徑，轉着向右方緩緩行進。轉了一個大灣之後，前面豁然開朗，原來下面是一個方圓約有二、三十丈左右的圓形山谷，四周被高聳入雲的山峯圍住，除此羊腸小徑外，無路可通外面。

老和尙抱着鐵海仇來至山谷的南面時，便循着一道由人工開鑿的石級緩緩走了下去。這道石級原是依山鑿成，共有三百多級，而且十分陡削，所以老和尙走了好一會，才下至谷底。這山谷中花木遍佈，綠草叢生，而且還有一個方圓五丈左右的水潭，承接着由山頂飛瀉下來的一條瀑布。此外，谷中還依着山邊蓋有一棟茅屋，作爲居停之用。從這種情形看來，這山谷的確是個理想的世外桃源式隱居之地。

老和尙抱着鐵海仇匆匆走進那間茅屋之內，把他放在一張上鋪乾草的石榻之上，接着便又匆匆轉進另一室內，不一會便取出四、五瓶丹藥來。只見他在每一個瓶子裏倒出一粒藥丸，一口氣餵進了鐵海仇的口裏，用水冲了下去。然後剝去鐵海仇全身衣服，自己盤膝坐在鐵海仇身旁，閉目合什地行起功來。不一會功行四匝，只見他雙目陡睜，神光暴射，緩緩伸出雙掌，在鐵海仇胸前輕輕按摩起來，以助藥力之行開。大約過了盞茶時間，老和尙雙掌陡然加速加勁，在鐵海仇胸前急劇地活動起來，時而掌按，時而指戳，看他那種凝重而費勁的樣子，顯見這是一樁極耗內力的工作。

如此直過了頓飯時間，老和尙已累得額頭見

汗，滿臉脹紅，但是他的雙手活動速度和勁度，只有加快加重而沒有減縮。這樣又過了盞茶時間，鐵海仇的身體仍是一動不動，直如死了過去一般。但老和尚並不灰心，這時候他停止了對鐵海仇的胸前按摩動作，再度閉目合什行功，一會兒功夫，老和尚不但額頭汗水全消，臉色重復正常，而且頭頂之上，竟有絲絲白烟冒了出來。顯然，他所運起的是一套曠世神功，才有這等驚人現象出現。

頂上白烟冒了一會之後，老和尚再度緩緩伸出雙手，右手按在鐵海仇的命門之上，左手按在鐵海仇胸腹之間，不再移動分毫。他是企圖以本身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幫助鐵海仇打破生死玄關，使藥力行通四肢百骸以及奇經八脈，把他從生死邊緣挽救回來。因為鐵海仇胸前中了玄天魔女全力一掌，內臟受了極其嚴重的創傷，如非他根基太好，早已內臟盡碎而死了。

老和尚頂上的白烟越來越濃，大約頓飯時間過後，白烟升起的高度已由原先的幾寸增高到三尺左右，但一到這種境地，白烟不再增高，顯見他的功力至此已到極限。不過就是如此，江湖上除了玄天魔女等少數幾個絕世高人之外，便無人能夠達此境界了。如此一直過了大約一個時辰，鐵海仇的身體突然整個地劇烈的震動了一下，這是生死玄關打破的象徵。跟着他便呻吟起來，臉色隨而漸漸變得紅潤。可以說，他已從生死邊緣走回來了。而這個時候，老和尚亦已力盡，只見他重重地噓了一口氣，雙掌緩緩收了回來，整個人立時跌倒在石榻上，好一會才似大病初愈般掙扎着翻起身來，臉色極其疲倦憔悴。但當他看到鐵海仇那紅潤的俊臉時，禁不住露出一抹慈愛而興奮的笑容。他深深地凝視了鐵海仇好一會，突然斂起笑容，重重地嘆息一聲，接着便伸出右手食指，輕輕地點了鐵海仇的睡穴，這才翻身下床，走到屋角一個蒲團之上，盤膝坐了下來，閉目垂眉進行練功，以便恢復剛才所消耗了的功力。

如此直到第二天早上，老和尚功行完滿之後，鐵海仇的睡穴自動解開，才正式醒轉過來。不過，由於他的傷勢太重，身體仍然衰弱得很。老和尚不許他多說話，所以對他傷後的一切情形，均不知道。直至過了十多天後，他的傷勢基本復原，老和尚才把一切情形告知他。鐵海仇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對老和尚救他的恩德，以及這十多天中，把他照顧得無微不至的深情，使得他對老和尚產生了深厚無比的孺慕之情，以及懷着山高海深般的感激之念。老和尚不但全無歸功之意，而且對鐵海仇的愛護更甚於慈父對子。在鐵海仇傷勢復原後不久，更提議收他為徒，要把全身武學盡授給他。

對於這種際遇，鐵海仇真是念想不到，驚喜之餘，急急跪地叩了幾個響頭，連聲叫着師父。以後，便日夕在谷中練功。老和尚的武學真是深如瀚海，廣博無涯。好在鐵海仇不僅悟性極高，而且被老和尚打通了奇經八脈，所以學起來進度極快。再加上老和尚日夕耳提面命，不厭其煩，一個招式，一句口訣，都解釋得非常詳盡，而且不斷地親自示範指點。因此學起來不但快，而且學得極之精細。老和尚的武功純博，但主要絕技只有兩門，一是佛門降魔神功——菩提金剛禪功；一是幻影無塵劍法。這兩門武功都是佛門至寶，創自達摩祖師，其博大精深之處，真可以說無際無涯，永遠無法以至其極。也因此而使得學者因稟賦與悟性的高低不同，而有不同的成就。即以這老和尚而言，他的悟性不錯，獨惜根基欠佳，所以充其量僅得這兩門武功的五成神髓。但據老和尚說，鐵海仇不論在悟性與根基上，都比他強得多，所以將來的成就，必然遠在他之上。正由於此故，所以教者更開心，學者更高興。

最令鐵海仇感到遺憾的是，這老和尚似乎對他有特別的密切關係，但他却不肯明言，只知他的法號叫做悟過大師。好在鐵海仇日夕均浸沉在武功中，腦子閒着的時間極少，所以對於這一點憾事倒不怎麼放在心上。

如此直過了半年時間，鐵海仇已全部學盡了悟過大師的武功。由於他悟性高、根基好，再加上悟過大師為他打破了生死玄關，因此現時他的功力，即不能超過悟過大師，但也絕對低不了他多少。至於招式上的運用變化，則只有在悟過大師之上而不會在他之下。對於這點，鐵海仇固然興奮，悟過大師更是快慰。

一天，悟過大師忽然把鐵海仇叫到面前，指着他頸中的圓形漢玉問道：「你把這東西拿來給我看看！」鐵海仇應命把漢玉解下，交到悟過大師手裏，道：「據徒兒第一個師父說，這塊漢玉關係到徒兒的身世，不知師父曉得它的來歷麼？」悟過大師接過那塊漢玉，一面細細審視，一面輕輕撫摸，突然，善目之中竟然流下淚來，對鐵

海仇道：「仇兒，你想知道冷漢玉的來歷麼？待爲師說一個故事給你聽！」接着，便感情激蕩地，說出一番話來。

………

二十年前，江湖上有一對青年俠侶，男的名叫鐵中堅，二十上下年紀，女的名叫梅若仙，廿五六歲，不但兩人都生得貌相俊美，更且武功高強。二人聯創江湖，嘯傲雲山，恩愛之情，無與倫比。當時有一女魔頭剛剛崛起江湖，人生得美貌如花，但手段卻是毒辣得很，平素殺人無算，因此人人稱之爲玄天魔女而不名。在一偶然機會中，玄天魔女遇到了鐵中堅夫婦，立刻爲鐵中堅的翩翩風度所吸引，於是設法進行奪愛，但所採用的手段拙劣得很，竟然在鐵中堅面前用言離間他們夫婦的感情，中傷梅若仙如何不貞，如何勾三搭四等。豈料鐵中堅之相信妻子猶勝於相信自己，聞言之後，不由當堂翻臉，怒斥了她一頓。

玄天魔女此人天生桀傲，那裏容得下這種斥罵。當下老羞成怒，拔劍與鐵中堅大戰起來。當時兩人的武功不相上下，久久不能出分勝負。後來梅若仙回來，看到這種情況，立刻加入戰鬭，協助丈夫把玄天魔女殺得大敗而逃。之後，玄天魔女便再沒有前來騷擾了。

如此渡過了十年歲月，鐵中堅在四十歲那年，生下了一個兒子，夫婦倆中年得子，眞是愛如珍寶，夫婦間的感情也更加深厚親切。豈料兒子剛剛生下不久，還來不及正式爲他取名，大禍已然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原來玄天魔女十年前敗走之後，無意中在一荒谷中獲得了一本天魔經，經內錄有許多江湖上絕傳的神奇武學。玄天魔女驚喜之餘，便在那荒谷中住了下來，專心修練天魔經上的各種武功。如此一幌竟過了十個年頭，於是挾超凡入聖的身手，重臨江湖。由於她念念不忘敗給鐵中堅夫婦之辱，決意對他們先施報復。所以一出江湖，便立即尋到鐵家來，再度與鐵中堅夫婦展開一場大戰。此時玄天魔女的武功已高出鐵中堅夫婦很多，所以不到十個回合，已把鐵中堅夫婦一齊點倒。玄天魔女並不傷害他們，只把他們的剛剛生出不久的兒子以及鐵中堅擄去。

待等梅若仙的穴道過了三個時辰，自行解開之後，發覺丈夫愛子均已失踪，不禁撕心裂肺地痛哭起來。接着便隻身進入江湖，找尋丈夫愛子的踪跡。如此一直找了一年多時間，始終沒有絲毫消息。但她絕不灰心，繼續在青山綠水之間苦苦找尋。終於被她打聽到玄天魔女隱居在盤龍山上，於是尋上門來，豈料一看之下，不由幾乎昏了過去。原來鐵中堅此時正與玄天魔女並肩坐在門前一塊大石上，抱着一個剛剛出生不久的幼兒撫弄取樂。這個幼兒肯定地不是自己的兒子，因爲時隔年餘，自己的兒子應該長得很大了。那麼，這幼兒是誰？不問可知，必是丈夫鐵中堅變心，與玄天魔女苟合所生的兒子。

想到和看到這種情形，歷盡了千辛萬苦的梅若仙，眞好比有着千百把利刀在向着心房一齊猛扎一般，一時悲痛、怒憤過度，竟然站在那裏呆若木雞，出不得聲。對於她的到來，鐵中堅是完全意料不到的，所以不禁怔怔地望着這個顏容憔悴不堪的結髮妻子出神。還是玄天魔女最爲靜冷，她一見梅若仙到來，立刻抱着兒子，走到她的面前，哈哈大笑道：「原來是梅女俠芳駕降臨，眞是蓬蓽生輝，只惜謫居簡陋得很，如果梅女俠不嫌棄的話，我們夫妻父子三人，願意竭盡地主之誼，對梅女俠欵待一番。」

這「夫妻父子三人」一語，直如一束勁箭一般，射進了梅若仙的胸膛，使得她痛徹心脾，不由自主地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跟着全身劇烈地搖幌起來，用手指着鐵中堅，顫抖着聲調沉痛無比地道：「你……你……你好……」只說了這一句，口中又噴出一口鮮血，人也踉蹌地向後連退了幾步，藉以維持那搖搖欲倒的身形。這時候鐵中堅已回過神來，急急一躍而起，一面向梅若仙衝來，一面惶急地說道：「若仙，你來了很好，請聽我一言……」但玄天魔女卻一把將他拉住，並打斷他的話頭道：「你不要多說，招呼客人是我這個作主婦的責任，你抱着小寶寶吧！」說完，硬把手中么兒塞到鐵中堅的懷中，鐵中堅不得不伸手接住。梅若仙看到這種情形，已難再忍耐，只見她颼地拔出長劍，戟指鐵中堅喝道：「你這個忘情負義的賤東西，我死在九泉地府也不放過你！」說完，竟然飛快地反手一劍，向自己的咽喉削去。鐵中堅見狀之下，當堂嚇得魂飛魄散，大叫一聲：「不可！」跟着雙足一點地面，便待縱上前去阻止她自刎。但是，一旁的玄天魔女卻一把將他拉住，嗔道：「你要幹什麼？動刀動劍的不怕嚇着孩子麼？你要救她先把孩子交給我才可去。」

玄天魔女分明是有心害人，才故意如此諸多

阻撓，果然就此阻了一阻，梅若仙的寶劍已挾在頸子上，當堂鮮血狂噴，倒地死去。鐵中堅把孩子交到玄天魔女手中後才縱上前去，剛好趕得上替她送終。他一見這等情形，眞是肝腸寸斷，抱着梅若仙的屍體搶地呼天地痛哭起來。但是，人已死去，哭有何用？最後只得親手把她葬了，聊贖自己一點罪疚。

其實，鐵中堅是有苦衷的。原來當日玄天魔女把他父子兩人刼走後，立刻逃返舊居盤龍山，解開他們的穴道，便要求鐵中堅與她成親，但鐵中堅堅決不答應，玄天魔女於是把鐵中堅的兒子囚禁在一間石室內，命一乳母在室內予以照管，室外則派人嚴密守着。並以要脅鐵中堅，他一日不允與她成親，她便一日不放他的兒子出來。但鐵中堅一來夫婦情深，二來素重禮義，雖然心切愛子的安危，也是堅不答應幹此不仁不義之事。玄天魔女無法，最後狠下心來，用媚藥把鐵中堅迷了，終於達成了慾望。事情過後，鐵中堅眞是惋惜無限，但大錯鑄成，無法挽救，當時便哀求玄天魔女把愛子釋出，讓他離開盤龍山。但玄天魔女不允，要求他留下長相厮守。鐵中堅無法可施，便發誓要獨自離山而去。豈料玄天魔女却要脅他說，如果他離山而去，她便立即把他的兒子殺死。鐵中堅進退兩難，最後終於被逼屈服，在盤龍山棲留下來。但從此以後，他堅決不再與玄天魔女親近。玄天魔女也不敢太過逼他，只得由之。不料春風一度之後，玄天魔女竟然珠胎暗結，十月期滿，也誕下一個兒子來。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看在孩子份上，鐵中堅才稍微對玄天魔女好些，但也只限於在弄兒取樂之時。就在玄天魔女產下嬰兒數月之後，梅若仙便尋上山來了，她看在眼內的，正是鐵中堅與玄天魔女並坐門前弄兒取樂的情景，以爲丈夫已變心別戀，且與仇人生下兒子來。對於性烈的梅若仙來說，那是不能忍受的，所以當堂拔劍自刎死了。假如當時不是被玄天魔女諸多阻撓的話，鐵中堅是足可把她救回來的，但玄天魔女存心要梅若仙死，所以梅若仙終於死了。根究起來，玄天魔女可算是罪魁禍首。

梅若仙死後，鐵中堅悲、憤、愧、悔，各種情緒齊集心頭，不眠不食了幾天。最後他一咬牙，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偷偷在玄天魔女的飲食中下了迷魂藥，待她中毒迷倒之後，立刻前往石室，把看守之人點倒，打開室門，再把乳母點倒，然後抱起自己的兒子逃下盤龍山。豈料玄天魔女此時的功力已經通玄，區區迷藥奈不了她何，只見她略一運功，藥力已全被迫出體外，於是急急飛身追了出來，一面喝令鐵中堅止步。

鐵中堅的功力本來就遜她遠甚，加以手中又抱着一個孩子，所以很快便被玄天魔女追了上來。好在那時是在上晚，否則他一下子便得被抓着了。他趁着迷矇夜色，在山上竄來竄去，始終無法擺脫玄天魔女的追踪。在無法可施之下，只得把兒子放在山脚下一條大道旁的一叢小樹之下，匆匆由頸上解下自己常日佩帶的圓形漢玉，掛在兒子頸項，接着又撕下一塊衣襟，咬破指頭，匆匆寫上「此子名鐵海仇」幾個血字，塞在兒子懷中，然後便反身向山上奔去，希望藉此引開玄天魔女的注意，使兒子倖逃一刧。當然，這樣做也等於是一場賭博，因爲如果鐵海仇不及時被過路之人發現的話，以一一歲多大的孩子，也是活不多久的，不過總比落入玄天魔女手中好得多。果然第二天早上，便遇到終南派掌門人飛鴻道長打此經過，救了鐵海仇，這事在前面已經提過，不再多說。

再說鐵中堅展開身形，向山頂上狂奔了一會，已被玄天魔女發現，於是急急追了上來。直至盤龍山最頂上，兩人距離已不足一丈。這山頂是個絕地，除前面是深不見底的懸崖之外，四周無路可通。但鐵中堅此時不在求生在求死，只見他毫不猶豫地湧身便向崖下躍去，待等玄天魔女搶上前來，鐵中堅的身形已沒入黑沉沉的懸崖之下，看不到絲毫影子。正由於她看不清楚鐵中堅的身形，遂以爲他是抱着兒子一齊跳崖的，結果沒有再事搜尋，否則，鐵海仇絕難倖免。

鐵中堅躍下懸崖，自分必死，因爲這懸崖的深度至少在千丈以上。但當他跌至離崖底尚有十多丈時，突被一股柔軟而堅韌無匹的勁力向上托了一托，整個人的急促下墜之勢當堂消去了絕大部份，於是遂借此一托之力，凌空施出輕功，使身體緩緩飄下地來，結果連一點輕傷也沒有。他知道必有高人相救，於是急急下跪叩謝。果然，這山谷裏是隱居着一個佛門奇人，法號佛光上人。從此，鐵中堅便削下三千煩惱，拜佛光上人爲師，並改法號爲悟過，以取誠心禮佛以悔悟前過之意。

時光如駛，一幌便十八年長，在這十八年中

，鐵中堅（以後改稱悟過大師）的武功固然突飛猛進，禪心也修練得如同止水，只記掛着兒子鐵海仇是否仍在人世一事，所以不時往江湖走動一下，以打聽兒子的消息。直至最近聽得天魔教開派的消息，一時好奇，潛上一看，剛好看到鐵海仇與玄天魔女搏鬥的一幕，並從鐵海仇的自報姓名以及他頸項的濺玉上，得知他就是自己的愛子，當時那種驚喜激動之情，當眞是非筆墨能形容，本想立時上前相認，但又不欲與玄天魔女相見，所以雜在人叢中偷偷觀望。及至鐵海仇受傷倒地，他才趁亂把受傷的鐵海仇搶救回來，逃回自已與師父佛光上人潛修的無名山谷之內。剛巧佛光上人外出雲遊未歸，否則，鐵海仇的內傷，在佛光上人的無邊佛學之下，那是着手立愈之事。

……

悟過大師的故事尙未講完，鐵海仇的眼淚已經流了一臉，待故事講完之後，鐵海仇便撲倒悟過大師的懷中，失聲痛哭起來，悟過大師緊緊地抱着他，流了不少眼淚。好一會，鐵海仇才掙扎坐起身來，道：「爹，玄天魔女害得咱們太慘了，孩兒一定要替你老人家和媽媽報仇！」悟過大師道：「血債血償，正該如此。只是你父已身入空門，不能助你一臂之力。爲父這裏有一把寶劍，你可拿去應用。」鐵海仇止住悲聲，接過寶劍，佩在身上，神色凛然地說道：「報仇之事，自當由孩兒一力担承，不勞爹爹費心。孩兒馬上就走，待殺了玄天魔女這妖婦之後，再來這裏侍奉爹爹！」說着，便站起身來，向外走去。

豈料正在此時，屋外忽然响起一聲蒼勁無匹的佛號，悟過大師急忙站起身來，向鐵海仇道：「仇兒，你師祖回來了，你且慢走一步。」說聲甫畢，一個貌如蒼松古月的老和尙，已飄然走了進來。鐵海仇抬目一看，這老和尙不但生得寶相莊嚴，而且年齡也至少在百歲以上，當下不敢怠慢，慌忙俯伏在地，一面叩頭一面說道：「徒孫鐵海仇拜見師祖大人。」他才叩得一個响頭，突感一陣和風拂面而生，跟着自己身形便被一股柔和力道托了起來，再也拜不下去，只得站起身來，垂手而立。

這時，佛光上人睜開雙眼，細細打量了鐵海仇一會，突然哈哈大笑道：「好，很好！」接着一把拖過鐵海仇，伸手在他頭頂命門穴上不斷地輕輕撫摸。不知怎地，鐵海仇但覺有一股柔和的熱流，緩緩自佛光上人的手心傳進自己的體內，感到麻麻癢癢的有說不出的舒服。更奇怪的是，這股柔和熱流進入體內之後，立刻自動地和自己的眞氣相融合，運行到四肢百骸而去。

如此約過了盞茶時間，佛光上人才緩緩收回手掌，微笑道：「好了，孩子，你去吧，除了元凶之外，不得濫傷無辜，記緊記緊！」一旁的悟過大師喜極叫道：「仇兒，你師祖已用佛門開頂大法，授了你半甲子功力了，快快磕頭拜謝師祖老人家的傳功之恩！」鐵海仇想不到給師祖這樣一摸，體內已增加了三十年功力，不禁大喜過望，急急俯身再拜，但佛光上人僧袍一拂，又把他下拜的身形抬了上來，並道：「不，不，師祖只愛英雄漢，不喜叩頭虫，免了，免了！」鐵海仇無法，只得躬身拜了三拜，以代替叩頭大禮。跟着便別過父親和佛光上人，爬出山谷，直向盤龍山上奔去。

此時已是臘月寒冬，盤龍山上草木蕭索，令人見之而生淒涼落寞之感。不料上到山頂，却另有一番氣象，天魔教總舵由內至外，一律張燈結綵，熱鬧之極，就像有什麼大喜事一般。不過鐵海仇這次上山是在爲母復仇，無心欣賞熱鬧，所以飛身直闖總壇。豈料總壇之內的景象，却如一把利劍在他胸口刺了一下一般。你道如何，原來此時總壇之內正在舉行婚禮，新郎是玄天魔女的兒子，鐵海仇的同父異母弟弟榮華，新娘則是鐵海仇的心上人楊櫻。

假如玄天魔女不是他的殺母仇人，假如榮華不是一個採花淫賊，那還罷了，可是，在他心目中一向奉爲聖潔女神的楊櫻，竟然致他的眞摯感情於不顧，而甘心下嫁一採花淫賊，這對鐵海仇來說，無異是一種極大諷刺和侮辱。他看了一會，但覺胸中如有一團熊熊烈燄在燃燒一般，使得他渾身發熱，頭昏腦脹。最後，終於依靠體內的佛門菩提金剛禪功，鎮定了自己的心神，同時振吭大喝道：「玄天魔女老妖婦，快快出來受死！」此時鐵海仇的功力已經深不可測，這一大喝，眞有響遏瓦樑之慨，使得喜堂之內所有觀禮的賓客，盡都大吃一驚，紛紛向他望了過來。不過鐵海仇此時已被滿胸仇火燒得雙目盡赤，不再理會衆人的驚愕目光。

正在喜堂內職司迎賓的天魔教四大堂主和十二舵主，認得他正是上次被教主擊成重傷的人，所以立刻蜂湧着闖進過來，打算把他擒交玄天魔

女發落。豈料鐵海仇此際已非吳下阿蒙，只見他聳身躍上一張桌子上，臂向前一揮，四大堂主與十二舵主的身形立時盡皆倒跌而出。這時候玄天魔女已聞聲自內堂走了出來，剛好看到鐵海仇吃了一驚，知道鐵海仇必有奇遇。但她爲人極其偏强自信，不相信鐵海仇能是她的敵手，所以立刻一個龍頭拐杖，身形飛射而起，直至鐵海仇面前五尺左右站住，喝道：「好小子，上次被你大命逃脫了一死，如今還敢再來撒野，這次非把你碎成肉漿不可！」鐵海仇神目暴睜，憤恨無比地怒瞪着玄天魔女，大喝道：「老妖婦，你謀害我父，開始殺害我母，鐵某與你勢不兩立，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看劍！」話罷，霍地拔出腰際寶劍，就待向玄天魔女攻去。玄天魔女愕然喝止道：「且慢！你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鐵海仇恨聲道：「那是我父親告訴我的，難道還會有假嗎？」玄天魔女道：「鐵中堅？難道他還沒有死？」鐵海仇怒斥道：「你當然希望他死了，可惜天眼昭昭，他老人家被我師祖所救，如今我父子相逢之日，就是你老妖婦畢命之時，看劍！」話罷，不再容玄天魔女開口，便施展幻影無蹤劍法，寶劍幻起了一片綿綿密密，寧飛不過的劍幕，直向玄天魔女身上猛罩而去。玄天魔女冷哼一聲，立即舉杖相迎，兩人迅即大戰起來。

這一戰好不慘烈，但見劍如電閃，杖似游龍，兩人施展的都是江湖罕見的絕學，所以直把旁觀諸人看得眼花撩亂，張口結舌，咸認這是生平僅見的一場打鬥。玄天魔女當初以爲鐵海仇的劍法雖然神奇奧妙，但內力一定不長，只要能够抵擋住鐵海仇的着着進攻之勢，久之自能以自己悠長渾雄的內力獲得最後勝利。殊不知鐵海仇被其父打破生死玄關在前，又被佛光上人以開頂大法授予三十年功力之後，再加上佛門菩提金剛禪功是一種降魔神功，專門克制一切邪魔外道，玄天魔女所學的是天魔經中的武功，屬於邪魔外道的一種，所以戰不到百個回合，她已敗象畢呈。鐵海仇再賈餘勇，幻影無蹤劍法最後三招「幻影離魂」、「十丈紅塵」、「無蹤無影」等招絕學展出之後，玄天魔女連一招也躲不過，結果胸前與兩肩俱被鐵海仇的寶劍刺中，每一劍都足足刺進三寸多深，尤其胸前一劍，已把內臟刺破，縱難活命。

玄天魔女倒在地上，體內鮮血狂噴不停，但仍未死去。這時秦箏與楊櫻已雙雙掠了過來，跪在旁邊探視。玄天魔女以遲滯的目光看看鐵海仇，又看看秦箏，然後微弱地對鐵海仇道：「你既然已遇到你父，想來你已知道秦箏是你的同胞弟弟了！」鐵海仇微一點首，算是答覆。因爲他仍不願與玄天魔女交談。接着，玄天魔女便斷斷續續地，把自己過去如何謀害鐵中堅夫婦的情形，簡單地告訴了秦箏與楊櫻二人，並說自己是罪有應得，希望他們今後不要找鐵海仇尋仇，並勸秦箏認祖歸宗，與鐵海仇兄弟相稱。言畢，雙目一合，就此與世長辭。秦箏（應改稱鐵箏）天良未泯，立刻跪行至鐵海仇面前，抱着鐵海仇的腳，哭懺自己過去的種種爲非作歹行爲，要求鐵海仇原諒，讓他認祖歸宗。並說楊櫻本來是真心愛着鐵海仇的，二女之與他拜堂，也是自己瞎擺佈純屬逼她就範的，現在他決定退出，讓楊櫻與鐵海仇成親。鐵海仇明白一切，答應原諒秦箏。三人埋葬了玄天魔女，解散了天魔教，離開盤龍山趕到無名谷中，佛光上人與悟通大師已飄然離開，不知所蹤，留字鐵海仇不要掛念，好好做人。三人看罷，不禁相對嘆息起來。（全文完）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前文提要】 天山童姥與師妹李秋水積怨數十年，終於兩敗俱傷，在靈州城外荒山中先後去世。虛竹承命爲靈鷲宮的新主人，護着童姥遺體，與九天部找來報警諸女，晝夜兼程，趕往飄渺峯，以解鈞天部諸女被困之危。

群雄大鬧飄渺峯

這一日正趕路間，突然間一名黑衣女子飛騎奔回，却是玄天部在前探路的單騎，手中搖動黑旗，示意前途出現了變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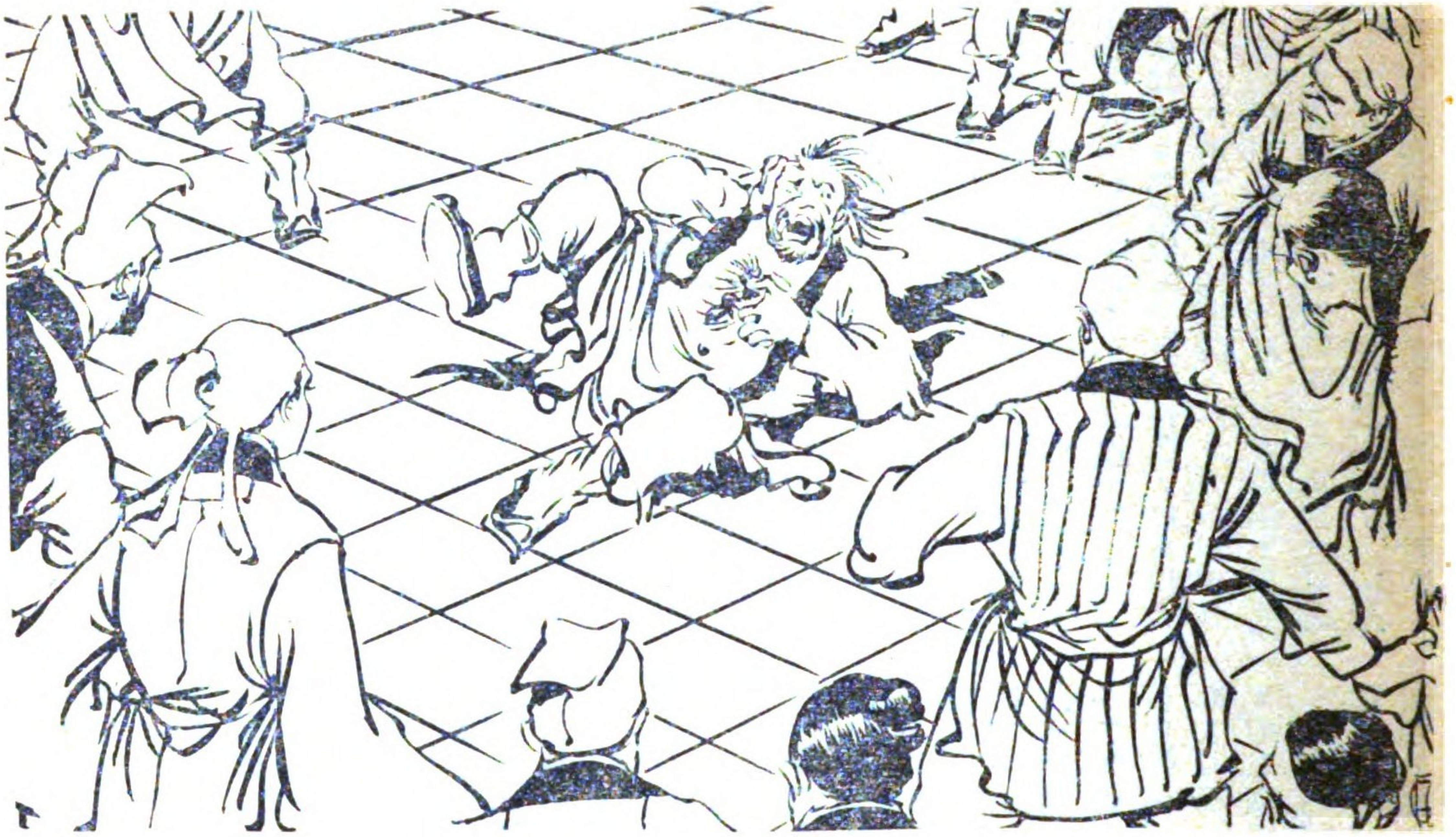
那玄天部的哨騎奔到本部首領之前，急語稟告。玄天部的首領是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名叫符敏儀，聽罷稟報，立即縱下駱駝，快步來到虛竹身前，說道：「啓稟主人，屬下哨騎探得，本宮舊屬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一衆奴才，乘教主有難，居然大胆作反，正在攻打本峯。鈞天部嚴守上峯道路，一衆妖人無法得逞，只是鈞天部派下峯來求救的姊妹，却給衆妖人傷了。」

衆洞主、島主起事造反之事，虛竹早就知道，本來猜想他們既然捉拿不到童姥，不平道人命喪已手，烏老大重傷後生死未卜，諒來知難而退，各自散了。不料事隔四月，仍是聚集在一起，而且去攻打飄渺峯。他自幼生長於少林寺中，足不出戶，各種人情世故，實是一竅不通，遇上了這件事，當眞不知如何應付才是，沉吟道：「這個……這個……」只聽得馬蹄聲響，又有兩乘馬奔來，前面的是玄天部另一名哨騎，後面馬上橫臥着一個黃衫女子，滿身是血，左臂也給人斬斷了。符敏儀臉上滿是悲憤之色，道：「主人，這是鈞天部的副領姊姊，只怕已然性命不保。」

那姓程的女子已暈了過去，衆女急忙替她止血施救，眼看她氣息微弱，命在頃刻。虛竹見了她的傷勢，想起聰辯先生蘇星河曾教過他這門治傷之法，當即催駝近前，左手中指連彈幾下，已封閉了那女子斷臂處的穴道，血流立止。第六次彈指時使的是從童姥那裏學來的一招「星丸跳擲」，一股北溟眞氣直射入她臂根的「中府穴」中。那女子「啊」的一聲大叫，醒了轉來，叫道：「衆位姊姊，快，快，快去飄渺峯接應，咱們……咱們擋不住了！」

虛竹使這凌空彈指之法，倒不是故意炫耀神技，只是對方是個花信年華的女子，他雖已不是和尙，仍是謹守佛門子弟遠避婦女的習慣，覺得不便伸手和她身體相觸，不料數彈之下，應驗如神。要知他此刻身集童姥、無崖子、李秋水逍遙派三大名家之所長，功力淵深，招數精奇，實是非同小可，縱然童姥等三人復生，內力武功也已遠爲不如。

諸部羣女遵從童姥之命，奉虛竹爲新主人，然見他年紀旣輕，言行又有點呆頭呆腦、傻裏傻氣，內心其實並不如何敬服，何況靈鷲宮中個個是吃過男人大虧的，不是爲男人始亂終棄，便是給仇家害得家破人亡，在童姥乖戾陰狠的脾氣薰陶之下，都是覷男人有如毒蛇猛獸。此刻見他一



出手便是靈鷲宮本門的功夫，功力之純，實已登峯造極。衆女震驚之下，齊聲歡呼，不約而同的拜伏在地。

虛竹驚道：「這算甚麼？快快請起，請起。」此時早已有人向那程姓女子告知，救主已然仙去，這位靑年既是教主恩人，又是她的傳人，乃是本宮新主。那女子名叫程靑霜，掙扎下馬，對虛竹跪拜參見，說道：「謝主人救命之恩，請……請……」主人相救峯上衆姊妹，大夥兒支撑四月，寡不敵衆，實在是危……危殆萬分。」說了這幾句話，伏在地下，連頭也抬不起來。虛竹急急道：「有話好說，不必多禮。石嫂，你快扶她起來。余婆婆，你……你想咱們怎麼辦？」

余婆和這位新主人同行了八九日，雖然今日方始見識到他的功夫，却早知他忠厚老實，不通世務，便道：「啓禀主人，此去飄渺峯，尙有兩日行程，最好請主人命奴婢率領本部，立即趕去應援救急。主人隨後率衆而來。主人大駕一到，衆妖人自然冰消瓦解不足爲患。」虛竹點了點頭，但覺得有點不妥，一時未置可否。余婆轉頭向符敏儀道：「符妹子，主人初顯身手，鎭懾羣妖，身上法衣似未足以壯觀瞻。你是本宮針神，便給主人趕製一襲法衣吧！」符敏儀道：「正是！妹子也正這麼想。」虛竹一怔，心想在這緊急當口，怎麼做起衣衫來了？當眞是婦人之見。

衆女眼光都望着虛竹，等他下令。虛竹一低頭，見到身上所穿的那件僧袍又破爛，又骯髒，四五個月不洗，自已也覺奇臭難當，混在這許多衣飾華麗女子之中，不由得甚感慚愧，何況自已已經不是和尙，仍是穿着僧衣，大是不倫不類。其實衆女既已奉他爲主，那裏還會笑話他衣衫的美醜？各人羣相注目，也不是看他的服色，但虛竹却自慚形穢，神色忸怩。余婆等了一會，又問：「主人，奴婢就先行如何？」

虛竹道：「咱們一塊兒去吧，救人要緊。我這件衣服實在太髒，待會我……我去洗洗。」一催駱駝，當先奔了出去。衆女敵愾同仇，一齊催動坐騎急馳。那駱駝最有長力，快跑之時，疾逾奔馬。衆人直奔出數十里，，這才覓地休息，生火做飯。

余婆指着西北角上雲霧中的一個山峯，向虛竹道：「主人，這便是飄渺峯了。這山峯終年雲封霧鎖，遠遠望去，若有若無，所以叫作飄渺峯。」虛竹道：「此去恐怕尙有百里，咱們早到一刻好一刻，大夥兒乘夜趕跑吧。」衆女都應道：「是！多謝主人關懷鈞天部奴婢。」用過飯後，騎上駱駝又行。急馳之下，途中倒斃了不少駱駝，到了飄渺峯脚下時，已是第二日黎明。符敏儀雙手捧着一團五彩斑爛的物事，躬身向虛竹道：

「奴婢工夫粗陋，請主人賞穿。」虛竹奇道：「那是甚麼？」接過來抖開一看，卻是件長袍。那長袍用一條條極細的錦緞縫綴而成，紅黃靑紫各色錦緞間成條紋，華貴之中具見雅致，原來符敏儀在衆女的衣衫上割下布料，替虛竹縫了一件袍子。虛竹又驚又喜道：「符姑娘針神之名，當眞名不虛傳，在路駝急馳之際，居然做成了這件美服。」當卽除下僧衣，將長袍披在身上，長短寬窄，無不貼身，袖口衣領之處，更鑲以白色豹皮，那也是從衆女的皮裘上割下來的。當眞是佛要金裝、人要衣裝，虛竹相貌醜陋，這件華貴的袍子一上身，登時大顯精神，衆女齊聲喝采。

這時衆人已來到上峯的路口，程靑霜在途中已向衆女說知，她下峯之時，敵人已攻上了斷魂崖，飄渺峯十八天險已失十三，鈞天部羣女死傷過半，情勢萬分兇險。虛竹見峯下靜悄悄地無半個人影，靑靑小草，正從積雪間茁生出來，若非事先得知，那想得到這一片寧靜之中，竟藏着無窮殺機。衆女憂形於色，掛念鈞天部諸姊妹的安危。石嫂拔劍在手，大聲道：「『飄渺九天』之中，八天部下峯，只餘一部留守，賊子乘虛而來，無恥之極。主人，請你下令，大夥兒衝上峯去，和羣賊一決死戰。」神情甚是激昂。

余婆卻道：「石家妹子且莫性急，敵人勢大，鈞天部全仗峯上十八處天險，這才支持到百日開外。咱們現在是在峯下，敵人反客爲主，反而佔了居高臨下之勢……」石嫂道：「依你之見卻又如何？咱們巴巴的趕來，難道就不打了？」余婆微笑道：「那豈有不戰之理？不過咱們還是不動聲色的上峯，教敵人越遲知覺越好。」虛竹點頭道：「余婆之言不錯。」虛竹旣這麼說，當然誰也沒有異言，八部分列隊伍，悄無聲息的上山。這一上峯，各人輕功强弱立時便顯了出來。虛竹見余婆、石嫂、符敏儀等幾位首領雖是女流，足下着實快捷，心想：「果然是强將手下無弱兵，師伯的部屬甚是了得。」

一處處天險走將過去，但見每一處都有斷刀折劍，削樹碎石的痕跡，可知敵人通過之時，無不經過慘酷的戰鬥。過斷魂崖、失足岩、百丈澗，來到接天橋時，只見兩片峭壁之間的一條鐵索橋，已被人用寶刀砍成兩截。兩處峭壁相距幾達三丈，勢難飛渡。羣女相顧駭然，均想：「難道鈞天部的衆姊妹都殉難了？」

要知接天橋乃連通百丈澗和仙愁門兩處天險之間的必經要道，雖是橋，其實只一根鐵鍊，橫跨兩邊峭壁，下臨亂石嶙峋的深谷。能到靈鷲宮之人，自然個個武功高超，踏索而過，原非難事。這次程靑霜下峯時，敵人尙只攻到斷魂崖，距接天橋尙遠，但鈞天部早已有備，派人守禦鐵鍊，一到敵人攻到，便卽開了鐵鍊中間的鋼鎖，鐵鍊分爲兩截，這五丈闊的深谷說寬不寬，但要一躍而過，卻也非世間任何輕功所能辦到。這時但見鐵鍊爲利刃所斷，顯然是敵人下的手，倒似敵人斗然間攻到，鈞天部諸女竟然不及開鎖斷鍊，安然後撤。

石嫂將柳葉刀揮得呼呼風响，叫道：「余婆婆快想個法子，怎生過去才好。」她脾氣急躁，遇到難題，從來不肯靜下來好好想上一想。余婆婆道：「嗯，怎麼過去，那倒不大容易……」一言未畢，忽聽得對面山背後傳來「啊，啊！」兩聲慘呼，乃是女子的聲音。衆女熱血上湧，均知是鈞天部的姊妹遭了敵人毒手，恨不得插翅飛將過去，和敵人決一死戰。但儘管嘰嘰喳喳的破口大罵，卻是無法飛渡天險。

虛竹驀地想起，李秋水和童姥傳功相鬥之時，曾傳了他一招「新柳春燕」，這招名雖然頗有脂粉氣，當時試演之時，卻是威力奇大，童姥也感不易招架。他在心中將這一招默記一遍，再瞧一瞧峽谷的距離，料想當可辦到，便道：「石嫂，請借兵刃一用。」石嫂道：「是！」倒轉柳葉刀，躬身將刀柄遞過。虛竹接刀在手，北冥眞氣運到了刃鋒之上，手腕微抖之間，刷的一聲輕响，已將扣在峭壁石洞中的半截鐵鍊斬了下來。那柳葉刀又薄又細，只不過鋒利而已，也非什麼寶刀，但經他眞氣貫注，切鐵鍊如斬竹木。這段鐵鍊留在此岸的約有二丈三尺，虛竹將刀還了石嫂，抓住鐵鍊，提氣一躍，便向對岸縱了過去。

羣女沒料到他竟然如此大胆，齊齊驚呼起來。余婆、符敏儀等都叫：「主人，不可！」一片呼聲之中，虛竹已躍在峽谷之上，他體內眞氣滾轉，輕飄飄的向前飛行，突然間眞氣一濁，身子下跌，當卽將鐵鍊揮出，一捲之間，已捲住了對岸垂下的斷鍊。便這麼一借力，身子沉而復起，落到對岸。他轉過身來，說道：「大家且歇一歇，我過去探探情由。」余婆等見他露了這手驚世駭俗的輕功，無不拜服，說道：「主人小心！」

虛竹當卽向傳來慘呼之聲的山後奔去，走過

一[illegible]下，身[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忽忙[illegible]走去，[illegible]到[illegible]到[illegible]，放眼[illegible]沉吟：「[illegible]夢。」他一[illegible]鋪成的大道，[illegible]，十分整齊。[illegible]但夾鋪成[illegible]大道，[illegible]非常手下等人所能。

[illegible]石大道[illegible]一[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餘[illegible]扶，[illegible]一[illegible]道[illegible]只聽[illegible]之想到[illegible]音[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見，[illegible]來[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公[illegible]心[illegible]武功，但[illegible]手之上，令[illegible]。[illegible]哼哼，[illegible]

下[illegible]有這等便宜的事？我碧雲洞有一十七種奇刑、待會一件件在你們這鬼丫頭身上試過明白。」聽[illegible]黑石洞，伏波島的奇刑怪罰，比我碧雲洞還要[illegible]多，也不妨讓眾兄弟開開眼界。」只聽得許多人齊聲叫好，更有人道：「大夥兒做可比賽[illegible]，且看那一洞、那一島的刑罰最先奏效。」[illegible]中聽來，廳內不下數百人之多，加上大廳[illegible]嘈嘈，極是嘈雜噪耳。虛竹想找個門縫向內[illegible]望，那知這座大廳全是以巨石砌成，竟無半點[illegible]隙。他一轉念間，伸手在泥壁上摸了幾摸，滿手泥污，都抹在臉上，便即邁步進廳。

只見大廳中桌上、椅上都坐滿了人，一大半人沒有座位，便席地而坐，有的人走來走去，隨口談笑，一副亂糟糟無首，各行各的局面。廳中地下坐着二十來個黃衫女子，顯是給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其中一大半都是身上血漬淋漓，受傷不輕，自是鈞天部諸女了。廳上本來便亂糟糟地，虛竹[illegible]進廳門，也有幾人向他瞧了一眼，見他[illegible]一女子，自不是靈鷲宮的人，只道是那一位洞主、島主帶來的門人子弟，誰也沒多加留意。虛竹在門[illegible]上一坐，放眼四顧，只見烏老大坐在西首[illegible]一張大師椅上，臉色憔悴，但慓悍乖戾之氣，仍[illegible]從眼神中流露出來。一個身形魁梧的黑漢手中[illegible]着一條皮鞭，站在鈞天部諸女身旁，不住[illegible]喝罵，威逼她們吐露童姥藏寶的所在。諸女卻一[illegible]不語。

烏老大道：「你們這些丫頭真是死心眼兒，我[illegible]們說，童姥姥早就給[illegible]秋水殺了，這[illegible]我[illegible]眼目睹的事，難道還會騙你們不成？你們乘早降服，我們決不[illegible]難為你們。」一個中年黃衫女子尖聲叫道：「你胡說八道！教主武功蓋世，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有誰還能傷得了她老人家？你們妄想奪取破解『生死符』的寶訣，決乘早別做這清秋大夢。別說教主必定安然無恙，轉眼就會上縹[illegible]懲治你們這些萬惡不赦的叛徒，就算她老人家仙去，你們『生死符』不解，一年之內，個個要哀號呻吟，受盡苦楚而死。」烏老大冷冷的道：「好，你不信，我給你們瞧一樣[illegible]的物事。」說着從背上取下一個小小包袱打了開來，赫然是一條人腿。虛竹和眾女認得那條腿上鞋襪，正是童姥的下肢，不禁都是『啊』的一聲叫了出來。烏老大道：「李秋水將童姥斬成了八塊，分投山谷，烏某人隨手檢了一塊，你們不妨仔細瞧瞧，是真是假。」

鈞天部諸女和童姥日夕相處，自然認出這確是她的左腿，料想烏老大此言非虛，不禁都放聲大哭。一眾洞主、島主大聲歡呼道：「賊婆已死，當真妙極！」有人道：「普天同慶，薄海同歡！」有人道：「烏老大，你耐心真好，這般好息消，居然不向我們說知，該當罰酒三大杯。」卻也有人道：「賊婆子既死，咱們身上的生死符，唉，倘若世上無人能夠破解……」突然之間，人叢中響起一聲「荷荷」之聲，直似狼嗥，如犬吠，聲音十分恐怖。

眾人一聽到這聲音，立時駭然變色，大廳中除了這有如受傷猛獸的呼號之外，更無別的聲息，只見一名胖子在地下滾來滾去，雙手抓自己臉孔，又撕爛了胸口衣服，露出胸口黑叢叢的長

毛，雙手力抓胸口，竟似要挖出自已的心肝臟腑一般。片刻之間，他滿手是血，臉上、胸口，也都是鮮血。這胖子越抓越兇，叫聲也越來越是慘厲。衆人如見鬼魅，不住的後退。

有幾個人低聲說道：「生死符催命來啦！」

虛竹雖也中過生死符，但不久即由童姥傳授法門，予以破解，並未經歷過這等慘酷的熬煎，這時眼見那胖子令人驚心動魄的情狀，方知一衆洞主、島主所以如此懼怕童姥之故。衆人似乎害怕生死符的毒性能够傳染，誰也也不敢上前設法減他痛苦。片刻之間，那胖子已將全身衣服撕得稀爛，身上一條條地，都是給手爪抓破，深逾半寸的血痕。

突然之間，人叢中奔出一個人來，叫道：「哥哥，哥哥！你靜一靜，讓我替你點了穴道，咱們再想法醫治。」那胖子雙眼發直，宛如不聞。說話之人相貌和他依稀有些相像，只是年紀輕些，人也沒那麼胖，顯是他的同胞兄弟，那人一步步的走近胖子，神態間充滿了戒愼恐懼，走至離他三尺之處，陡出一指，疾點他的「肩井穴」。那胖子身形一側，避開了他的手指，反過手臂，將他牢牢抱住，張口往他臉上便咬。那人叫道：「哥哥，放手！是我！是我！」可是那胖子神智迷失，只是亂咬，便如是一頭瘋犬一般。他兄弟用力掙扎，却那裏掙得開？霎時間臉上給他咬下幾塊肉來，鮮血淋漓，只痛得大聲慘呼。

段譽向王玉燕道：「王姑娘，咱們怎地救他們一救。」王玉燕秀眉微蹙，道：「那人發了瘋，力大無窮，又不是使什麼武功，我可沒法子。」段譽轉頭向慕容復道：「慕容兄，你慕容家『以彼之道，還治彼身』的神技，可用得着麼？」慕容復臉有不愉之色，尚未答話，包不同道：「你叫我家公子學做瘋狗，也去咬他一口嗎？」段譽歎然道：「是我說得不對，包兄莫怪。」他走到那胖子身邊，說道：「尊兄，此人是你同胞手足，快請放了他吧。」那胖子雙臂却抱得更加緊了，只聽得他兄弟口中也發出猶似獸吼般的荷荷之聲。

那姓雲的大漢抓過一名黃衫女子，說道：「這裏廳上之人，大半曾中老賊婆的生死符，此刻聚在一起，互受感應，不久人人都要發作，幾百個人將你咬得稀爛，你怕是不怕？」那女子向那胖子望了一眼，臉上現出十分驚恐的神色。那大漢道：「反正童姥已死，你將她秘藏之處說了出來，治好衆人，大家感激不盡，誰也不會難爲你們。」那女子道：「不是我不肯說，實在是誰也不知道。教主行事，不會讓我們奴婢見到的。」

慕容復隨衆人上山，原想助他們一臂之力，樹恩示惠，將這些草澤異人收爲已用，日後舉義復國，登高一呼，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豪士便可成爲一支勁旅。但此刻眼見童姥雖死，她種在各人身上的生死符却是無可破解，看來這「生死符」乃是一種劇毒，非武功內力所能爲力，如果一個個毒發斃命，自已一番圖謀便成一場春夢了。他和鄧百川、公治乾三人相對搖了搖頭，均感無法可施。

那姓雲的大漢失望之餘，只覺自身中了生死符穴道中隱隱發酸，似乎也有發作的徵兆，不禁又急又怒，怒氣無處可出，喝道：「好，你不說，我打死了你這臭了頭再說！」提起長鞭，呼的一聲，夾頭夾腦往那女子打去，這一鞭力道沉猛，眼見那女子要被打得頭碎腦裂，忽聽得嗤的一聲，一件暗器從大門口射向對面石牆，在牆上一撞，反彈轉來，撞在那女子腰間。那女子的身子被撞得向外滑出丈餘，拍的一聲大響，長鞭打在地上的靑石板上，石屑四濺。

這一下變故只是一瞬間之事，誰也沒看淸那暗器是何人所發，只見地下有一個褐黃色圓球滴溜溜地滾動，原來是一枚松球。衆人大吃一驚，均想：「這人用一枚小小松球，反彈而將一個人撞開丈餘，那是誰啊？」烏老大驀地裏想起一事，失聲叫道：「童姥！那是童姥！」

原來那日李秋水一劍將童姥的左腿斬斷，烏老大躲在山石之後親眼看到，及後虛竹負了童姥掉下百丈懸崖，烏老大自是認定他二人已摔成了肉漿，將童姥的斷腿包在油布之中，帶在身邊。雖然他認定童姥已死，但沒有目覩她的死狀，終究是未能十分放心，這時見到有人以高明已極的手法投擲松球，救了那黃衫女子，他第一個便想到是童姥到了。要知那日在雪峯之上，虛竹用兩枚松球擲穿他的肚子，那手法便是童姥所授。烏老大吃過大苦，一見松球又在大廳上出現，教他如何不嚇得魂飛魄散？

衆人聽得烏老大狂叫「童姥」，一齊轉身朝外，大廳中聽得刷刷、擦擦、叮鐺、嗆啷各種各樣拔出兵刃之聲響成一片，同時向後退縮。慕容復反而向大門走了兩步，要瞧瞧這童姥到底是什

麼模樣，其實那日他與丁春秋、鳩摩智等將虛竹和童姥推來推去之時，曾見過童姥一面，只是誰也不知那個十八九歲、顏如春花的姑娘，竟會是衆魔頭一想到便膽戰心驚的天山童姥。段譽擋在王玉燕身前，生怕她受人侵害。王玉燕却叫道：「表哥，小心！」

衆人目光齊注大門，但過了好半晌，大門口絕無動靜。包不同叫道：「童姥姥，你若是惱了咱們這批不速之客，便進來打上一架吧！」過一會門外仍是沒有聲息。風波惡道：「好吧，讓風某第一個來領教童姥的高招，『明知打不過，仍要打一打』，那是風某至死不改的臭脾氣。」說着身形一晃，舞動單刀護住面門，便衝向門外。此人武功雖然未臻一流境界，但是好鬥成性，勇悍無比。鄧百川、公治乾、包不同三人和他情同手足，知他決不是童姥對手，一齊跟了出來。衆洞主有的佩服他四人鬪勇，有的却暗自訕笑：你們沒有見識過童姥的厲害，却來逞好漢，一會兒吃了苦頭，那可後悔莫及了。」只聽得風波惡和包不同兩人聲音一尖一沉，在廳外大聲向童姥挑戰，却始終無人答腔。

適才搭救黃衫女子這枚松球，其實乃虛竹所發。他見衆人疑神疑鬼，不由得暗暗好笑，但他是誠厚篤實之人，不願旁人蒙在鼓裏，說道：「童姥確已逝世，各位不用驚疑不定。」又見那胖子還在張口亂咬他的兄弟，心想：「這裏許多英雄好漢，難道竟無人能解破生死符？我本來不願人前逞能，但既然誰也不肯救他二人性命，我只好動一動手了。」當下站起身來，走到二人身前，伸手在那胖子背上拍了一拍。這一拍使的乃是「天山六陽手」功夫，正是破解生死符的對症妙術。一股陽和之氣通入那胖子的陰胖脈中，登時將他體內的生死符給化解了。那胖子雙臂一鬆，坐在地下，呼呼喘氣，神情委頓不堪，說道：「兄弟，你怎麼啦？是誰傷得你這模樣？快說，快說，哥哥給你報仇雪恨。」在兄弟見兄長神智回復，心中大喜，顧不得臉上重傷！不住口的道：「哥哥，你好了！哥哥，你好了！」

虛竹又伸手在每個黃衫女子的肩頭上拍了一拍，說道：「各位是鈞天部的麼？你們陽天、朱天、昊天各部姊妹，都已到了接天橋邊，只因鐵鍊斷了，一時不得過來。你們這裏有沒有鐵鍊或是粗索？咱們去接他們過來吧。」他手到之處，衆女被封的穴道立解。原來旁人解穴，都須知道對方那一處穴道被封，然後在相應的幾處穴道上推宮過血，方能解開。但虛竹在每人的肩頭一拍，掌心中北冥真氣鼓盪之下，鈞天部諸女不論被封的是那一處穴道，其中阻塞的經脈立被震開，再無任何窒滯。衆女驚喜交集，紛紛站起身來，說道：「多謝尊駕相救，不敢請教尊姓大名。」有幾個年輕女子性急，拔步便向大門外奔去，叫道：「快，快去接應八部姊妹們過來，再和反賊決一死戰。」一面却又回頭揮手，再向虛竹道謝。

虛竹拱手答謝，道：「不敢，不敢！在下何德何能，敢承各位道謝？相救各位的另有其人，只不過是假手在下而已。」他意思是說，他的武功內力，得自童姥等三位師長，實則是童姥等出手相救諸女。大廳上羣豪見他舉手之際，一衆黃衫女子的穴道立解，這等手法不但從所未見，抑且從所未聞，眼見虛竹貌不驚人，年紀輕輕，決無這等功力，聽他說是旁人假手於他，都信是童姥已到了靈鷲宮中。

烏老大曾和虛竹在雪峯上相處數日，此刻雖然虛竹頭髮已長，裝束改變，但一開口說話，烏老大猛地省起，便認了出來，一縱身欺近他身旁，扣住了他右手脈門，喝道：「小和尙，童…童姥已到了這裏麼？」

虛竹道：「烏先生，你肚皮上的傷處已全愈了嗎？我…我現在已不是佛門弟子了，唉！說來慚愧得緊。」他說到此處，不禁滿臉通紅，只是臉上塗了許多汚泥，旁人也瞧不出來。烏老大出手便扣住他脈門，諒他無法反抗，當下加運內力，要他痛得出聲討饒，心想童姥對這小和尙好，我一擊得手，將他扣爲人質，童姥便要傷我，也免不了要投鼠忌器。那知他運催內力，虛竹恍若不知，所發的內力，都如泥牛入海般無影無蹤。烏老大心下害怕，不敢再催內力，却也不肯就此放開了手。

羣豪都是見多識廣之人，一見烏老大所扣的部位，便知虛竹已落入他的掌握，即使他武功比烏老大爲高，也已無可抗禦，人爲刀俎，已爲魚肉，唯有聽由烏老大宰割，各人均想：「這小子倘若真是高手，決不致如此輕易的要害便爲人所制。」各人七張八嘴的喝問：「小子，你是誰？怎麼來的？」「你叫甚麼名字？你師長是誰？」「誰派你來的？童姥呢？她到底是死是活？」

虛竹一一回答，神態甚是謙恭：「在下道號

：道號虛竹子。童姥確已逝世，她老人家的遺體已運到了接天橋。我師門淵源，唉，說來慚愧，在下錯下大錯，不便奉告。各位若是不信，待會大夥兒便可一同瞻仰她老人家的遺容。在下到這裏來，是爲了替童姥料理後事。各位大都是她老人家的舊部，我勸各位不必再念舊怨，大家在她老人家靈前一拜，種種仇恨，一筆勾消，豈不是好？」他一句句說來，一時羞愧，一時傷感，東一句，西一句，既不連貫，語氣也不順暢，最後又盡是一廂情願之辭，羣豪都聽這小子胡說八道，有點神智不清，驚懼之心漸去，狂傲之意便生，有人更破口叱罵起來：「小子是甚麼東西，膽敢要咱們在死賊婆的靈前磕頭？」「他媽的，老賊婆到底是怎樣死的？是不是死在她師妹李秋水手下？這條腿是不是她的？」

虛竹道：「各位就算和童姥有深仇大恨，她既已逝世，那也不必再懷恨了，口口聲聲『老賊婆』，未免太難聽了一點。烏先生說得不錯，童姥確是死於她師妹李秋水手下，這條腿，也確是她老人家的遺體。唉，人生如朝露，如朝露，她老人家雖然武功湛深，到頭來終於功散氣絕，難免化作黃土，阿彌陀佛，我佛慈悲，接引童姥往西方極樂世界，蓮池淨土！」

羣豪聽他嘮嘮叨叨的說來，童姥已死之事倒確然不假。突然有人問道：「童姥臨死之時，你是否在她身畔？」虛竹道：「是啊。最近這幾個月來，我一直在服侍她老人家。」羣豪互望了一眼，各人心中同時飛快的轉了一個相同的念頭：「破解生死符的寶訣，說不定便在這小子的身上。」但見青影一晃，一人已欺近身來，將虛竹左手脈門扣住，跟着烏老大覺得後頸一涼，一件利器已架在他的項頸之中，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烏老大，放開了他！」烏老大一見扣住虛竹左腕那人，便料到此人的死黨必定同時出擊，待要用掌護身，已然慢了一步，白刃加頸，唯有引頸待戮。

只聽得背後那人道：「再不放開，這一劍便斬下來。」烏老大登指放開了虛竹的手腕，向前躍開數步，轉過身來，說道：「珠崖雙怪，姓烏的不會忘了今日之事。」那用劍逼他的是個瘦長漢子，獰笑道：「烏老大不論用什麼題目，珠崖雙蛟都接着便是。」這兩人江湖上稱爲「珠崖雙怪」，他二人卻偏偏自稱「雙蛟」。大怪扣着虛竹的脈門，二怪便已來搜他的衣袋。虛竹心想：「你們搜便搜，反正我身邊又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物事。」

二怪將他懷中的東西一件件摸將出來，第一件摸到是無崖子給他的那幅圖畫，當即展開卷軸。大廳上眾人目光，一齊射向畫中瞧去。那畫曾被童姥踏過一腳，後來又在冰窖中被浸得濕透，但圖中善女，仍是栩栩如生，便如要從畫中走下來一般，丹青妙筆，實是出神入化。眾人一見之下，立即轉頭向王玉燕瞧去，有人說：「咦！」有人說：「哦！」有人說：「啞！」有人說「哼！」嘆者是大出意料之外，哦者是原來如此，啞者意存輕薄，只有段譽、慕容復、王玉燕同時「咦」的一聲。至於這一聲「咦」表示什麼意思，三人卻又各自不同。

羣豪本來盼望簽軸中給的是一張地圖，又或是山水風景，便可循此而去找尋破解生死符的靈藥或是武功秘訣，那知竟是王玉的一幅圖像，咦哦啞哼一番之後，均感失望。二怪將圖像一丟，又去搜查虛竹身上，此後拿出來的是虛竹在少林寺剃度的一張度牒，幾兩碎銀子，幾塊乾粮，一雙布襪，看來看去，無一和生死符有關。

王玉燕一見到虛竹身邊藏着自己的肖像，驚奇之餘，暈紅雙頰，尋思：「難道…難道這人自從那日在玲瓏棋局旁見了我一面之後，便也像段郎一般，將我…將我這人放在心裏？否則何以圖我容貌，暗藏於身？」段譽卻想：「王姑娘天仙化身，姿容絕世，這個小師父爲她顛倒傾慕，那也不足爲異。唉，可惜我的畫筆及不上這位小師父的萬一，否則我也畫一幅王姑娘的肖像，日後和她分手，朝夕和畫像相對，倒也可稍慰相思之苦。」

珠崖二怪搜查虛竹之時，羣豪都怕他二人獨吞靈丹或是寶訣，無不虎視眈眈的在旁監視，只要一搜到甚麼特異之物，立時湧上搶奪，那是非演成一場大混戰不可，不料一輪搜索，甚麼東西也沒搜到。珠崖大怪罵道：「臭賊，老賊婆臨死之時，跟你說甚麼來？」虛竹道：「你問童姥臨死時說甚麼話？嗯，她老人家說：「不是她，不是她，是她！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三聲，就此斷氣了。」羣豪莫名其妙，心思縝密的便沉思這句「不是她」和大笑三聲之中，有甚麼含義，性情急躁的卻都喝罵起來。大怪道：「他媽，的，甚麼不是她，是她？老賊婆還說了甚麼？」虛

竹道：「前輩先生，你提到了童姥她老人家時，最好稍存敬意，可別胡言斥罵。」火怪向來殺人不眨眼，一聽虛竹教訓於他，立時大怒，提起左掌，便向他頭頂拍擊下來，罵道：「臭賊，我偏要罵老賊婆，却又如何？！」

這一掌拍到離虛竹天靈約有五六寸之處，突然間寒光一閃，一柄長劍伸了過來，橫在虛竹頭頂，劍刃向上。珠崖火怪倘若仍是一掌拍落，還沒碰虛竹頭皮，自己手掌先得在劍鋒上切斷了。他一驚之下，急忙收掌，只是收得急了，身子向後一仰，退出三步，一拉之下沒將虛竹拉動，順手鬆了他的手腕，但覺左掌心隱隱作疼痛，提掌一看，見一道極細的劍痕橫過掌心，滲出血來，他不由得又驚又怒，心想這一下若是收掌慢了半分，這手掌豈非廢了？怒目向出劍之人瞧去，見那人身穿青衫，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長鬚飄飄，面目清秀。

珠崖火怪認得這老者並非三十六洞，七十二島中的人物，不平道人稱他為「劍神」，從適才這一劍出招之快，拿捏之準，看來，劍上的造詣實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他又記起那日劍魚島的區島主離衆自去，頃刻間便給這「劍神」梟了首級，他性子雖躁，却也不敢輕易和這等厲害的高手為敵，說道：「閣下出手傷我，是何用意？」那老者微微一笑，道：「大夥要從此人口中，查究破生死符的法門。老兄却突然性起，要將這人殺了。衆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倘起命來，老兄如何交代？」珠崖火怪語塞，只道：「這個……這個……」

那老者將火怪逼開，手肘有意無意的在二怪肩頭一撞，二怪站立不定，騰騰騰，向後連退四步，胸腹間氣血翻湧，險險摔倒，好容易站立了腳步，却不敢出聲喝罵。那老者向虛竹道：「小兄弟，童姥臨死之時，除了說『不是她』以及大笑三聲之外，還說了什麼？」虛竹臉上突然一紅，神色十分忸怩，慢慢的低下頭去，原來他想起童姥那時說道：「你將那幅圖畫拿來，讓我親手撕個稀爛，我再無掛心之事，便可指點你去尋那夢中姑娘的道路。」豈知童姥一見到圖畫，發現畫中人並非李秋水，又是好笑，又是傷感，竟此一瞑不視。他想：「童姥突然逝世，那位夢中姑娘的踪迹，天下再無一人知曉，只怕今生今世，我是再也不能和她相見。」他言念及此，不禁黯然魂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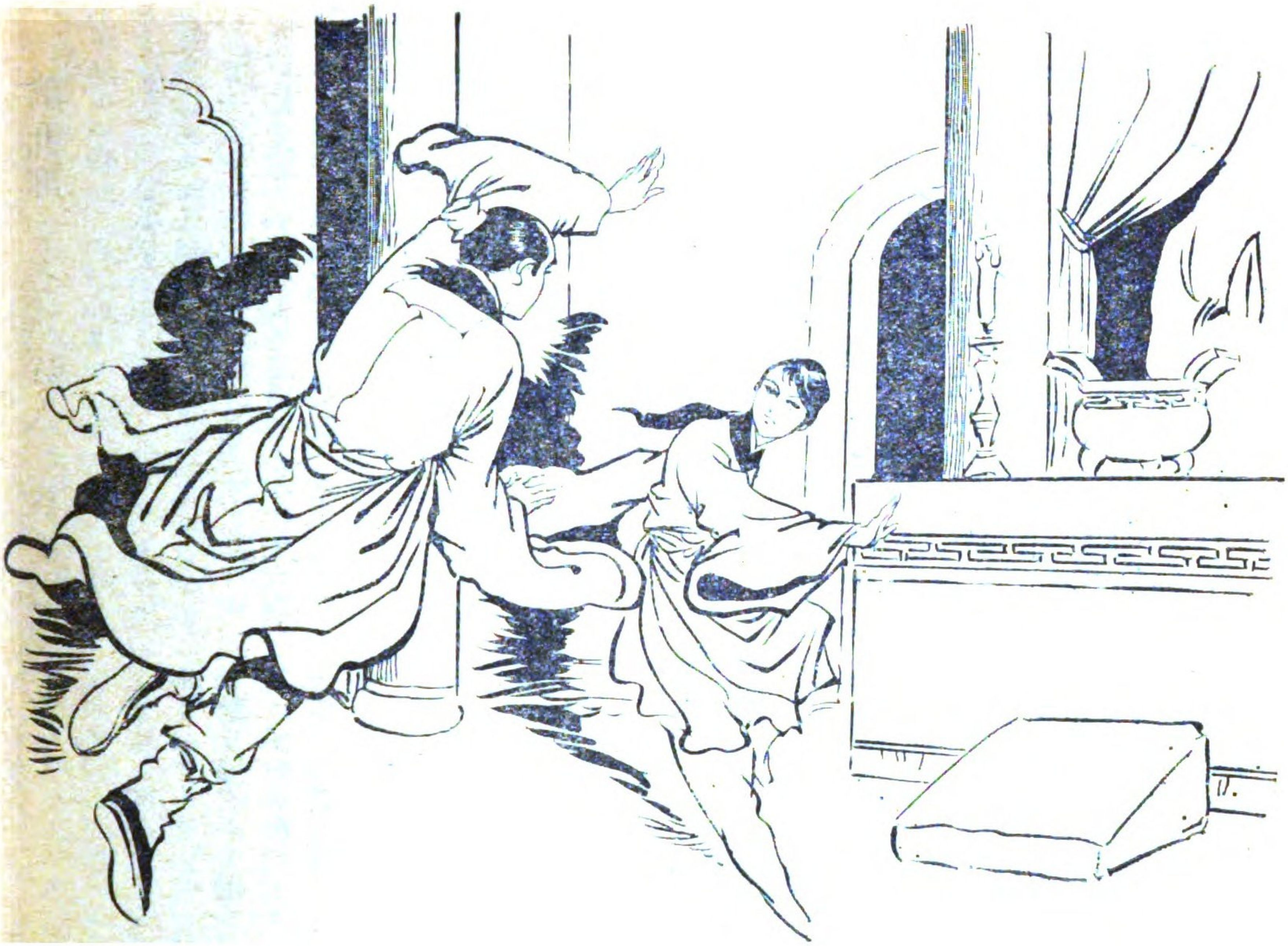
那老者見他神色有異，只道他心中隱藏着什麼重大機密，和顏悅色的道：「小兄弟，童姥到底跟你說了些什麼話，你好好說給大夥兒知道，我姓卓的非但不會難為你，並且還有個大大的好處給你。」虛竹滿臉脹得通紅，搖頭道：「這件事我是不能說的。」那老者道：「為什麼不能說？」虛竹道：「此事說來……說來……唉，總而言之，我不能說，你便是殺了我，我也不說。」那老者道：「你當真不說。」虛竹道：「不說。」那老者向他凝視半晌，見他神氣十分堅決，突然間刷的一聲，從腰間拔出一柄長劍來。

但見寒光一抖，嗤嗤幾聲輕響，衆人但見那長劍似乎在虛中的一張八仙桌上劃了幾下，跟着拍拍幾聲，一張四方八仙桌竟然分為整整齊齊的九塊，崩跌在地。原來在這一霎之間，那老者縱兩劍，橫兩劍，連出四劍，在這張八仙桌上劃了「一個井字。」劃個「井」字還不算奇，奇在這九塊木板均成四方之形，大小闊狹，全無差別，竟如是用尺來量了之後再慢慢剖成一般。羣豪個個是識貨之人，見了這老者露出這手妙技，登時雷轟般喝起采來。這一衆洞主、島主之中，善用長劍的着實有八九人，但自忖劍術上如此神乎其技，實在是自愧不如。

王玉燕輕輕的道：「這一手周公劍，是福建建陽『一字慧劍門』的絕技，這位老先生姓卓，又有劍神之號，多半便是『一字慧劍門』的掌門人卓不凡前輩了。」她說話聲音甚輕，但羣豪齊聲大采之後，隨即一齊向那老者注目，更無聲息，因此王玉燕這幾句話，清清楚楚的傳入各人耳中。那老者哈哈一笑，說道：「這位姑娘好眼力，居然說得出老朽的門派和劍招名稱。能猜到老朽的名字，更是難得。」衆人心中却想：「從來沒聽說福建有個『一字慧劍門』，這老兒劍術如此厲害，他這門派該當威震江湖才是，怎地竟是沒沒無聞？」只聽得老者卓不凡嘆了口氣，道：「我這掌門人，却只是個光頭掌門，一字慧劍門三代六十二人，三十三年之前，便給天山童姥殺得乾乾淨淨了。」

衆人心中一凜，相顧駭然，心道：「此人到靈鷲宮來，原來是為報師門大仇。」只見卓不凡長劍一抖，向虛竹道：「小兄弟，我這幾招劍法，便傳了給你如何？」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 上文帶至何蔚水，向翌日上人鞠恭，召來寺天香，宗和獅

王師哥有仇，一怒而走，翌日上人來到寺天香住所找洪剛，何蔚水殺了管頭

之後，跟踪而來——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第九回：玉環後人　深洞探至交

何蔚水一見望日上人獨自掠了出來，不知吉凶如何，她心想索天青去而後轉，帥奇正趕去與之動手，望日上人總不成全不理會。

看來他這一去，一時之間還不會回來，自己正好去看看洪剛在不在！那矮子跟在她後面，她全然不知，一等望日上人走遠，她便向裏面走去，推開了門，只見一個年輕人正背對着門口，坐在一張桌旁，一個人以手支頭，在擺弄着桌上的棋子。

何蔚水一見有人，心中大喜，忙叫道：「洪大哥，我可找到你了！」

那年輕人轉過身來，何蔚水一看之下，不禁爲之陡地一呆！

那坐在桌旁的年輕人，並不是洪剛，而是一個眉清目秀，十分英俊挺拔的年輕人，這時望着何蔚水，面上也現出了訝異的神色來。

何蔚水一見對方不是洪剛，心中便大是發慌，連忙向後退出了一步。

那年輕人陡地站了起來，道：「你別走！」

何蔚水心想，自己若是未曾在望日宮中闖下大禍，還不打緊。如今，金手書生管鎮，已死在自己的手下，那年輕人若是嚷了起來。自己被人發現，望日上人如何肯放過自己？

她一想及此，便覺得必需先下手爲强了！

她身形陡地一凝，中指已悄沒聲地彈出，「嗤」地一聲，一股指力，直襲那年輕人的面人。那年輕人「噫」地一聲，身子倏地翻起，已翻出了兩三步，將何蔚水的一點避了過去。

就在這時候，何蔚水也不由自主，發出了「噫」地一聲來，道：「你是——」

她講了兩個字，便又停了下來，心中充滿了疑惑，同時也充滿了懼意。

原來當那年輕人這一翻，避開她那突如其來的一點之際，何蔚水認出，他那一避，正是「異數經」上所載的輕功身法。

而何蔚水在一認出了那年輕人的輕功身份之後，她又立即覺出這英俊的年輕人，實是十分面熟，她只不過略一思索，便想起那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玉環尊者的孫子！

何蔚水在玉環島上，仗着口齒伶俐，小心討好，所以能在內宅當上一名丫環。玉環尊者的孫子，她是見過許多次的。

當然，事隔兩年許，對方的模樣改變了不少，但何蔚水都還可以認得他出來。

玉環尊者的孫子卻認不出何蔚水來了。一個少女，在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之後，其變化之大，是足以使人認不出來的，何況在玉環島的時候，何蔚水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丫環，玉環尊者的孫子，也根本不會對她有多大的注意的。

當下，何蔚水還以爲望日宮是和玉環島有聯絡的。試想，她若是落在望日上人的手中，固然不得了，但總比落在玉環尊者的手中好得多了！所以她一看到玉環尊者的孫子，便大驚失色，面色爲之大變。

玉環尊者的孫子望着何蔚水，笑了一笑，道：「我姓樊，叫飛雲。」

何蔚水聽了，心中又陡地一動：啊，原來玉環尊者是姓樊的！

她心中隱隱感到這件事十分重要。

本來，一個人的姓名是最普通不過的事情。然而，何蔚水曾在玉環島上住過，她自然知道，玉環尊者在隱瞞自己遷來玉環島之前的身份這一點上，下過極其嚴密的功夫。

她在島上兩年，就沒有法子知道玉環尊者究竟是姓什麼的。

何蔚水知道，這時樊飛雲一見自己便自道姓名，那必然是以爲自己絕不知他的身份之故。

何蔚水心中思疑着，還未曾開口，樊飛雲又笑道：「你這人有趣得很，一見面就凶得可以，暗算於我，何以忽然又嚇得臉色蒼白起來？」

何蔚水自然不能將自己心中所想的事情告訴樊飛雲，只得尷尬一笑。

樊飛雲像是已有許久未曾和人講話一樣，說之不已，何蔚水是不是回答，他也不在乎，又道：「喂，你不是望日宮中的人吧！」

何蔚水聽出樊飛雲像是並沒有什麼惡意，忙道：「不錯，我不是望日宮中的人，我正想闖出望日宮去。」

樊飛雲一聽，不由得連笑了三聲，笑聲顯得無可奈何之極。

只聽得他道：「你想闖出望日宮去？我勸你還是別費手腳了，不如和我同住在此處，和我下下棋子，論論武功的好！」

何蔚水一聽，不禁俏臉飛紅，「呸」地一聲，道：「這是什麼話？」

樊飛雲心中一怔，暗忖自己原是一番好意，並沒有說錯話啊。

可是，他立即想到，對方乃是一個少女，自己這樣說法，可算得輕薄了，他俊臉也不禁紅了起來，忙分辯道：「我……只不過是想說，你想逃出望日宮，十分不易罷了。」

何蔚水淡然一笑，不再說什麼，只是道：「這裏可是索天青的住所？」

樊飛雲道：「不錯，索天青和我一齊住在這裏，我也就是他看管的囚犯！」

他說了那兩句話，言下不甚慨憤。

何蔚水忙又問道：「那麼，索天青今天帶來的，那個十分瘦削的年輕人，又在什麼地方，你快帶我去找他！」

樊飛雲聽了，面上現出十分奇怪的神情來，只問道：「那瘦削的年輕人是什麼人？」

何蔚水一聽，還只當洪剛的下落有了着落，喜道：「你別管，你帶我去找他，找到了他，我帶你一起出望日宮去！」

樊飛雲攤開雙手，道：「好倒是好，可是我整日在此，卻從來也未曾見過索天青帶着那樣的一個人進來過！」

何蔚水猛地一怔，道：「那你剛才何以又反問他是什麼人？」

樊飛雲道：「那是因為望日上人剛好來問過，你又闖了進來，兩人問的都是同一個人，所以我才好奇反問你的。」

何蔚水聽了，不禁頓足不已！

不要說她在望日宮中，只能偷偷摸摸地行動，就算能以公開地搜尋，偌大的一座望日宮，要找一個人卻也是十分不易之事！

但索天青去而後轉，由此可知洪剛一定還在望日宮之中。

何蔚水本來是十分有主意的人，但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禁也為之束手無策！

樊飛雲像是對何蔚水十分關切，道：「你要找的那人是你的什麼人？你們是怎麼闖進望日宮來的？」

何蔚水心亂如麻，哪有心思去和樊飛雲從頭詳談，嘆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你真的未曾見過索天青帶人進來？」

樊飛雲道：「今天我見過索天青兩次，都是匆匆來去，並未看到他帶着什麼人來，啊——是了，我想起來了——」

何蔚水大喜，忙道：「你可是記起曾見過這樣的一個年輕人了？」

樊飛雲笑道：「我若是見過這樣的一個年輕人，你不需到如今才想起來？我是想起，索天青有一次進來時，取了一盤繩索出去。」

何蔚水大失所望，道：「那又有什麼關係？」

樊飛雲道：「你有所不知，望日峯上，有一個洞，據說從那個洞縋下去，可以直通望日峯底的一個山谷之中，但是卻誰也未曾下去過——」

何蔚水乃是何等聰明之人，她一聽到這裏，已明白了樊飛雲的意思。她忙道：「你可是說，索天青是將我要找的人，縋下那個洞去了？」

樊飛雲道：「我想有此可能！」

他講完了這一句話，嘆了一口氣，又在桌旁坐了下來，拈住了一枚棋子，面上現出了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來。

何蔚水奇道：「咦，樊公子，你作什麼？」

樊飛雲道：「你已經弄明白你要找的人所在了，自然不會再逗留，要立即離去，我也只有在這裏，自己和自己下棋，打發日子了。」

何蔚水忙道：「你難道不陪我去到那個地洞處麼？我怎找得到？」

樊飛雲搖了搖頭，道：「我若是離開這院子的話，索天青必然現身將我攔住，我已試過不知幾百次了，我怎能陪你前去？」

何蔚水「哈哈」一笑，道：「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樊飛雲懶洋洋地抬起頭來，道：「什麼好消息，你倒說說。」

何蔚水道：「索天青因為望日上人在宮中招待他的宿仇，獅王帥奇，一怒而去，但是去而後轉，望日上人正指使帥獅王和他在惡鬥，你已經沒

有人看管了，還怕什麼不能離去？」

何蔚水話未講完，樊飛雲已經一躍而起！

他躍起之後，不由自主，緊緊地握住了何蔚水的纖手，道：「姑娘，你太好了，你簡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知如何感激你才好！」

何蔚水被樊飛雲緊握住了手，一時之間又掙不脫，急得頰生紅雲，道：「樊公子，你還算是什麼？」

樊飛雲本來就絕不是有意輕薄，只不過是一時高興得過了頭，所以才這樣的，何蔚水一有嗔意，他放手不迭，忙道：「我是太高興了。」

何蔚水道：「那我們快去，不要給望日上人走在前面。」

樊飛雲剛才還在興高采烈，可是一聽得何蔚水提起望日上人來，他又不禁垂頭喪氣起來，搖頭道：「還是不行，望日上人在，我怎走得脫？」

何蔚水頓足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膽小，虧你還算是——」

她本來想講「虧你還算是玉環尊者的後人」的，可是話到了口邊，她陡地想起，這句話還是不要說出口的好，因之陡地停了下來。

樊飛雲的面色，已微微一變，道：「我是什麼？」

何蔚水應變極快，道：「虧你還是男子漢大丈夫！實和你說，金手書生管鎮，已死在我手下，我得罪望日上人，只怕在你之上，我還敢闖出，你又有什麼事不敢做的？」

樊飛雲有不信之色，然而何蔚水的這一番話，卻講得他面色有慚色。他猛地一拍桌，道：「好，我和你一起去！」

他話一講完，打橫跨出一步，就着一步跨出之勢，足尖在地上輕輕一點，人已向前飄了出去，飄出了丈許遠近，看來始終像一步跨出一樣。

就在他向外掠去之際，何蔚水用同樣的身法，也向前掠去。

只不過何蔚水那一步跨出，卻比樊飛雲遠上了五六尺之多。

樊飛雲心中一怔，道：「姑娘，你尊姓芳名？」

何蔚水道：「我叫何蔚水。」

樊飛雲道：「令師是什麼人？」何蔚水一聽得他如此問法，便知道樊飛雲已在自己剛才這一掠之際，看出了自己的武功，和他是一路的。

何蔚水忙道：「先父黑盜何天浪，我沒有拜過別的師父，但是前兩年，卻有一位異人，指點過我幾手武功，令我得益匪淺！」

樊飛雲道：「那異人可有留下姓名？」

何蔚水早知樊飛雲會有此一問，搖了搖頭，道：「沒有，那位異人是一個綠衣中年婦人，她自稱來自海上，我想她定然是蓬萊仙子。」

樊飛雲一聽，啞然失笑，道：「那是——」

他本來想說「那是我三姑」的，但他也只講了兩個字，便猛地省起，自己的身份，豈可胡亂對外人提起，因之也住口不言。

何蔚水心中暗自好笑，心想你要在我面前搗鬼，那可還差得遠哩！

兩人一齊向前掠去，樊飛雲帶路，老遠地看到有人影，便停了下來，一路上閃閃縮縮，不一會，便到了一個院子中。

那院子中有着四五株姿態異特的古松，令得這個院子顯得十分清幽。而在那五棵古松的當中，如同一口枯井也似，有着一個十分深的地洞。

樊飛雲向那地洞一指，道：「我所說的山洞，就是這個了。」

何蔚水掠向前去，只見在靠那洞最近的一株古松上，樹幹上有被繩索擦去樹皮的痕跡，顯是剛留下來不久，她連忙到了洞前，沉聲叫道：「洪大哥！洪大哥！」

她的叫聲，在那個深洞之中，傳了下去，聽來十分幽深可怖。

她叫了兩聲，等到她自己的聲音靜了下去，俯身聽去，卻又只聽得嗚嗚的風聲，並沒有人回答她。

何蔚水的心中，十分焦急，心想洪剛一點武功也不會，在這樣的黑洞之中，只怕早已急得昏了過去，或者是被索天青點中了穴道。

她想了片刻，覺得無論如何，自己非下去看一個究竟不可。

她轉過頭來，道：「樊公子，我要下去看個究竟，你不必等我，還是趁如今望日宮有事之機，偷出望日宮去吧。」

樊飛雲「啊」地一聲，道：「何姑娘，這洞其深無比，你怎可下去？」

何蔚水道：「我非下去不可！」

樊飛雲道：「那我陪你一起下去。」

何蔚水道：「你看，那山洞並不大，兩個人下去，只有碍手碍脚，還是我一個人下去算了。」

樊飛雲雙足一點，身形拔起，到了一株松樹上，道：「我在樹上等你——啊，你看，這團繩索原來被索天青放在此處！」

何蔚水抬頭看去，果然看到樊飛雲的手中，捧着一大團繩索。

她本來心中就在發愁，不知道如何才能下洞，如今一見有繩索，心中大喜，忙道：「你將繩子繫在樹上，我好縋下去。」

樊飛雲與緻勃勃，將繩繫好，向深洞之中，抛了下去，何蔚水身形一聳，抓住了那條繩索，便向下面直縋了下去。

那條繩子約有數十丈長短，何蔚水在剛向下落去之際，藉着上面射下來的光芒，還可以看到，那深洞的小壁，全是巍巍的岩石。

等到她下落了十來丈時，從上面射下來的光線，已變得昏暗無比，周圍的東西，已經看不很清楚了。

何蔚水取出了火摺子來幌着，一手握着繩索，身子迅速地向下落了下去。

只見在深洞的四周圍，全是岩石，絕沒有可供藏人之所。

何蔚水的心中，越來越是着急，一直到了繩索快到盡頭之際，她才看到，在左首石壁上，有着一個岩洞。何蔚水心中大喜，身子蕩了幾下，蕩到了那個岩洞之中。

她才在岩洞中站定，便看到前面，隱隱有火光閃耀，何蔚水的心中更喜，道：「洪大哥，我來了，你不必再害怕了！」

她知道洪剛是嚇不起的，自己早一刻出聲安慰他便好一刻，所以才一進洞，便出聲。

她向着有燈光出來的地方走去，走出了七八步，便看到一張石桌，桌旁有着幾張石櫈，一個人正坐在櫈上，伏身桌面。

在桌上，點着一盞燈火如豆的油燈，那人看來，身形十分矮，顯然不是洪剛。

何蔚水見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這裏，竟又見不到洪剛，心中已覺得十分不妙。

而當她向那伏在石桌上，像是正在瞌睡的人一看間，心頭更是怦怦亂跳，駭然之極，因爲她認出，那個人正是她曾經抓住了他，向他逼問索天青所在處的那個矮子！

當時，她一出手，便將那矮子擒住，事後又點了那矮子的穴道。可以說，那矮子是一點武功也不會的，要不然，怎會聽憑她擺佈？

可是，如今，那矮子却反而先她一步，而來到了這岩洞之中！

何蔚水心中知道事情大有蹊蹺，連忙待要向後退去，她才退出一步，那矮子已抬過頭來，只見他面上，滿是皺紋，道：「催命判官，追魂無常，你又來了麼？」

當何蔚水向那矮子逼問索天青的住所之際，她曾這樣自稱過。

這時，那矮子又這樣稱呼她，更令得她心頭狂跳，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那矮子一笑，道：「小姑娘，我也不來嚇你了，拿去吧！」

他一面說，一面已伸出了瘦得皮包骨頭的手來。

何蔚水如墮五里霧中，道：「奇了，你要我拿什麼來？」那矮子一字一頓，道：「你在玉環島上偷來的異數經。」

那矮子這句話一出口，何蔚水在刹時之間，宛若五雷轟頂，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她在玉環島上偷了異數經，這一件事，除了玉環島上的人之外，外人可以說絕對不知，而她又離開玉環島不久，剛從海上回到中原，便來到了望日宮中，何以這矮子便知道了這件事？

難道那矮子竟是從玉環島上來的麼？

何蔚水這時的武功，雖功已相當高，但是她一想及玉環島上派人來搜捕她，她還是全身發凉。她曾在玉環宮上住過兩年，自然知道玉環島上人物，武功之高，絕非自己所能抵敵！

她呆呆地站着，只覺得冷汗直淋。

那矮子却淡然一笑，道：「你不必怕，小姑娘，我和玉環島，可以說沒有什麼關係。」

何蔚水聽得那矮子如此說法，她才畧畧鬆了一口氣，道：「那麼你……

……你……何以知道……！

那矮子「咕咕！」笑了起來，笑聲十分之怪異，道：「你是問我何以知道這本旁門武功之大成，異數經在你手中，是不是？」

何蔚水一面心中迅速地在轉着念頭，想辦法對付那個矮子。

同時，她却又敷衍着那矮子，道：「是啊，你是怎麼知道的？」

那矮子一笑，道：「小姑娘，那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啊！」何蔚水聽了更奇，但這時候，她却已想到，那矮子知道這件事，可能是洪剛告訴他的，如此說來，洪剛一定是在這裏了。」

她勉強一笑，道：「你別說笑了，可是洪大哥他告訴你的？他在哪裏？」

那矮子道：「什麼紅大哥綠大哥的，我不知道，你快拿來。」

何蔚水心中更是疑惑，她心想無論如何，這件事絕不能傳出去。

因爲那「異數經」乃是旁門武學上的至高無上之作，若是異數經在自己手中，這件事一傳了開去，那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要來搶奪，自己在江湖之上，可以說是寸步難行了！」

她看到那矮子伸手來，心想一定要先將之制服了再說。

她勉強笑道：「既然你已知道了，我還能夠不給你麼？」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踏出了一步，右手佯作伸手入懷，左手却在此時，陡地揚了起，來

賞該如往，向那老者[illegible]下手。

何蔚大[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點，她只當這一掌切下去，對方[illegible]，[illegible]但何[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向後縮了一縮。

何蔚水[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那矮子手向後[illegible]縮了三四寸，她[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下。

何蔚水[illegible]一步，只[illegible]那矮子的掌心之上，[illegible]一[illegible]，將[illegible]一[illegible]下[illegible]之力化去。而[illegible]手[illegible]時，[illegible]一[illegible]，已經將何蔚水的手抓住。

何蔚水[illegible]一驚，[illegible]時，[illegible]，那矮子笑道：「小姑娘，[illegible]，[illegible]我，我是抓定了你，你不[illegible]！」

何蔚水[illegible]時，已[illegible]，一定是[illegible]人。自己當時竟有眼不[illegible]，[illegible]自己一眼，何蔚[illegible]已為「小姑娘」了。

何蔚水心中[illegible]，那[illegible]，乃是她費盡心機[illegible]，[illegible]交之仇的。兩年來，[illegible]，但[illegible]武功，[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自己，若是如今[illegible]經，[illegible]也沒有報仇的希望了！

但[illegible]，[illegible]心來，還未曾開口，[illegible]下。

那[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是。」

何蔚水[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手一面[illegible]，一面[illegible]手！

何蔚水猛地向後退出一步，止住了哭聲，道：「你……你……不再向我要那本異數經了麼？」

那矮子搖了搖頭，道：「小姑娘，那本異數經，在你的身上，不曾是害了你，若是害了我，你還可以過些太平日子，看你的樣子，你也是聰明人，難道這一點你還不明白麼？」

何蔚水聽那矮子的口氣，似乎並沒有什麼惡意，她嘆了一口氣，道：「這一點我自然知道，但這件事再也沒有人知道——」

何蔚水才講到此處，那矮子便雙手亂搖，道：「小姑娘，你別自欺欺人了。」

何蔚水更是不明白，道：「我怎地自欺欺人？」

那矮子道：「玉環島上失了異數經之後，秘密派人來中原找你——」

何蔚水聽到這裏，只覺得身子陣陣發涼，顫聲道：「真……真的？」

那矮子一翻眼，道：「當然是真的，我騙你什麼？這件事武林中人知的雖還不多，但卻也不少了，尤其是幾個旁門中的高手，更是留意這件事，因為異數經對他們大是有用！」

何蔚水心頭怦怦亂跳，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那矮子又道：「你不是玉環島上的人，但卻會使異數經上的武功，常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寶若岳下出來，時是，[illegible]了

！」

何爵水心亂如麻，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擔心卻那矮子所說是實，但是，要她就此交出異數經來，那卻是她絕不願意的事。

她呆了半晌，才苦笑道：「前輩所說極是，但我卻便將異數經交了出來，一旦被人認出了身法武功，仍是有人向我追問異數經的下落的。」

那矮子「呵呵」笑道：「那就容易得多了，你告訴人說，異數經已給了我，那就行了。」

何爵水吃了一驚，因爲她雖已知那矮子，定然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人物，但是卻那矮子出價不揚，所以她也不以爲對方是一個武林中頂兒尖兒的人物！

可是，那矮子的這兩句話，口氣卻是大到了極點，顯然是說，異數經若是在他手中的話，那麼黑白兩道，邪派異教中人，儘管要爭奪，也是無可奈何此事，世不是在武林中極具身份之人，誰敢大言不慚，講出這樣的狂言來。

何爵水呆了一呆，道：「前輩如何稱呼？」

那矮子嘻嘻一笑，道：「我矮身量，便是我的名號了。」

何爵水一聽得那矮子如此說法，心頭更是怦怦亂跳不已。

在正邪各派的絕頂高手之中，一共有三個矮子。那三個矮子，一正兩邪，其中有一個，但是天邪、地因中的「地因」章因，身高不滿四尺。另一個則是昔黑邪矮子，但人知他確切來歷，只是心狠手辣，無以復加，眶眦之仇，下手便是殺人滿門。

如今眼前這個矮子，是這兩個矮子中的一個，那自己可以說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還有一個矮子，爲人卻是十分正派，那是天山派中的三大高手之一，天山矮神陸渡。

武林中除了這三個矮子之外，只怕再也沒有第四個矮子，敢這樣上這兩句話了。

[illegible]

生機。

她戰戰兢兢，道：「武林中身材矮，武功高強與人爲多，前輩可是來自苗疆？」

她先問對方，是不是來自苗疆，因爲黑矮子和地因，全是隱居在苗疆一帶的，如果對方回答不是，那就可以心定了。

怎知那矮子笑道：「來自苗疆又怎樣，不來自苗疆又怎樣？」

何爵水一聽，心便涼了半截，苦笑道：「那麼前輩究竟如何稱呼，倚祈示知。」

那矮子道：「你將異數經給了我，我自然說與你聽。」何爵水道了一口氣，道：「前輩，家父慘死，仇人勢大，若不是異數經，我絕險偷來，要學它上面的武功，爲父報仇，若是我有一線生機，我是絕不想將它拿出來給人家的。」

那矮子道：「說得好！如果你不拿出來給我的話，你便絕無生路了。」

何爵水一驚，向後退出了兩步。

那矮子笑道：「你退也無用，你看！」

他一面說，一面陡地中指彈出，只聽得「嗤」地一聲響，一股指風，向前疾射而出，那股指風並不是射向何爵水，而是在何爵水的身邊掠過。

只不過那股指風，雖然只是在何爵水的身邊掠過，也已令得何爵水的身子，向外跌出了一步。

何爵水剛一站穩身子，便聽得「錚」地一聲響，那股指力竟在山石上，竟像是金鐵般在石上所發出的聲音一樣，一塊石角，立時崩裂！

那矮子道：「你看，這一指之力，你可能避得過，擋得住麼？」

何爵水一見對方露了這樣一手絕頂武功，更難來說，她驚惶面上色變，心頭大是駭然才是。

可是，剎時之間，卻見何爵水的面上，竟滿是笑容！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西班牙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 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皐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